

七集电视连续剧

# 中国有条红乡河

剧照 · 剧本 · 评论 · 插曲

刘振华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导演工作台本

    中国有条红水河.....陈敦德  陈修龄（1）

    导演阐述.....陈敦德（185）

评 论

    红水河映照着时代风貌

        ——电视剧《中国有条红水河》

        观后.....杜  高（191）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中国有条红水河》观后

            .....林为进（195）

    一曲人间太阳神的壮丽颂歌

        ——评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

            .....李  下（199）

    我们欢迎这样的电视剧

        ——《中国有条红水河》观后

            .....汪恕诚（203）

    《中国有条红水河》艺术撷探

        .....艾  平（205）

## 雄浑古朴、独具风采

## ——电视剧《中国有条红水河》

风情录.....陈海国（216）

有关评价及反响综述..... ( 219 )

## 插 曲

闯滩歌 ..... 陈敦德 词 ( 225 )

李延林 曲

太阳啊太阳.....陈敦德 词（228）

杨少毅 曲

演 职 员 表 ..... ( 231 )

导演工作台本

# 中国有条红水河

陈敦德 陈修龄



# 第一集

## 一 南方工程局进场

红水河边的公路。

南方工程局的落后、破旧的施工车队行驶在公路上。

南方工程局的车队经过工地索桥。

吉普车领头向镜前驶来。

旁白：“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八、九十年代，发生在象征现代文明的各种车队驶进与世隔绝的红水河的时候。这条古老而又神秘的河流骤然喧闹起来了。因为与中华腾飞相关联，它的名字已经与黄河、长江一起并列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十年规划”上。

南方工程局的领导兰青、莫国凡坐在吉普车内交谈着。

莫国凡：“兰青啊，这次到双狮，你是回老家啦！”

兰青：“我在北京上了大学，见了世面，这才觉得对家乡的落后负有种使命感。”

莫国凡：“正因为这样，我才向组织上提议，由你来当局长。”

兰青：“老莫，说实在的，按年龄你还可以再多干几年嘛。”

莫国凡：“我觉得你干比我干强呵！这才真心提议的。”

兰青画外音：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莫国凡：“你知道的，我没念过大学，我这块料，在朝鲜战场打冲锋还可以，要在红水河上建设梯级大电站，单凭我以前搞几个小电站的经验，远远不够了。你受过专业培训，知识结构全面，又有建设金子滩水电站的经验。”

兰青：“老莫，担子太重了！”

莫国凡：“我还是工程局的副局长嘛！我会支持你，为你分担，我给部里和自治区都打了个报告，主张这次要搞承包的话，由我们南方工程局承包。听说，他们要包给人家，你要跟你爸多说说。”

兰青：说也不管用了。”

莫国凡：“为什么？！”

兰青：“部里决定这次承包要引进竞争机制，已经没法改变了。”

莫国凡不解地沉思着。

兰青向窗外望着，转脸招呼司机停车。

莫国凡感到奇怪，问：“干什么？”

兰青：“我爷爷的坟在这，我想去看看。”

吉普车停下，兰青、莫国凡下车向山上走去。

兰青指了指说：“就在那边。”

莫国凡：“你家乡还有亲人吗？”

兰青、莫国凡走上山坡，来到一簇野花前，两人摘着花。

兰青：“没有了，红七军、红八军闹革命的时候，我父亲三兄弟都参加了，大伯、二伯都牺牲了，就剩下我父亲活到了新中国成立。”

莫国凡：“兰氏三兄弟闹革命的故事，远近闻名，把县里

李氏大家族闹得天翻地覆，连我小时候都听说过。”

兰青：“红七军北上走后，我爷爷被国民党的李县长杀害了，我奶奶就跳了红水河。”

## 二 山坡墓前

“兰国翰”墓碑。

兰青、莫国凡走进画，来到墓前。兰青将一束野花献上。两人默哀。

莫国凡想起什么，说：“你们兰家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噢，对了，你得找块地方，把你爷爷的坟迁一下，要不等大坝建起来，这块地方就淹没在水底了。”

兰青：“我来之前，跟父亲商量过了，父亲说不用迁了。”

莫国凡：“为什么？”

兰青：“在红水河建电站，爷爷在天有灵，他也会高兴的。”

## 三 南方工程局搬进新楼

南方工程局大院。

一辆装满桌、柜的卡车开进大院停下，工人们跳下车，卸着车上的东西。

一辆吉普车开进大院停下，兰青从车上下来。

画外音：“莫局长，电话。”

兰青：“老莫，有你的电话。”

莫国凡从吉普车上下来，走出画。

莫国凡来到窗前，接过电话：“我是莫国凡，……什么，



……好。”

院内。

工人们继续卸着车。

南方工程局办公楼的楼梯上，莫国凡、兰青边走边说着。

莫国凡：“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兰青：“是洪局长来的电话吗？”

莫国凡：“是的，洪局长从北京回来了，部里与电力局已经签了承包合同，将主体工程切成几大块全国招标承包。今天省城成立了‘红水河电力开发总公司’，这个公司以后就成了甲方，也就是老板，这样我们不就成了打工的了。把该是我们锅里的饭，现在要分出来，喂给强龙。”

办公楼的走廊上。

兰青：“强龙来到我们跟前，也逼着我们要成强龙呵！”

莫国凡：“豪言壮语唱得好听，做起来不容易呀！”

兰青：“再不容易也得干，要不猴子封山称大王，跳得再出色也只是猴子。”

莫国凡：“就我们那点家当，我看还是甘心当猴子吧！”

兰青：“不过我觉得竞争起来，自治区也不会让我们被动挨打的。你说呢？”

两人在走廊栏杆前站下。

莫国凡：“将来看吧。”

莫国凡、兰青趴在走廊的栏杆上。

画外传来喊叫声：“两位老总，吃饭了。”

兰青答应着：“好，马上去。”对莫国凡：“走，吃饭去。”

莫国凡：“吃不下。”

兰青：“吃不下也得吃，大家都盯着你呢。走吧，走吧。”

莫国凡无奈，跟着兰青走出画。

南方工程局院内，大树下的石凳，莫国凡坐在石凳上，守着饭盒。兰青端着饭盒走来。

兰青催促着：“吃啊！”

莫国凡勉强举筷，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

#### 四 九十九局进场

九十九局现代化的机械车队向镜头纵深驶来。

两辆红色大型自卸卡车驶过画。

两辆黄色大型自卸卡车驶过画。

现代化的机械施工车队被一群羊阻挡，停在公路上。喇叭声四起，催走羊群。

#### 五 古老的龙泉寨前

公路旁的龙泉寨，寨民们会集在村头，好奇地看着。九十九局的大型机械化车队驶过寨前公路。

寨内的牛群被震耳的机械车行驶声吓得惊慌而逃。

龙老爹好奇地向重外孙女龙月明打听。

龙老爹：“这些个大家伙都是什么呀？我活了一百岁也没见过。”

龙月明：“这是开山机，他们要在双狮滩拦河造坝。把红水河的水拦起来发电，到时候水漫上来，我们的地、寨子都捱淹，我们早晚要搬家。”

龙老爹惊讶地：“搬家，还要拦河。”

一辆大型自卸卡车驶过，一只鸡被惊飞，撞在驾驶室的窗前。

一师公看后摇着头。

又一只鸡被惊吓地飞起，被驶来的大型卡车碾压在轮下。

师公惊慌地跑到龙老爹身旁：“老爹、老爹，不得了，不得了了，你看……”

一只鸡躺在公路上挣扎着。

师公画外音：“见血了，见血了，凶相显了……”

师公对龙老爹：“……大难就临头了。”

龙老爹：“这怎么要得呢，我们寨子选的是神山圣地，祖祖辈辈有红水河的龙王爷保佑，还有双狮山的两头狮子把门，我们才能消灾祛邪。这要是搬了家，会招来天灾人祸的呀！”

龙月明：“老祖爹，你老迷信呀！”

龙老爹：“天哪！我们龙泉寨又不得安宁了。”  
机械化的车队继续行驶在公路上。

越野车内，九十九局的局长李秋博与潘总工程师交谈着。

潘工：“老李，听说你们家是这一带头号大地主？”

李秋博：“是啊，‘文革’动乱的时候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差点连命都保不住。”

潘工：“那你家里现在还有亲人吗？”

李秋博：“没了，一个都没了。”

潘工：“我感觉到，你对这怀有很深的感情呵！”

李秋博：“我出生不久，就被带走离开了这里，对家乡没有什么印象，没想到过了大半辈子才能，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车窗外，秀丽的红水河景色掠过画面。

潘工画外音：“这一带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车内，李秋博招呼着：“司机，请停下车。”

被山环绕着的红水河。

李秋博感慨地：“几十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 六 老爹认人

公路旁，潘工倚靠在越野车旁歇息，李秋博伫立遥望远方，龙老爹牵着牛和龙月明从远处走来，看见李秋博，像似发现什么，疑惑着……

龙月明：“老祖爹，你看哪个？”

老爹指指李秋博：“我看这个人十足像一个人。”

龙月明画外音：“像什么人？”

龙老爹对龙月明说着：“是不是国民党又回来了？”

龙月明摇摇头笑了：“老祖爹，他们不是国民党，他们是北京派来的工程队伍。”

龙老爹：“我怎么看着他像红七军年代的国民党县长李元甫，一样的关刀眉，一样的茬胡脸。”

龙月明：“我早就听你讲过了。”

龙老爹：“是呵，当年红军北上的时候，红军的县长兰国翰逃到我们寨子，让我给藏到岩洞里了，没想到让李元甫搜山带着兵给搜出来了，还砍了头，我一直后悔没保护好兰县长。”

龙月明：“这个人当然不是李元甫，看样子是一个带队伍的官，才不是什么国民党呐。”

龙老爹点头笑了：“也是，算起来也有五十多年了，妹子，走吧。”

龙老爹牵着牛与龙月明走出画。

## 七 破车挡道

公路上。

南方工程局的覃大鼎与一工人正在修着一辆抛锚的破车。  
九十九局的大型机械车队被挡。

九十九局的巨型自卸卡车上。

小宋：“前面怎么回事？”

小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宋：“那车可能是坏了，走，我们看看去，胡子，我们去看看。”

小宋与一工人跳下车，向前方南方工程局的破车跑去。

胡子从自卸车的驾驶室钻出。

胡子：“哎，小宋，我说那破车还修它干嘛，拿回去回回炉得了。”

覃大鼎听到胡子的话，气愤地站起，狠狠地瞪着胡子。

兰青、莫国凡穿行在九十九局的机械化车队里。

莫国凡：“到底是中央军，装备精良。”

兰青兴奋地：“看得直让人眼馋，我倒是看到了我们这支队伍未来的样子。”

莫国凡：“赶上他们，谈何容易。”

兰青：“我看哪，也不是办不到。”

莫国凡：“将来左右岸两支队伍摆开……”  
被挡停滞不前的九十九局机械化车队。

莫国凡画外音：“……我们的破枪长矛，哪里拚得过人家。”

兰青画外音：“老莫，我想两军对垒也不是没有好处。”

莫国凡画外音：“好在哪里？将来……”

兰青、莫国凡继续行走在九十九局的机械化车队里。

莫国凡：“……败下阵来，扯着一万多人去讨饭？！”

兰青：“那就逼着我们背水一战。”

莫国凡：“背水一战，我是担心我们被水淹死。”

兰青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死不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莫国凡：“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

兰青：“老莫，人家千里迢迢而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表示欢迎。”

莫国凡：“你是局长，你去行了。”

兰青刚走几步，莫国凡搔了搔脖子，喊：“老兰……”

兰青：“怎么，又想通了。”

莫国凡：“我还是实心木做火筒——不通。有意见归意见，按我们瑶家的习惯，还是要热烈欢迎的。”

兰青：“这就对了，走吧。”

两人走出画。

后景上，南方工程局的破车已被修好，司机发动着车子。

## 八 李、青相遇

红水河边的工地上。

南方工程局的工人们在敲锣打鼓欢迎九十九工程局的到来。洪波、黄木胜也在欢迎的人群里。

欢迎的夹道上，李秋博乘坐的越野车开来停下。

李秋博从车上下来，走到洪波等跟前，大家相互握手。

黄木胜：“红水河这下可是闹腾起来了。”

李秋博：“我是在红水河出生的，对这条河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黄木胜：“家乡人带着队伍回来搞建设……”

洪波：“那真是亲上加亲罗。”

兰青、莫国凡从欢迎的人群另一端走来，与李秋博握手。

兰青：“李秋博，是你呵！”

李秋博：“兰青。”

莫国凡：“怎么？你们认识？”

兰青：“我们早就认识。一霎眼九年了，那条围巾捎给你，收到了吧？”

李秋博：“收到了，那天我一激动，倒把围巾给忘了。”

兰青：“想不到我们在红水河又见面了。”

李秋博：“你还记得？”

兰青：“当然记得，你还说我们是有名的抓革命的学校呢。”

李秋博：“是啊，我可忘不了。”

兰青：“那是难忘的日子。”

画面渐隐。

## 九 民族宫会议

画面渐显。回忆。

韦国清用广西口音的普通话：“周总理在前不久召开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开发和利用红水河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到付诸实现，着手大干的时候了。今天，有那么多关心这条河建设的专家、学者们到



会，我很高兴。我是在红水河边长大的，我代表红水河边的父老乡亲，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李秋博提着行李走进会议室，在兰青边上的空位上坐下。

李秋博写了一张字条递出画。

画外，韦国清的讲话在继续：“……当年，为了推翻黑暗的旧中国……”

李秋博递上的字条被传到主席台，张大颐将字条传递给兰杰民。

韦国清讲话在继续。

李秋博低声对兰青说：“我是九十九局的，你呢？”

兰青答道：“我是清华大学的教师。”

李秋博俏皮地：“你们是有名的抓革命学校。”

兰青尴尬地：“我只教那些促生产的学生。”

张大颐：“正在参加葛洲坝建设工程的九十九局的工程师李秋博同志，还有一个钟头就要乘火车离开北京，他特地从招待所赶来开会，要求第一个发言。”

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

李秋博站起，十分抱歉地：“因为要赶火车，请大家原谅我发言也抢了头班车吧。红水河边有一首民歌唱道：‘红水河有三十三道弯，三十三道弯有三十三滩……’这条河滩多水急，落差出奇地大，是老天爷为我们选定造电站的好地方……”

与会者认真听着。

李秋博画外音：“……自古以来，人们盼望驯服它，可到头来都是一场黄粱梦。这条河流的不是水，流的是金子呀！这条河晚开发一天，就是让金子白白流走一天！我和葛洲坝工程局的同志们，很愿意开到红水河上，多建设几个大电站。所以，



我借这个机会向张老总表个态，等葛洲坝完工，请批准我们九十九局进军红水河。也搭个头班车！”说完，李秋博弯下身拿起行李向外走去。兰杰民走出主席台与李秋博招呼着。

兰杰民：“像在哪见过你？”

李秋博：“见过的，我叫李秋博，木子李，秋天的秋，地大物博的博。”

兰杰民问：“你是在红水河边长大的？”

李秋博：“一言难尽。”他提起行李，转身走了。

兰杰民目送着远去的李秋博。

李秋博的座位上遗留着一条围巾。

兰青发现李秋博遗留着围巾，拿起追去。  
画面渐隐。回忆完。

## 十 李、青回忆完

画面渐显。

欢迎九十九工程局的现场。

李秋博：“真想不到，你比我回来的还要快呵！”

兰青：“从那次开会回来以后，我这个教书匠就改行了。”

李秋博：“你可真是捷足先登呵！”

兰青：“我再捷足先登也比不上你这个大将驾到呵！”

黄木胜一副醋意的脸，画外兰青、李秋博的笑声。

李秋博：“这回可好了，咱们这回既是战友，又是冤家。”

兰青：“当冤家不是件坏事，不打不成交，哈哈……”

## 十一 师公拜河

红水河边，一堆乱石上，摆着鸡、酒，烧着香，师公在拜祭红水河。

师公：“这是神的河，这是龙的河，怎么能拦腰斩断呢！”

## 十二 龙、宋相识

九十九局的工地，工人们正在安装一辆巨大吊车。一群各民族赶墟的群众经过，好奇地围观着。

龙老四手牵着一匹矮马也夹在围观的人群中，龙月明从画左走进。

小宋、胡子在巨大吊车上，边安装着机械边议论着。

胡子：“哥儿们，别小看这红水河窄窄小小的，可是块风水宝地，能出金出宝出能源呢。”

一工人在吊臂的顶端停下手中的活，接过胡子的话：“还能出狐仙呢。”

小宋：“哪有狐仙？”

胡子指着围观的龙月明：“哥儿们你看，这个怎么样？”

龙月明不解地看着。

画外音：“哟，把咱们局的妞全给盖了。”

吊车上，小宋与胡子继续说着。

小宋：“刘三姐的故乡出刘三姐，女人还不漂亮吗？”

胡子：“弟兄们，我建议让咱们局的领导把口号改了，别叫‘支援红水河’，干脆叫‘占领红水河’。”

覃大鼎气愤、不服地瞪着。

吊车上，小宋、胡子继续说着。

小宋：“我说，胡子，我们不走了，我们不光把这条河的‘一千二百万千瓦’全包了，也把这儿的狐仙全包了。”

胡子：“对，到时候呵，红水河的男人们非气得跳河不可。”

龙月明、龙老四不解地望着。

小宋画外音：“这条河的汉子治不了这条河，我看也只好跳河算了。”

吊车的铁梯上，小宋走下铁梯，来到龙月明跟前。

小宋：“妹仔，你这背篓里有什么卖？”

龙月明：“不卖。”用苗语说：“跟牛生气没有用。”说完，转身走出画。

众人哄笑。

小宋尴尬地用手摸着龙老四的矮马，龙老四将小宋的手推开，牵着马走出画。

一苗族男子笑着。

小宋听不懂苗语，问道：“老乡，她说什么？”

苗族男子取笑着：“她说的是苗语，跟牛生气没有用。”

小宋无奈，众人哄笑。

### 十三 月明闯门

南方工程局的大门前。

龙月明身背背篓从远处走来，一辆面包车驶过。

旁白：“在这条河边长大的月明姑娘，为这条河上的变化内心躁动不安起来，新的生活在吸引着她。”

龙月明来到大门口，被门卫拦住。

门卫：“苗家妹仔，你找谁呀？”

龙月明：“我找领导。”

门卫：“什么事呀？”

龙月明：“电站的事，你能做主吗？”

门卫：“我只能做这个门的主。”

龙月明：“那我还是要找领导。”

这时，一辆面包车从画左驶进画，兰青坐在车上。

门卫：“兰局长，有人找！”说完，转身走出画。

兰青从车上下下来，问龙月明：“你找我什么事呵？”

龙月明：“我想来电站当工人，开车开机器都行，开越大的家伙越好。”说着，两人向工程局大门内走去。

兰青：“你为什么要来电站干活？”

龙月明：“我就是想来电站，我咽不下这口气，同样是人，为什么要比人家矮半截，只配当人家的狐仙，当‘刘三姐’被人包了去？我们红水河边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当钢当铁，也把红水河包起来。”

兰青：“那你读过书吗？”

龙月明：“嗯，在县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就回寨子了。”

兰青：“你是龙泉苗寨的。”

龙月明：“嗯。”

兰青：“你知道你们寨子要搬迁吗？”

龙月明：“听干部讲过。”

兰青：“你们是搬迁寨，有招工指标，你可以去报名。”

龙月明高兴地笑了。

## 十四 报复小宋

南方工程局的工地。

山坡上，覃大鼎与工人们使用手推车、铁铲在施工。覃大鼎向坡下望去，发现了什么。山坡下，小宋、胡子进城的打扮，几个戴红帽子的九十九局工人向他们托付什么……

山坡上，覃大鼎向本局工人说着：“嘿，这骚公今天打扮得真不赖，给他点颜色看看。”接着，煽动着工人们朝山坡下滚动石头。

山腰上，群石急滚而下。

小宋和胡子险些被砸着，他们来回跳跃，躲闪着山上滚下的石头。

胡子朝山上喊着：“下边有人你们知道吗？”

小宋推过胡子：“当心。”

山坡上，覃大鼎带领工人们起着哄，继续朝山下扔着石头。

## 十五 月明学艺

南方工程局工地。

电铲车的驾驶仓里，覃大鼎在教龙月明驾驶。

覃大鼎：“这是油门。”

龙月明用不规则的英语说着：“油门。”

覃大鼎：“你学过英语？”

龙月明：“初中时学过，可回到寨子又都还给老师了。”

覃大鼎：“你真有福气，刚一考进来就开现代化的大家伙。”

龙月明：“覃师傅，还是托你的福呢。”

画外传来口哨声。覃大鼎、龙月明抬头寻声望去，电铲车前，小宋、胡子冲着驾驶舱的龙月明挑逗着。

小宋：“那不是那个狐仙吗？”

胡子：“她生起气来，比刘三姐还漂亮。”

小宋用英语说着什么。

胡子：“你听不懂吧，我来给你翻译一下，他说的是‘山猪学吃洋蛋糕’。”

电铲车的驾驶舱里，覃大鼎、龙月明气愤地发动起电铲车，冲小宋、胡子开去。

小宋和胡子边躲逃着，边冲电铲车上的龙月明挑逗，电铲车直逼小宋、胡子，将他们逼上一堆乱石坡上。

龙月明在驾驶舱里大笑着：“这洋蛋糕我是吃定了。”

## 十六 老爹找人

南方工程局的工地。一辆破旧的四方铲车，龙老爹来到旁边向里寻找着什么，龙老四从铲车后面牵着矮马走出，画外有电铲车的行驶声，龙老爹寻声望去，发现什么，龙老爹挥手招呼：“停下、停下，停下。”

龙月明从电铲车的驾驶舱走出：“哎，老祖爹。”

龙老爹朝前走来：“好你个黄毛丫头，你跑，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你的根也还在龙泉寨，你，你，你给我下来。”

龙月明从电铲车下来，向画右跑来。

龙月明、龙老爹分别从画左、画右进画。

龙月明：“老祖爹。”

龙老爹：“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鼎锅一样的帽子倒扣在脑壳上……”

龙月明从头上摘下帽子，听着老祖爹数落。

龙老爹画外音：“……颜色还是黄的……”

龙老爹继续数落着：“……不吉利。”

龙月明穿着翻毛皮工作鞋的脚。

龙老爹画外音：“瞧，还学山外头的人穿起黄牛皮鞋来了，这牛嘛……”

龙月明、龙老爹中景。

龙老爹：“……为你劳累了一辈子，死了也不得安宁，还扒它的皮做鞋穿！”

龙月明：“老祖爹。”

龙老四牵着一匹矮马走来。

龙老爹：“你呀，跟我走！”

龙月明：“哎呀老祖爹，我不走！”

覃大鼎从画左走进，问道：“这是谁啊？这么大的火气。”

龙月明赶忙介绍着：“这是我家的老祖爹。”

龙老爹有所感觉：“你就是拐我们月明妹仔下山的。”

龙月明着急地：“老祖爹，不是拐。这是教我学开车的覃师傅。”

龙老爹：“你们俩就挤在一间那么小的一间小屋子里，一个妹仔家，也不晓得丑。”

龙月明向龙老爹解释道：“那不是住的屋子，那是开车的驾驶楼。”

覃大鼎：“你家老祖爹怎么那么不懂事呵！”

龙月明：“覃师傅，你莫怪他，我老祖爹是没见过什么世

面，但他是好人，是最疼我的好人，是不是，老祖爹。”

龙老爹指了指：“你看，他是哪个？”

龙老四手牵矮马，看着龙月明。

龙月明：“龙四哥，你怎么来了？”

龙老四一副憨相，不语。

龙老爹急了：“老四，你讲话呀，你是一块死木头，你倒是讲话呀！”

龙老四牵着马走近龙月明，说：“月明妹，我来接你回寨子的，你上马吧。”

龙月明：“回去做什么？”

龙老四：“你怎么忘记了，我俩打了结的红绳子，还挂在我家堂屋的房梁上呢，我们是订了亲的呀！”

龙月明：“那是我们年纪小不懂事打的绳结。”

龙老爹教训道：“打过绳结就是神圣的，违反誓约要遭天火劈的，老四明年就要跳网了，就可以成亲自立了，你回去等他。”

龙老爹伸手拉住龙月明转身就走。

龙月明挣脱着：“不，我不回去。”

覃大鼎上前阻止着：“老爹，龙月明是我们工程局的工人，她不能跟你一块回去。”

龙老爹不解地：“你，你……”

覃大鼎站在龙月明面前挡着，龙老爹无奈，转身示意龙老四走，龙老四牵马走出画，龙老爹随后而去。

龙月明有所感觉：“老祖爹，老四，你们吃了饭再走吧。”

覃大鼎拉住龙月明：“让他们走吧，你还多什么事啊！你，你怎么就订了亲了呢？”



龙月明：“这是按我们寨子的风俗定的。”

龙老爹、龙老四远去。

## 十七 夜铲仓库

夜晚，九十九局的仓库所在地。

一间写着“仓库”二字的房子立在路中，小宋、胡子检查完工作从一间亮着灯的屋子走出，锁门。小宋用手电四处照着发现什么：“什么人？”

一辆电铲车上，覃大鼎与龙月明坐在驾驶舱里，两人被远处射来的手电光照着。

覃大鼎：“谁呀？”

小宋继续用手电照着：“呵，又是她。”

胡子：“军中无男人，女人挑大梁。”

小宋：“小狐仙学起开洋车来了，小心连人带车掉到河里去，那样我可是要心痛哟。”

胡子：“走啰！”

两人转身走去。

驾驶舱里的覃大鼎气愤地：“妈的，治不住这两个杂种，老子就不姓覃。”

龙月明：“覃师傅……”

覃大鼎指着前方的仓库：“妈的，人霸道，屋子也挡道！”

龙月明劝阻覃大鼎：“覃师傅，算了，绕过去吧。”

覃大鼎：“挡道的，让它下河去洗澡吧。”

龙月明把着操纵杆没动：“人家动嘴我们动武，总不太好吧。”

覃大鼎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管他呢！天塌下来，有我老覃顶着。就讲天黑看不清。莫讲是工具房，就是皇帝老子的金銮殿也看不清！”

龙月明笑着扳动操纵杆：“覃师傅，你的肠子倒会拐弯。”

覃大鼎关掉车灯，发动起电铲车直冲“仓库”开去，瞬间，简陋的“仓库”被铲的仰翻了天。

## 十八 两局吵架

清晨，九十九局的仓库所在地。

被铲掉的“仓库”旧址，站满了两局工人，相互间争吵的不可开交。

络腮胡子：“太霸道了！凭什么把我们的仓库铲下河？凭什么，凭什么，呵，说呵，凭什么。”

南方局工人甲：“谁叫你们的仓库在路上挡道？好狗不挡道，挡道不好狗！”

南方局工人乙：“管你什么仓库，影响施工就得铲掉！”

双方工人继续争吵。

一工人喊：“昨晚谁当班？把他叫来。”

远处，覃大鼎和龙月明朝吵架的人群急跑过来，覃大鼎拨开人群：“昨晚我当班。你们是要把我宰了，还是把我吃了。”

南方局工人俏皮地问：“覃师傅，昨晚你当班，是你铲了人家的仓库还是铲了人家的尿布？”

覃大鼎打着哈欠，说：“天黑灯不亮的，又在我们施工的地段，该铲的都铲了，管它是烂布还是尿布。”

九十九局甲工人：“那是我们的仓库，仓库也该铲吗？”

覃大鼎：“鬼知道它是什么狗屁仓库，仓库怎么落到我们的施工路段？我还以为这是小山包呢！”

小宋高嗓门道：“仓库里有十几万的东西，你要赔。”

龙月明：“你说瞎话？里面只有几根烂木头，几只破油桶，没几样值钱的东西。”

小来冲着龙月明：“我瞎说？我数得出里面有多少东西，每件值多少钱。你不瞎说，你讲讲，那些木头有多长、有多重、有多少根、值多少钱？”

龙月明：“你就是讲瞎话，无赖！那你不数数，你的头发有几根，鼻梁有多重，脸皮有多厚？”

南方局的工人哄笑着。

## 十九 莫、青矛盾

南方工程局的办公室里。

莫国凡从画左走进，脱下安全帽说着：“我早就说过，这样搞竞争不行！这不，真的吵起来了！”

兰青坐在办公桌前：“看你说的，工人吵架跟引进竞争机制是两码事。”

莫国凡坐下：“一座山怎么能容得下两只虎，这不是咬起来了。”

兰青站起，边穿工作服边说：“工人吵架这是常有的事，就是我们独立搞金子滩电站，也免不了要吵架嘛。”说完，拿下挂在墙上的安全帽。

莫国凡：“自己单位里争吵是小事，两个单位就是大事，弄不好要打架的呀！”

兰青：“好了，走，咱们到现场看看。”

莫国凡：“你去处理吧。”

莫国凡站起，转身拿起电话：“喂，总机，要区电力局洪局长……”

兰青正欲走，急忙回身按下电话：“老莫你怎么现在就打电话？”

莫国凡：“及时向领导汇报呀。”

兰青：“等咱们作了调查再汇报也不晚。老莫，你不是要到省城去看病吗？你就放心去看病吧，我先到工地去一下。”

兰青戴上安全帽走出画。

莫国凡突然感到腹痛难忍，靠在桌旁。

## 二十 领导劝架

被铲掉的仓库旧址。

吵架现场，两局工人还在争吵着。远处，一辆蓝色面包车驶来停下，黄木胜、兰青、李秋博从车上下来，劝阻两局工人。

黄木胜：“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再吵也不解决问题，这件事公司派人调查清楚后再作出决定。在没解决之前，谁也不准再吵架，现在大家立即回去上班。”

兰青、李秋博分别劝开本局的工人，众人散去。

黄木胜招呼兰青、李秋博过来，说：“这件事，由公司主持，你们双方局派出代表，组成调查小组，先调查研究，你们看好不好？”

李秋博：“我赞成。”

兰青：“这次矛盾冲突是怎么引起的还需要调查，不管

怎么说，九十九局的老大哥大老远的来支持开发红水河，我们作为主人姿态也不高，也没配合好。在红水河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九十九局的仓库在我们工地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龙泉寨还没有搬迁出来。”

黄木胜：“是呵，要解决冲突首先要让龙泉寨早日搬迁出来，公司会协助你们两个局做好协调工作。”

兰青：“好吧！”

李秋博受了感动：“刚才我还有一肚子火，现在没了，我们的职工也不对，硬说里面有十多万块钱的材料，这也不实在，其实仓库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必计较。”

兰青好感地望着李秋博。

## 二十一 老莫后悔

莫国凡的家。

莫国凡坐在桌前抽着烟，莫妻在帮莫国凡收拾着行李。莫国凡的病又发作起来。

莫妻：“你这可真够呛！怎么又痛了！”

莫国凡：“没事，没事。”

莫妻边倒水边说：“我给你拿药。”

画外传来汽车声。

莫妻：“车子来了，走吧，我陪你去医院。”

莫国凡：“我不去。”

莫妻：“你看你痛成这个样子，能熬得了多久，不上医院怎么行呢。”

莫国凡：“两个局吵架，我能离开吗？”

莫妻：“不是有兰青嘛，她是局长。”

莫国凡：“唉，她太嫩了，我怎么没想到她也这么热衷于搞竞争呵，承包呵。”

莫妻：“你后悔提她当局长了？”

莫国凡：“这要是斗不过人家九十九局，这一万多号人到哪找米下锅呵。”

司机从屋外走进：“莫局长，我来帮你拿行李。”

莫国凡：“我不去！”

莫妻不解地：“你，为什么？”

## 二十二 覃未上班

南方工程局的工地。

来往上班的人群中，龙月明朝电铲车走去，登上驾驶室，四处寻望不见覃师傅，她向一过路的师傅打听：“姚师傅，看见覃师傅了吗？”

姚师傅边走边摇头：“没看见。”

龙月明又向另一师傅打听：“陈师傅，看见覃师傅了吗？”

陈师傅：“昨天天黑的时候，我看见他骑着单车往南走了。”

龙月明着急地走下电铲车，来到罗队长修车的地方。

一辆卡车下，罗队长蹲在车下修车，龙月明向他打听：“罗队长，覃师傅呢？”

罗队长从车底伸出脑袋：“覃大鼎昨晚也没跟我打招呼，留下一张字条，就回老家去了。”

龙月明：“他的字条呢？”

罗队长缩回车底片刻，又伸出脑袋递出一张字条：“给

你，你看吧。”

龙月明伸手接过字条打开，边看边念着：“罗队长，我心里不舒服，请假回家帮农去了，铲仓库的事要怎么处分我，请便！跟小龙没关系。”

龙月明：“仓库是我铲到河里去的，跟覃师傅没关系。”

罗队长：“兰局长说，他是带班的师傅，你是新工人，要处分当然处分他。”

龙月明涨红了的脸。定格。

第一集完

## 第 二 集

### 二十三 莫、青冲突

南方工程局的施工工地。

一辆破旧的四方电铲车停在那儿，兰青及几个工人正在检修，莫国凡从不远处走来。

莫国凡向一工人打听：“看见兰局长了没有？”

兰青听到问话，从车底站起：“谁呀？”

莫国凡：“是我。”

兰青关切地：“老莫，你怎么还没有进城看病呀？”

莫国凡边脱下安全帽边说：“这两军对垒的阵势，我走得开吗？”

兰青：“你呀！你就怕我缺拐杖。”

莫国凡：“不是。开发公司对铲仓库的事件有什么反映？”

兰青：“他们呵，先让两家各做自我批评，然后再做处理，把这事汇报给公司。”

莫国凡：“九十九局的人太目中无人了，太嚣张了，他们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兰青：“还不知道呢。不过，我们还要先做自我批评嘛！”

莫国凡：“你准备怎么做呢？”

兰青：“我已经了解情况了，他们只是有个别人讲了些怪话。这么大的单位，有人讲怪话，这也是难免的。”

莫国凡：“哎！那些话也太难听了，有些连我都听不下去。”

兰青：“不过，人家只是动嘴，可我们的人却动手了。龙月明是新招来的工人，不懂规矩情有可原，可覃大鼎……”

兰青朝周围的工人看了看，将声音压低：“……他是老师傅了，这怎么能动手呢。”

莫国凡：“你要怎么处理他？”

兰青想了想，对周围正在检修机器的工人说着：“这大暑的天，你们要注意安全，注意休息。”说完，拉着莫国凡走出画。

兰青与莫国凡边走边说着：“我先叫他写检查，看他的态度再做决定。你说呢？”

莫国凡：“覃师傅是个壮族好工人，劳动技术和态度一贯都很好，在工人中又很有威信。这件事，你已经批评他了，我看就算了。”

兰青：“怎么？你觉得……”

莫国凡：“他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工程局受辱出气。”

兰青：“正因为是老工人，我们才严格要求他。即使他的态度好，也得扣一个月的奖金。”

莫国凡：“工人斗嘴摩擦的事，在一个单位里都少不了，两个单位摆在一起，更是家常便饭了。”

兰青：“你……”

兰青走出画，莫国凡紧跟着。

一辆北京面包车停在工地旁。兰青和莫国凡向面包车走去。

兰青边走边说：“在这条河上，我们是主人，如果我们的纪律不严明，今后还怎么跟人家合作呢？”

莫国凡打开车门：“你呀！太认真了。”说完，上车坐下。

兰青在做着莫国凡的工作，画外传来龙月明的叫声：“两位老总……”

龙月明急着跑进画，气急地：“覃师傅……他，……他。”

兰青：“他怎么啦？你慢慢说。”

龙月明：“他心里窝着气，昨天晚上离开工地，回家了。”

莫国凡与兰青交换了一下目光。

龙月明难过地：“仓库是我开车铲的，是我闯的祸，领导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兰青：“小龙，我们知道了，你先回去上班吧。”

龙月明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莫国凡叫住龙月明：“小龙，你知道覃师傅家在哪吗？”

龙月明摇摇头：“不知道。”说完，走出画。

兰青：“我知道，他家住在红水河上游的牛头湾。”

莫国凡：“小兰，不，你现在是局长了，我得叫你老兰。我有一个办法。”

兰青：“什么办法？”

莫国凡：“咱们趁这个机会，向上级打一个报告，请求调走，不在这里憋气了。干个小电站，没有水电工程，转产搞建筑造房子也行。还是自己唱主角好。我们是少数民族工程队伍，上级总不能不管呢。”

兰青：“那不行！”

莫国凡：“为什么？”

兰青：“这样不是有意给上级领导出难题吗？”

莫国凡：“那上级让九十九局开进双狮滩，不也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兰青：“领导是从红水河的大局考虑，让我们跟强手交锋，这也不是件坏事，你怎么就……”

莫国凡生气地：“好好好，你是局长，你不同意，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上级反映。”说完，重重地将车门关上。

兰青站在车下，着急地：“老莫你……”

## 二十四 两军对垒

九十九局的机械化施工现场。

一辆大型铲车，正在往自卸货车内装着石头，三十二吨的自卸货车在工地来回穿梭，自动电钻机在钻探着岩层，一派繁忙的景象。

旁白：“用现代化设备装备起来的九十九工程局，与主要靠手推肩挑的南方工程局摆在一起，两军对垒，相比之下，不能不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感慨……”

南方工程局的施工现场。

工人们在使用十分落后的生产工具施工。有的用铁铲往泥箕里装着石头，有的用手往翻斗车上搬石头，有的肩挑泥箕在工地上来回奔跑，与九十九工程局的现代化设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方工程局的工人用手擦着汗，发着牢骚。

工人甲：“怪不得人家嘲笑我们。”

工人乙：“没法子，我们用的还是老掉牙的工具。”

工人丙：“难怪人家要占领红水河。”

工人丁：“我们只好回家种包谷了。”

## 二十五 吊车故障

南方工程局的施工工地。

兰青、莫国凡陪着洪波、黄木胜在检查工作，大家边走边谈着。

洪波：“两位看了人家的阵容有何感想？”

兰青：“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人家是大军压境，我和老莫没法不服呵。”

黄木胜：“没意见就好。”

兰青在一旁抢道：“有意见！怎么能没意见呢？！”

画外传来喊叫声：“当心点，不要过来，这边有危险！”

兰青、莫国凡等寻声望去，一个大吊件悬在空中。

莫国凡：“陈师傅，又怎么了？”说着，与兰青等朝吊车走去。一个工人正在修理着出故障的吊车。莫国凡：“陈师傅，出什么毛病了？”说着，趴在车头看了一下。转身对身旁的洪波说：“这一搞承包，我的队伍就更难带了。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败下阵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洪波：“刚上阵就宣布打败了。”

莫国凡：“就凭这些破家伙能不打败？等我们退出红水河，这一万多人的温饱问题，我也搞招标由你们承包了……”

洪波哈哈大笑：“我本想借快马抽你们一鞭，没想到反被你们踢了一脚。”

莫国凡：“我们是没办法，三十六计败为上计。”

洪波：“好吧，你们真想败下阵来，那我那些东西只好给

人家了。”

兰青关切地问道：“什么东西？洪局长，你可别卖关子。”

黄木胜在一旁说道：“为你们申请一笔外汇购买设备，已经批下来了。”

莫国凡在画外问道：“什么设备？”

黄木胜得意地伸出两个手指：“都是大家伙！两台电铲车，两台三十二吨自动卸货卡车，两台电钻机。”

兰青不解渴地：“还当大老板呐，真小气，就两台？”她伸出两个巴掌：“应该像人家，十台，二十台，一大批……两台够干什么的！”

莫国凡：“就是呵。”

黄木胜：“你是双狮山下狮子开大口啰！”

## 二十六 黄、青乘车

红水河旁的公路上。

黄木胜、兰青坐在车上交谈着。

兰青：“什么狮子开大口？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机械，怎么能在河上建设起现代化的梯级电站？”

黄木胜：“是的，这次我到香港，参观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施工机械。”

兰青羡慕地：“你可是大开眼界了。”

黄木胜：“这次我们是零星购买……”

透过车窗，风景秀丽的红水河在流淌着。

黄木胜画外音：“……价格高，划不来，可成批购买我们又没有那么多外汇。”

兰青画外音：“那怎么办呢？”

黄木胜画外音：“洪局长已经在想办法了，要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购买成批的施工机械，到时候……”

车厢内。

黄木胜继续说着：“……你就不会笑我小家子气了。”

兰青：“哟，你可真爱记仇。”

黄木胜求和地：“好好，咱们和平共处。你爸叫我给你带来和平的福音。”

兰青：“你可真会说好听的，我倒要看看。”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笑着。

## 二十七 兰青试裙

开发公司院内宿舍楼。

黄木胜宿舍。门被打开了，黄木胜、兰青从外面进来。黄木胜走到桌旁的柜前，从里面拿出两罐奶粉放在桌上。

黄木胜：“你看，这是你爸给你送来的礼物。”

兰青笑着拿起：“我都快成老太婆了，我爸还是把我当小孩，总是送些阿童木式的食品。”

黄木胜哈哈笑着：“我给你带来的是阿童木范畴以外的礼物。”

兰青意外地：“什么？”

黄木胜拿出一个纸盒递给兰青，兰青接过：“这是……。”

黄木胜：“这次我到香港，人家送我两套男女服装。”

兰青：“那不正好，你们夫妇一人一套。”兰青将纸盒递还给黄木胜。

画外。黄木胜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已经没有夫人穿了。

兰青不解地看着黄木胜。

黄木胜拿着纸盒，继续说着：“这件连衣裙，质量很好，很适合你穿，你试试。”说完，又将纸盒递给兰青。

兰青推托着：“算了。”

黄木胜恳求着：“试试总可以吧。”

兰青无奈：“那好。”说着，脱下外衣接过黄木胜递过的连衣裙比试着。

黄木胜赞美地：“好极了，真是锦上添花，好像专门为你做的。”

兰青：“这件衣服质地是不错，可以领导服装新潮流了。”

黄木胜：“那你就收下吧。”

兰青：“不敢，无功不受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将来你总得再找一个夫人吧。”

黄木胜：“那你呐。你也该再找一个了。”

兰青抬头看着黄木胜不语。

黄木胜想说什么，又止。

## 二十八 老外到来

南方工程局的施工工地。

工人们正在使用落后的施工工具在紧张地施工。有的用肩挑着泥土，有的在用手推车运送石头。一辆中巴从远处驶来停下，兰青、莫国凡迎上，兰杰民陪着外国专家艾尔伯特先生从车上下来，兰杰民介绍着，大家相互握手。

艾尔伯特看到落后的施工场面，用照相机拍下这情景。



艾尔伯特用不可置信地口气说着：“太原始、太落后了。恕我直言，这是中世纪的施工方式，我昨天看到的金子滩水电站，真是这个工程局造的？”

兰杰民：“我们这个工程局就是用中世纪的落后工具，建造了本世纪现代化的工程。”

艾尔伯特摇着头：“真是不可思议，用这么简陋的工具，是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呀！”

兰杰民：“我们这支工程队伍，是由这条红水河两岸的壮族、瑶族、苗族、仡佬族、侗族等多种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的，吃苦耐劳、勤劳好学是他们十分显著的特色，在中国是闻名的。”

艾尔伯特：“你们这支工程队伍，只要掌握先进技术，用现代化的设备装备起来，可以在这条河上建造世界第一流的水电站！”

## 二十九 露天演出

露天舞台上。

一场慰问九十九工程局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着，演员们正在跳着欢快的板鞋舞。

观众席上坐着兰杰民、兰青、李秋博、洪波、黄木胜、莫国凡等。

兰杰民对李秋博说：“跳的真不错呀！”兰杰民想了想接着说：“李局长，十年前北京开会听你说北雁南飞，果真是……”

李秋博：“不是北雁南飞，是南雁归巢。”舞台上的演出在继续着。



兰杰民看着李秋博：“你——我总觉得在哪见过？”

李秋博：“你老想不起来？”

兰杰民再从侧面仔细端详，沉思片刻，摇摇头。

### 三十 兰、李谈心

九十九工程局的施工现场。

兰杰民、李秋博在工地走着，背景有大型机械在施工。

李秋博：“我也是红水河畔的巴马县人。”

兰杰民：“想不到咱们是同乡，感谢你九十九局这支世界劲旅带回家乡。”

李秋博：“家乡人走到哪里也是家乡人。”

兰杰民：“你怎么一点本地口音都没有了？”

李秋博：“从小到外面读书，以后就难得回来了。”

兰杰民：“你没回过家乡？”

李秋博：“回来过一次，大概是一九五七年。”

兰杰民想着：“一九五七年？在红水河支流的九曲湾电站？你就是那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来实习的大学生，那个提了意见被当成右派轰走的大学生，叫什么李经国？”

李秋博：“因为放了炮，因为跟台湾的蒋经国同名，迫不得已改掉了名字。”

兰杰民百感交集：“那是一个足一万千瓦的小电站，当时党委提出不惜一切代价，争时间抢速度，提前建成电站向国庆献礼的口号，致使工程只抢速度，不顾质量。”

李秋博：“就为了这个我提了意见。”

兰杰民：“当时，我记得你很着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

积极的建议。我作为工地指挥，没有明确表态，使你受到了伤害。后来党委还给你整理了一份错误的鉴定材料。”

李秋博：“你记得很清楚。”

兰杰民：“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呀！”

李秋博：“什么代价？”

兰杰民：“第二年洪水期大坝出现了大裂缝，多花了一千多万元灌浆加固。有人说算是交学费，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学费呀！”

一排电钻机探钻着岩层，留下一片轰鸣声。

### 三十一 父、女谈心

南方工程局大院内。

兰青与父亲兰杰民在院内大树下的石凳上坐着。

兰杰民关心地：“小青呵，你好久没回省城了。”

兰青：“确实离不开呀，我头一次负责这么大的工程，又是两个局的人摆在一起，事情不少，担子重呵。”

兰杰民：“担子是不轻呵，可你个人的事也要考虑考虑，有眉目了吗？”

兰青：“爸，您着什么急呀！”

兰杰民：“你看你，真是俗话讲‘船上不急岸上急’。”

兰青：“爸，你不是也在船上？”

兰杰民：“问题是你的船太慢，要不要我给你加点马力？”

兰青：“爸，你还是别当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了，你就少操点心吧。”

兰杰民哈哈笑着：“我是赞成自由恋爱的，可搭搭桥，牵

牵线总可以吧。黄木胜这个人跟我多年，人厚道，你们俩又是校友。”

兰青：“爸，他呀，确实是个难得的好人，我对他印象也不错。”

兰杰民：“印象不错就好，那就进一步发展嘛。”

兰青：“我们做个朋友还可以，要说恋爱，我对他总没有那种感觉。”

兰杰民：“什么感觉？”

兰青：“就是两颗心的碰撞，我年纪也不小了，还追求什么，我也说不清楚……爸，你这次陪老外没白跑吧。”

兰杰民：“这次世界银行咨询团来考察，对双狮滩的印象很好，对你们两个工程局也很满意呀。”

兰青：“那世界银行贷款的事有希望吗？”

兰杰民：“这个嘛，用贷款来引进先进的设备，手续很复杂，头绪繁多，不过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还是要争取下来。”

兰青：“真的。”

## 三十二 龙学英语

工地学校。

教室里，正在上着英语课，老师领着学生在读英语单词。教室的窗外，龙月明在小声地跟读，做着笔记。

画外传来自行车铃声，龙月明寻声望去。小宋骑着自行车，边打着铃边向龙月明挑逗着。

龙月明瞥他一眼，生气地转过头，继续跟着教室里的朗读声读着。

小宋没趣地骑着自行车走了，留下一片自行车铃声。

教室里的老师被自行车铃声惊动，走出教室。发现教室外的龙月明。老师对龙月明说：“你请进来听吧。”

龙月明答应着走进教室，在后排的空位上坐下。

老师继续领读着，窗外走来两个女工，向龙月明挥挥手中的饭盒，示意着什么。老师来到龙月明身旁。

龙月明：“老师，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

老师：“以后有空，我单独教你。”

龙月明拿起笔记本感谢地点了点头，走出教室。

画外传来马叫声。

龙老四牵着马从远处走来，龙月明发现龙老四，边叫边向他走去。

龙月明：“龙四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龙老四：“我出来赶墟，给你捎来了你爱吃的香糯米。”说着，从马背上驮着的筐内拿出一袋糯米，递给龙月明。

龙月明：“我不要。”

龙老四恳求地：“你在工地上是吃不到龙泉寨的香糯米的，拿着吧。”

龙月明从龙老四手中接过糯米：“好吧。”

龙月明与龙老四边走边说。

龙月明责怪地：“上次你为什么要追我回寨子？”

龙老四低下头：“是老祖爹拉我来的，不是我的意思。”

龙月明：“不是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来呢。”

龙老四：“我们俩打过红绳结啊。其实，我可以不要你回寨子去，我也想出来找事做。”

龙月明：“寨子要搬迁，你是可以出来找事做的。”

龙老四：“是吗？我很快就要跳网了，到时候你来吗？”

龙月明：“我没事，会去看你的。”

两人默默地走着。

### 三十三 小宋赔罪

大型吊车工地上。

龙月明站在远处的栅栏旁默读着英语，兰青从坡下走上  
来，发现龙月明，向她走去。

兰青：“小龙姑娘，你在干嘛呢？”

龙月明：“哦，兰局长。我在背外语单词呢。”

兰青：“你好用功啊。”

龙月明：“兰局长，你知道吗？他们在笑我们是‘山猪学  
吃洋蛋糕’。”

兰青高兴地：“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龙月明：“人家会的，我们山里人也要会。”

兰青：“小龙，咱们局里准备办英语学习班、技术学习  
班，让那些不会的都来学习。”

龙月明高兴地：“太好了，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

小宋从远处跑来，听到龙月明的话一愣，站住。

龙月明画外音：“……我们到底是山猪，还是骏马。”

兰青高兴地听着龙月明说着。画外传来小宋的叫声：“兰  
局长，”兰青回头答应着。

小宋尴尬地站着。

兰青画外音：“你找我有事吗？”

小宋吞吐着：“我想……，我想给这个妹子一样东西。”

龙月明瞥了小宋一眼不睬他，兰青笑了笑说道：“什么东西呀？”

小宋：“赎罪的东西。”

兰青劝着龙月明：“我看可以收下。”兰青转向小宋：“小伙子，你怎么想起赎罪了？”

小宋向兰青她们走近，答道：“兰局长，是这样的，我们李老总要处罚我。”

兰青看了看龙月明，转向小宋问道：“怎么处罚？”

小宋：“李老总讲，我说‘山猪学吃洋蛋糕’是伤了姑娘的心；第二，讲仓库里有几十万块钱的设备，是不对的，影响两局团结，要处罚我。”

兰青：“是这么回事啊！那你怎么想？”

小宋：“我是局里工人业余英语比赛的冠军，李老总罚我来教苗家妹仔学英语，要是教不会，他要扣我奖金。”

兰青：“你们李老总可真有意思。东西呢？”

小宋将手中的东西送上，兰青接过交给龙月明，小宋不好意思地对龙月明说：“下次我会来找你的。”

小宋告辞地：“我走了，兰局长。”说完转身跑了。

兰青对龙月明：“拿出来看看是什么？”

龙月明从塑料袋里拿一件印满了英文字母的T恤衫。两人放声大笑。

兰青拍拍龙月明：“这回啊，你也别生气了。”

两人向远处走去。

## 三十四 宋找秋博

九十九局的停车场。

小宋在车群中寻找着，看见李秋博，走到他身旁：“李老总，我得到一则‘情报’。”

李秋博：“说吧。”

小宋：“黄帽子那边的女老总，平时外表文静秀气，可严啦。”

李秋博：“别卖关子啦，有什么话快说。”

小宋：“那个女老总责令覃班长写检查，有人为覃班长求情她也不依。姓覃的思想不通，前天半夜离开工地回乡下去了。”

李秋博一愣：“哦？看你和大胡子嘴里乱放炮，害得人家受处分。你去打听一下，姓覃的家在什么地方。”

小宋：“好像在红水河上的牛头湾。”

李秋博：“什么？”

小宋重复着：“牛头湾。”

李秋博：“牛头湾，这个地方我熟悉，小宋，你去打听一下，牛头镇哪天是墟日……”

小宋：“去赶集么？”

李秋博：“不，我们去道歉。”

小宋奇怪地：“我们？”

李秋博：“对，你和我一起去。”说着拍了拍小宋的肩膀，继续说：“小宋啊！牛头镇还是我出生的地方。”说完，笑了笑，走了。

小宋意外地：“是吗？”

## 三十五 找覃路上

龙泉寨的索桥。

李秋博的画外音：“我真想念生育我的母亲啊！她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那时我还小。”

李秋博望着远处的群山，深叹了一口气，站在旁边的小宋看了看手表，说道：“老总，我们该走了！”

李秋博不舍地走了，小宋尾随着。

李秋博对小宋说：“小宋呀，一定要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要主动搞好两个工程局的关系。”

## 三十六 兰青找覃

南方工程局院内。

兰青与莫国凡站在一辆停着的吉普车旁。

兰青：“老莫，这局里的事你多照应着点，我去看看覃师傅。”

莫国凡：“你要去就去吧，往后闹摩擦的事多着呐，恐怕你看不过来。”

兰青：“我走了。”说完，上了吉普车，车开走。

## 三十七 找到大鼎

牛头湾的墟镇上。

覃大鼎的打铁铺。覃大鼎正在电动的铁锤前打着铁器。李秋博、小宋从画左走进。



李秋博：“老覃师傅！”

覃师傅抬头一看，停下手中的活，意外地：“哟，李老总，你怎么来啦？路过这赶墟呀？”

小宋手拎一串香蕉，诚恳地：“老覃师傅。”

覃大鼎看了看小宋，转头不睬他。

小宋尴尬地看着李秋博，李秋博给他暗示。小宋继续对覃大鼎说：“老覃师傅，我真不该说那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我错了，我……”

李秋博接过话：“覃师傅，我们是来赔礼道歉的。”

覃师傅又冷又倔的脸色缓和下来，朗声说道：“是我姓覃的不对。让红水河把过去的泥沙统统冲走吧！”说着，向对面的餐馆一扬手：“哎，杨老板，来一桌酒菜。”说完，招呼李秋博、小宋进屋。

覃大鼎的屋内，一桌酒菜已经摆上，李秋博、小宋坐在桌前，覃大鼎拿大酒桶，在为他们倒酒。

覃大鼎放下酒桶，在小宋旁边坐下，端起酒碗，开朗地说道：“小宋兄弟，我们牛头湾这一带，壮族和瑶族打架都不记仇的。来，干了这杯！”三人举起碗碰着。

画外传来黄木胜的声音，三人抬头望去。

黄木胜从门外走进，来到桌前坐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有我的一份吗？”

覃大鼎拿起酒桶给黄木胜斟上酒，四人举起碗一干而尽。

黄木胜放下手中的碗，感叹地：“我们难得在牛头镇相聚，可惜少了一个人。”

覃大鼎不解地：“谁呀？”

黄木胜：“兰青，兰局长。”

覃大鼎：“哦，兰局长的确是我们牛头镇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要是在就好了。”

黄木胜得意地看着李秋博，说道：“李局长，你知道吗？”

李秋博：“什么？”

黄木胜：“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那还是‘文革’的动乱年代……”

叠化。

## 三十八 黄、洪过桥

（回忆）

“文革”时期的牛头湾索桥。

桥头贴满了“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开来停下，黄木胜、洪波从车上下来，看到眼前的索桥，感到奇怪。

黄木胜：“老洪，这儿什么时候造的桥？”

洪波：“是座新桥吧。”

说完，两人朝桥头的卖票处走来。

黄木胜向卖票的姑娘打听：“哎，大姐请问你们县的‘五七’干校在什么地方呵？”

姑娘：“你们找谁呀？”

黄木胜：“找兰青，……”

卖票处不远的地方，坐着龙老爹及一怀抱猎枪的年轻后生。黄木胜画外音：“……就是北京下放来的干部。”

龙老爹听说找兰青，警惕地站起，朝卖票处走去查问：“两位是从哪里来？”

黄木胜：“我们从省城来。”

龙老爹：“找兰青有什么事呵？”

黄木胜：“接她进城。”

卖票姑娘递上两张过桥票，龙老爹急忙拦住：“慢着。”  
说完，转身朝年轻的后生走去。龙老爹推醒正在打盹的后生说：“有情况，这两个家伙来意不善，他们要找兰青。”

年轻后生急忙站起朝卖票处走去。

黄木胜递上钱，恳求道：“大姐，卖张票给我们吧。”

年轻后生严肃地：“慢着，不卖票给他们，他们不能过这座桥。”

洪波误解道：“怎么，嫌少呵，再加一块钱给他们。”

姑娘将钱一推：“就是给两根金条也不卖给你们。”

洪波、黄木胜感到奇怪地责问道：“为什么？”

年轻后生：“告诉你们，你们不能过这座桥。”

洪波再次责问：“你们讲不讲理呀？”

龙老爹从远处走来，边走边说道：“是我们不讲理呀，还是你们不讲理。你们大老远的从省城里来，揪兰青去斗，也不问问我们同意不同意？”

年轻后生及卖票姑娘齐声答道：“不同意。”

黄木胜看了看洪波，两人会心地笑了。

黄木胜对龙老爹说：“错了，你们误会了。”

龙老爹不信地：“什么误会？上次就是你们省城里来的人，揪着兰青去斗的。”

黄木胜再次向龙老爹解释道：“确实错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哪！”

洪波：“上级给兰青落实政策，我们特地赶来报喜，赶来

接她的。”

龙老爹不懂，问：“什么‘螺丝’政策？”

黄木胜：“就是宣布她是好人，是好干部。”

龙老爹：“是不是宣布她不再‘充军’，要回北京？”

洪波笑着点头：“是的，落实政策就是这个意思。”

龙老爹：“好人就是好人，还落什么实呀？！你们要过的这条桥，就是兰青画的图，领着大伙一块修造的。”

黄木胜赶忙递上钱：“买张票吧？”

龙老爹把手一挥：“过，过……”

龙老爹赶快吩咐年轻后生：“传话过去，城里有人找兰青。”

年轻后生朝索桥的另一端喊道：“城里有人找兰青！”

桥上过往的行人中，一年轻瑶人接过传话，朝前喊道：“老兰，山下有人找老兰！”

山坡上，又一瑶人接过传话喊道：“老兰，城里有人找！”

半山腰的山间小道上，又一年轻的后生接过传话，朝山顶喊着：“老兰，山下有人找！”

喊叫声在山间不停地回荡。

从山顶沿山间小道走来的兰青，身着瑶族服装，肩背竹篓，听到山下的喊声，朝下寻望着。兰青用手卷成话筒状，朝山下回着话：“我是兰青，我来了。……”

被群山环绕着红水河。兰青的喊话在画面里回荡着。

兰青继续沿山间小道走着，她抬头，发现了什么，高兴地喊着：“木胜，洪波呀。”

洪波、黄木胜笑着迎上。

黄木胜握着兰青的手，叫道：“小兰……”

兰青：“还小兰呢！都人到中年了。你们这次来，是不是

又搞外调呀？”

洪波解释道：“不是，我们是来接你的。”

兰青惊讶地：“接我……？”

黄木胜：“北京来电，召你回去！”

兰青意外地：“回北京？！”

兰青思绪万千地遥望着红水河。

### 三十九 离开干校

“文革”时期的县“五七”干校。

房屋的墙上，满是标语口号。兰青手拎着行李，与洪波、黄木胜一道走着。

兰青有点不舍地：“我想再多呆一两天，跟乡亲们告个别。”

黄木胜：“我们接到的指示，是让你立即动身，赶回北京。”

兰青不解地：“为什么这么急呀？！”

洪波向兰青说明着：“因为你是程正前工程师的爱人。”

兰青关心地：“现在有他的消息吗？”

洪波：“部里张大颐总工程师说，周总理最近提到你爱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开发利用红水河资源的报告，还听说，总理要见他。”

兰青：“可正前他？”

黄木胜：“我曾经带着人在他失踪的那一带寻找过好几遍。”

洪波：“部里和我们都在找他。你这次得解放，是因为周总理亲自过问红水河的建设。”

兰青有所感触地：“原来是这样。”

## 四十 桥头欢送

牛头湾索桥。

兰青手拎着行李，与洪波、黄木胜在索桥上走着。

兰青高兴地：“你们看，这座桥怎样？这是我自己画图，自己设计，公社乡亲们集资动手干起来的。”

洪波：“想不到你这当教师的还有这么一手。”

黄木胜：“她是我们班的高材生。”

兰青：“理论联系实际呗。你们看看。”

黄木胜、洪波在察看着索桥，夸奖着。

黄木胜：“我还真挑不出岔来了。”

兰青：“可我心里却十分难过。……”

黄木胜：“你为这儿的乡亲修了桥、造了福，他们十分感激你，你该高兴才是啊！”

兰青望着远处，被群山环绕的红水河在桥下流淌着。

兰青画外音：“可是，我从六八年底被遣送到这里劳动，到现在七四年，整整六个年头。这六个年头，能办一件什么事，你们知道吗？”

兰青、洪波、黄木胜在桥上继续向前走着。

兰青：“我在上课的时候，常给同学们说，用六个年头，可以在红水河建造一个百万千瓦的大电站。可是在这建造百万千瓦大电站的时间，我却只建造一座简易的缆桥，真是遗憾呀！”

洪波朝前看去，发现什么，用手一指：“你们看！”

桥头，龙老爹领着众乡亲列队欢送兰青，大家鼓着掌，后生们将牛角欢得响亮，兰青等走到龙老爹跟前，龙老爹端过年轻

后生斟满的酒碗，将酒洒在地上。龙老爹又端起第二碗酒，仰脖喝了几口，将酒再次洒在地上。年轻后生又斟满了第三碗酒，龙老爹端起敬给兰青。

龙老爹：“我代表全镇的乡亲们，敬你这碗酒，祝你吉星高照，不再受冤。要是在城里呆不住，欢迎你再回来。”

兰青感动地接过酒碗，流着泪，将酒一饮而尽。说着：“谢谢！我会回来的。”

众后生鸣放猎枪，牛角被吹得更响，乡亲们鼓着掌欢呼着，与兰青告别。

兰青挥着手，流着泪，与众乡亲们告别。  
叠化。（回忆完）

#### 四十一 兰青来到

牛头湾墟镇上。

覃大鼎的打铁铺里，黄木胜回忆完，说道：“要是她在这就好了。”

覃大鼎：“前几天兰局长批评我，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不过现在啊，我心里还是满服气的。”

大家再次举起酒碗相碰着。

小宋对李秋博小声说着：“李老总，早就听说黄经理在追求兰局长，我看也不假。”

兰青从画外走进，来到覃大鼎屋前，叫道：“覃师傅。”

大家望去，发现兰青，高兴地让着座。

兰青对覃大鼎说：“我来看看你，怎么样？想通了没有？”

覃大鼎不好意思地：“兰局长，李老总、黄经理，还有小



宋兄弟都来这看我，我这就跟你们上班去。”

黄木胜：“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呵。”

兰青：“嗨！你这又说我什么坏话呢？小心烂舌头。”

大家高兴地再次举起酒碗，碰着。

## 四十二 索桥遇老爹

龙泉寨的索桥上。

兰青、李秋博在索桥上边走边交谈着，后景上，黄木胜、小宋、覃大鼎相互交谈地走着。

李秋博：“我刚才听了你造桥的故事。”

兰青：“那没什么，无非是在文革动乱中尽点力罢了。”

李秋博：“你知道吗，我就出生在这个镇子上，很小的时候就去了上海，我亲生的母亲却一直留在这个镇上，我十岁那年，得到消息，我母亲在洪水季节过渡，船翻了，整船人没活几个，我母亲很年轻就死在河里了。”

兰青：“不过，你这次带九十九局来开发红水河，不就是为两岸人民造一座更大的桥吗？”

龙老爹画外音：“兰青妹仔。”

龙老爹领着龙老四从画左向兰青走来。

兰青：“是龙老爹呀！怎么样？身子骨还好吧？”

龙老爹：“好，我来赶墟。”

龙老爹看着李秋博，疑惑着拉起兰青向画左走去。

兰青纳闷地问道：“老爹，有什么事吗？”

龙老爹悄声地对兰青说：“跟你讲话的人，他是谁呀？”

兰青：“他是北方来的工程局领导。”



龙老爹：“他姓什么？”

兰青：“姓李。”

龙老爹：“是本地人吗？”

兰青：“他说，他出生在这。”

龙老爹有所感觉地：“我看他像杀你爷爷的国民党县长李元甫。”

兰青回头朝李秋博看去。定格。

第二集完

## 第 三 集

### 四 十 三    千 古 寨 规

龙泉寨的索桥上。

兰青、龙老爹继续交谈着。

兰青：“不会吧，有次开会，听他讲他父亲解放前在上海经商的。”

龙老爹：“不是就好。有个事请你帮忙。”

兰青：“说吧。”

龙老爹：“我的第五代孙女龙月明到你那里去了？”

兰青：“是啊，她努力好学，是个好妹仔。”

龙老爹：“还好呢！她跟我的堂孙龙老四打过红绳结定过亲，她是要留在寨子里守堂屋的，怎么能够违背誓约出山去现眼呢！老四你过来，喊兰姨娘好。”

龙老四从画右走进，叫道：“兰姨好。”

覃大鼎从索桥的另一端向画左走来，黄木胜、小宋随后，他们来到兰青、龙老爹等身旁。

覃大鼎：“兰局长，他们要乱拉人，被我拦住了，龙月明还是孩子时打的绳结不能算数的。”

兰青：“老爹，你都百岁了，这隔好几代孙子孙女的亲事，你不用操心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后生妹仔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办吧。”

龙老爹：“你不懂！打红绳结这是龙泉寨的千古寨规，哪能说变就变的。”

覃大鼎：“我不管它什么寨规不寨规的，我是龙月明的当班师傅，我不准乱拉人。”

兰青：“老爹，这事……”

龙老爹：“你……”

#### 四十四 停工议论

九十九局的施工工地。

整个生产已经停下，一群工人正围坐在一起打着扑克，兰青从后景走来，听到工人人们的议论。

胡子：“该你了，该你了，你们说这龙泉寨不搬迁，我们又不能铲掉它。”

小宋：“是啊，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动不动就有什么影响问题。”

胡子：“什么少数，影响，这个那个的。”

工人甲：“这么一来，我们的承包任务就完不成了。”

工人乙：“李老总呢？”

胡子：“李老总进山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问题呀，还不知怎么解决呢？”

小宋将手中的牌甩下：“哈哈，完了……”

兰青听完议论，有所感触地走出画。

## 四十五 老爹生气

龙泉寨的索桥头，卖过桥票处，有两个群众正在买票。后景，龙老爹、龙老四向桥头走来，师公尾随后边。

龙老爹对龙老四：“你就要跳网了，月明妹仔她回来不回来？”

龙老四：“她说，她回来看看。”

龙老爹：“你做男人的，她回来了，你就得守住她。”

龙老四：“老祖爹，她的心都留在电站工地上了，我怎么能守住她呢？！”

龙老爹：“你呀！真不中用的人。”

一辆面包车开进画，在桥头路边停下。李秋博与一干部走下。

李秋博：“到了，龙泉寨就在桥那边。”

龙老爹站在桥头上，继续数落着龙老四，师公紧跟上，指着前方，向龙老爹说着。

师公：“老祖爹你看，这个老总就是北方局的头。”

龙老爹：“我见过，这小子就像国民党的县长李元甫。”

师公：“就是他，带人来占领我们的龙泉寨。”

龙老爹：“哦，真的？”

师公：“是啊，看样子像是来龙泉寨动员我们搬迁的。”

龙老爹走到卖票处，对姑娘耳语：“这两人不卖票。”说完，领着龙老四、师公离开索桥，与李秋博等擦身而过。

李秋博与干部来到卖票处。

干部“买两张票。”

姑娘：“不卖，对不起。”

李秋博：“怎么不卖啊？”

姑娘：“你是九十九局的李局长吗？”

李秋博：“是啊，是我啊。”

姑娘：“你是要过桥动员龙泉寨搬迁的吗？”

李秋博：“对呀！”

姑娘：“实话对你说吧，刚才龙泉寨的老祖爹吩咐过不卖给你，就是卖票给你过去了，他也不见你，你进不了寨子。”

李秋博看着前方，深叹一口气。

## 四十六 老外打赌

南方工程局的拌和楼工地。

远处，莫国凡手拿图纸与一工程师在说着，一辆小火车开来掠过画面。黄木胜、兰青陪着艾尔伯特先生来到，莫国凡迎上握手。

莫国凡：“你好，你好，我很高兴呀！”

艾尔伯特用英文说着：“当官的也干活，辛苦了。”

莫国凡高兴地：“我感到很高兴，据我所知，这个拌和楼，在我国是少有的。”

艾尔伯特用英文说着：“是的，是贵国目前最大的。”

黄木胜对兰青：“按期交付使用有把握吧？”

兰青与莫国凡交换目光后，转向艾尔伯特：“按规定五月份交付使用，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

艾尔伯特用英文说着：“OK，那我提议定在四月一日验收、交付使用，好吗？”

兰青：“艾尔伯特先生，你为什么选择四月一日这个日子。

艾尔伯特用英文说着：“这一天是我们西方的愚人节，假如能使用，当然很好，如果不行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向新闻界解释，这是开玩笑，愚人节本来就允许大家说谎。”

兰青：“刚才我还没拿定主意呢，你这一说，我还就选择四月一日这一天了，事实会证明中国没有愚人节。”

艾尔伯特用英文说着：“好，假如你们能在愚人节交付使用，我将从美国飞到南宁宴请你们。如果你们输了怎么办？”

兰青：“那就莫局长和我，每人从工资里拿出一百块，请你吃饭。”

艾尔伯特用英文对黄木胜：“无论哪方赢，你甲方都沾光，这叫‘渔翁得利’吧。”

黄木胜：“老艾，你的中国话很有进步。”

艾尔伯特用英文说着：“等这个电站建成，我将成为有名的汉语专家。”

众人大笑。小火车开进，将画面挡住。

## 四十七 楼梯矛盾

南方工程局的办公楼。走廊上，兰青、莫国凡边走边说。

兰青：“老莫，我今天到龙泉寨走一趟。”

莫国凡：“怎么？你去动员寨子搬迁哪。”

兰青：“龙泉寨是九十九局施工的地段，他们不搬迁，九十九局没法动工哪。”

莫国凡：“你怎么这么糊涂？”

兰青：“怎么？”

莫国凡：“人家野战军，兵强马壮，用得着我们这些土八路去瞎操心吗？”

兰青：“话不能这么说啊。”

莫国凡：“上次铲仓库事件算是过去了，可是，两个局在一起矛盾并没有解决。”

兰青不解地：“什么矛盾？”

楼梯拐角处，莫国凡、兰青边说边走下楼。

莫国凡：“唉，老矛盾！”

兰青：“什么老矛盾？”

莫国凡：“还是我这个粗人说的那句话，一头狮子守得住红水河，犯不着两头狮子来打架。”

兰青：“红水河能容万条溪流，难道你不能容一个九十九局吗？”

莫国凡：“我们地方局本来就是唱配角的弱者，自己的事还操心不完呢。”

兰青：“老莫，你在朝鲜战场上打仗，如果兄弟部队有了难，你能坐视不救？”

莫国凡：“书生气，十足书生气。”

兰青听完走出画，莫国凡紧跟出画。

## 四十八 青、龙进寨

龙泉寨的村道上。兰青、龙月明边走边交谈着。

兰青：“你的英语学得怎样了？”

龙月明：“能看电铲车的说明书了。”

兰青：“到底有一位英语冠军做后台啊！”

龙月明：“你别说我了，兰局长，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兰青：“我没什么好说的，你的老祖爹救过我父亲的命，你知道吗？”

龙月明：“是吗？我老祖爹这辈子故事可多了。”

兰青：“这次，他对搬迁想不通，工作很难做。”

龙月明：“他不让我出来当工人。”

兰青：“走，去看看，这次能不能说服他。”

龙泉寨的榕树下。小宋、胡子在等着。

小宋：“这棵榕树可真大呀！”

胡子应着。

小宋：“胡子，几点了？”

胡子看看手表：“该开始了。”

小宋：“怎么还不来？”

胡子用手指了指前边：“兰局长来了。”

兰青、龙月明从画右走进，小宋、胡子招呼着。

兰青：“你们俩怎么也在这？”

小宋：“我听说今天龙泉寨举行跳网仪式。”

龙月明：“是我告诉他们的。”

小宋：“我们俩来看热闹。”

兰青：“那好啊！”

小宋向龙月明打听在什么地方，龙月明指指前方。

后景上，师公、龙老四走到榕树根下，师公发现什么，示意龙老四看。



## 四十九 老四跳网

一面面铜鼓敲了起来。

一只只被击打的铜鼓摇过画面。

龙、凤旗下，两个寨民守护着。一排铜鼓敲打着。

龙、凤旗下，一群光着脊背的强壮寨民，有节奏地击打着鼓点。

跳网仪式的现场，神台摆在中央，两旁八字排开几十面铜鼓有节奏地敲打着，龙老四严肃地站在这场中，师公在一旁跳神念咒。

两个身披红毡的老人站在神台两旁，龙老爹站在中间。

龙老四严峻的脸。

镜头从跳网仪式的背面向前拍，龙老四转身走向神台跪下。龙老四严峻的脸。

龙老爹双手合十，看着眼前的龙老四。

龙老八端起一碗酒递给龙老爹，龙老爹接过酒碗向龙老四走来。龙老爹走到龙老四跟前，嘴里念着，将酒从龙老四的头上倒下。

酒从龙老四的头上流下。

一排铜鼓敲着。后景，龙月明在看着。

龙老爹又将一碗酒倒在龙老四头上。

酒顺着龙老四的头、脸流下。

前景四个强壮的后生站立着。后景龙老爹的第二碗酒倒完，龙老四站起，青年递上一件衣服，龙老四接过衣服向前景走来。龙老四将衣服抖开穿上。

一排铜鼓在敲打着。

一排强壮的后生光着脊背，有力地敲打着铜鼓。

龙老四凝视前方，再次跪下。一张大网在他的身后张开。

一排敲着的铜鼓摇过画。

一张大网从龙老四头顶掠过。

师公手拿面具在跳神念咒。

龙老四严峻的脸，一张大网还在他的头顶掠过。

一面铜鼓敲着。

一个健壮的背肌在振动着。

一个年轻的后生。

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男子。

龙老四严峻的脸。

激流奔腾的红水河。

在观望人群中的兰青、龙月明。

龙月明：“兰局长，你好有眼福。”

兰青：“跳网的风俗很有意思。”

龙月明：“这是我们龙泉寨远古传下来的习俗，每个男人长大成人都要往红水河里跳一次网，驾船驶过险滩，他就可以独立生活，到寨子外面谋生了。”

兰青：“习俗古老，可很有哲理，就象征挣脱人生的网，怪不得龙泉寨尽出龙。不过，这跳网还是很危险的。”

龙月明：“可不是嘛，我二哥没挣脱这张网，撞到礁石上死了。”

兰青有所感慨，继续观望跳网仪式。

跳网仪式现场，龙老四勇敢地向悬崖边走去。

悬崖上，龙老四勇敢地跳入激流奔腾的红水河。

激流中，龙老四浮出水面，向前方游去。  
龙老四奋力挥臂游到小船边，爬上晃荡的小木船。  
龙老四奋力划着小木船，闯过激流。

兰青看着闯过急流的龙老四，对龙月明说：“小龙，我想在你们寨子里挑选几个跳过网的后生到我们工程局来，你说他们愿意吗？”

龙月明：“愿的，不过就怕寨子的老人不同意，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远古传下的风俗。”

兰青：“那你呐？你不是流到我们田里来了？”

龙月明：“我嘛，是地下水，悄悄流出来的。”

兰青：“这跳网就像我们工程局在双狮滩建电站一样，我们这也是一次关键的跳网。”

## 五十 师公醉酒

龙泉寨的小巷。

几分醉意的师公，哼着小曲从远处一摇一晃地走来，兰青、龙月明边走边说从画右走进，与迎面而来的师公相遇。

师公：“月明妹仔，你回来了？”

龙月明：“回来看老祖爹。”

师公：“听说你在工地开一部桔子色的开山机。”

龙月明得意地：“顶得上几十头大水牛呐。”

师公：“你懂得没有，桔子色不吉利。”

龙月明：“为什么？”

师公：“桔子有酸又有甜，你机上是酸桔色，难免要碰上心酸事，哪天我到工地为你消灾。”

龙月明哈哈大笑：“不用了，我那部开山机装的是甜桔子，没有灾。”说完，拉着兰青走出画。

师公醉意朦胧地跌倒在地，一副狼狈相。

## 五十一 老四编筐

龙泉寨内。龙老四家的木楼晒台。

龙老四正在编织竹筐。龙月明、兰青从后景进画。

龙月明：“龙四哥，你跳网回来也不歇一下。刚才你真勇敢。”

龙老四：“勇敢有什么用。”

兰青：“老四，你编的箩筐可真结实。”

龙月明：“四哥的箩筐，在墟上是有名的。”

兰青：“老四，你多编些箩筐，我们工程局都包下来，这下你可成箩筐专业户了。”

龙老四：“谢谢你了，兰姨娘。”

龙月明：“四哥，给。”

龙老四夺过龙月明递上的竹条狠狠地丢下。

兰青：“那那我们走了。”说完，兰青、龙月明向画左走出。

龙老四继续编着竹筐。

## 五十二 动员搬迁

龙泉寨内。

龙老爹的木楼前，龙老爹正在牛栏里喂牛，兰青、龙月明从画左进画。

兰青：“老爹，我来看你来了。”

龙老爹：“兰青妹仔，你好啊！”

龙月明：“老祖爹，我回来啦！”

龙老爹：“嗨，你也回来了，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你瞧你这个样，连老牛都不认识你了。”

龙月明：“男人跳了网就可以闯世界，女人为什么不可以。”

龙老爹：“就你会说。”

龙月明：“老祖爹，您今年是一百大寿，有人特地从山外头给您准备了寿礼，祝您长寿。”

龙老爹：“哦，山外头还有人记得我活了一百岁了。”

龙月明讨好地：“嘿嘿，人家知道您的嗜好，给您准备了您最喜欢的东西，您猜猜。”

龙老爹：“最喜欢？”

兰青：“您看。”

龙月明递上寿礼：“您猜一猜。”

龙老爹接过寿礼，闻了闻，高兴地：“云南烟丝。贵州的酒、云南的烟。人们都说，云南的烟难买呀。”

兰青高兴地：“这是我爸让我亲自给您老送来的。”

龙老爹画外音：“你老子在省府里做大官，还记得我这个老骨头爱抽云南烟丝？！”

兰青递了眼色给画外的龙月明，对龙老爹说：“他跟我说，就是我再忙，也得来看您哪！”

龙月明：“老祖爹，我在兰姨娘手下做工，你该放心了吧。”

龙老爹：“你就会钻空子卖乖。”

龙老爹从牛栏走出，问兰青：“你来有事吗？”

兰青：“老爹，你看咱们这双狮滩建水电站的事……”

龙老爹：“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一百岁？”

兰青：“为什么？”

龙老爹：“就是因为我们有双狮山的两头大狮子把门，我们才出龙种龙孙出寿星。”

龙月明：“老祖爹，你老迷信呀，我们寨子兴旺发达，是靠我们山好水好才能养人的。”

龙老爹：“你再插嘴我就敲碎你的脑壳。”龙老爹绕过兰青走上台阶，回头说：“我知道你还有什么事，就是乡长、县长来劝我，我们也不搬。”说完，进堂屋去了。

兰青递给龙月明一个眼色，龙月明紧追而去：“老祖爹。”

龙老爹的堂屋内，一盆塘火在烧着，龙老爹从画左进画，在火堂边的小凳坐下，龙月明、兰青尾随而到。

龙月明：“兰局长，你请坐。”

兰青：“老爹，这大坝一建起来，龙泉寨就得淹到水底下啦，您老哪能不搬呐。”

龙老爹：“那就不能挪一下，挪到上边去，或挪到下边去都可以嘛。”

兰青：“老爹，这建电站不是一个省，一个县的事，这是国家大事，这是经过国家反反复复勘探考察才决定的。”

龙老爹：“那就一点也不能改，一点也不能挪了！”

兰青：“确实不能改，不能挪了。所以，就要咱们龙泉寨做出牺牲了。”

龙老爹：“牺牲？牺牲的还少吗？苏维埃的时候，咱们龙泉寨的赤卫队死了多少条命，现在山里头的树都砍光了，这不也是牺牲吗？也该轮到城里的人牺牲牺牲了。”

龙老爹说完站起，向一旁走去。龙老爹拿起青草，掀开一

块楼板，喂着木楼下的牛。龙月明来到龙老爹身旁责怪道：“老祖爹，您怎么老跟她讲死人，讲不吉利的话呢？”

龙老爹：“怎么？”

龙月明：“她爷爷死在这里你是知道的，前几年……”

兰青在拨弄塘火。

龙月明画外音：“……她男人为了水电建设，来这里勘探，也把命搭在这条河上了。”

龙老爹：“真的，她是苦命的女人啊！”

龙月明：“还有她的儿子，她的独苗儿子，也是学水电的，又要走他父母的路，他们一家子几代人都要把命献给这条河了！”龙老爹面露难色的站起回到火塘旁。

龙老爹对兰青：“你呀！叫我龙老爹说心里话，我想不通，可是想到你们兰家的人，我不通也得通啊。”

兰青：“老爹。”

龙老爹：“你们兰家一家人，把命都给了红水河，我们龙泉寨也只好交给红水河了。”

兰青感激地：“老爹！”

### 五十三 悲壮搬迁

龙泉寨的大榕树下。

龙泉石碑前，村民们围站着，龙老爹走到石碑旁，用手抚摸着石碑，不舍地：“搬走了！我们要搬走了，就要离开老祖宗住的地方！寨子可以淹没，老木楼可以淹没，大榕树也可以淹没，老祖宗留传下的龙泉石是淹不得呀，扛吧，把它扛到山顶上去。”



龙老爹离开龙泉石碑，非常悲伤地走了。

师公走到碑前跪下：“点炮。”

师公念着咒语，向石碑拜下：“起碑。”

一后生看着龙泉石碑。

龙泉石碑。

龙老八看着。

龙老四看着。

龙老四与一后生拿绳索、竹杆，准备起动龙泉石。

一排铜鼓敲打着摇过画。

又一排铜鼓敲打着摇过画。

抬石碑的队伍穿过铜鼓阵，龙老爹不舍地尾随抬石队伍。

抬石碑的队伍走上山坡。

抬碑的队伍走过山顶。

龙泉寨村头，龙老爹带领着乡亲们离开村寨。

村民们牵着牛、羊经过榕树下。

龙老爹带领搬迁队伍在龙泉寨的索桥上。

拉着车，牵着牛、羊的搬迁队伍在索桥上。

索桥上牛群经过。

索桥上羊群经过。

师公一副悲凄的样子趴在索桥边栏上哭喊着：“神的河啊！龙的河啊！你为什么保护不了我们的牛、羊、村寨？！为什么呀……”

弯弯曲曲的红水河，河水奔流。师公的画外音“……为什么呀？！”



## 五十四 安装受阻

南方工程局的拌和楼电脑控制室。

罗工程师与日本专家横田先生交谈着，莫国凡坐在一旁：“罗工啊，这一次可砸锅了，要在‘中央军’面前丢脸，还要在老外面前丢脸，唉！”

兰青走进控制室，发现莫国凡痛苦的样子，放下安全帽，走到莫国凡身旁：“老莫你不能再在这呆下去了，你赶快上医院去吧，你不能这么超负荷运转。”

兰青朝画外：“小许，你赶快送莫局长上医院去。去吧，去吧。”兰青来到横田身边，询问安装出现的故障问题。

横田通过翻译：“我干了二十多年的安装工作，还没有遇到过难题，我也很着急，容我想想办法。”

兰青听后，将罗工程师拉到一旁：“罗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工：“这是一台新型的拌和楼，在我们工程局是第一次安装，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难题呀！”

兰青低头想了想，对横田：“横田先生，是不是要请求一下你们总部，请你们总部再派人来？”

横田用日语答道：“请局长让我缓两天考虑，好吗？”

## 五十五 秋博支援

南方工程局拌和楼楼梯处。

李秋博与一工程师赶到，在楼梯拐弯处与兰青相遇。

兰青：“哟，老李，我正要去找你。”

李秋博：“这回我们是不请自来。”向兰青介绍：“这是我们的制冷工程师。”

兰青：“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

李秋博：“刚才听到报告。听说双狮山的狮子下山找你们麻烦，我们专门帮你们赶狮子的。”

兰青：“难得你们想着我们。”

李秋博：“也难得你们帮我们哪。上一回，你们帮我们赶了一回山，这回，我们帮你们赶狮子。”

兰青将李秋博请上拌和楼。

## 五十六 老爹安家

搬迁新村。

龙老爹坐在新房的火塘旁，抽着旱烟，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一乡干部走进。

乡干部：“老祖爹，我代表乡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

龙老爹：“看我？！你看看这墙吧，一个格一个格，像小学生的写字本，我又不在墙上写字。你看这地，硬死人了，跌一跤，不破头也得断腰骨。坐，坐。”

龙老爹与乡干部走到火塘旁坐下。

龙老爹：“我那几头沙牛牯不住在我的楼板底下怎么可以呢？它们要是病了、饿了我都不晓得，开天辟地以来，这牛都是跟着主人住，分开哪能使得。”

乡干部：“老爹，你的锅灶怎么放在睡房里，搬到那边的厨房去不好吗？”

龙老爹：“我不要厨房，我要火塘，我也不睡在空荡荡的床，我就睡在火塘旁边。这不住在河边，后生们成人了怎么跳网呵，村头也没个老榕树，也没有大青石板，我们这些个老不死的，要想摆个龙门阵，上哪摆去啊！”

## 五十七 师公喝酒

龙老四的藤器店前。

龙老四以豆代数数着，采购员点数着箩筐，将钱付给龙老四。龙老四接过钱，数不过来，将一叠钱塞进衣袋。画外传来王贵香的叫声：“龙老板……”

王贵香笑着说：“……钱还是数数的好。”

龙老四傻笑地看着王贵香。

师公坐在王贵香酒店喝酒，看见龙老四，将他招呼过来，龙老四放下手中盛豆子的碗，走到师公旁边坐下。

师公：“老四兄弟，来，我请你喝酒。”

龙老四：“哟，是阿伯呵！您来了，怎么好意思让您请。”

师公：“老板娘，再来一盘鸡，一盘炒蛋，再加一瓶酒。”

王贵香将酒菜送上。

龙老四：“老板娘，阿伯吃的点的，算我的帐。”

师公：“老四，我为你念的经灵不灵？”

龙老四：“灵，当然灵，你保佑我闯过野猪滩，到镇上谋生，现在也混出个人样来了。老板娘，我给你钱。”

师公将龙老四的手挡回，拿出一叠钱：“老板娘，你要几张？师公我有大把的钱。政府搬了我的木楼，我得了好多的钱，我不用种田，不用念经，也可以天天到这里灌尿。贵香餐

馆，酒香尿香人也香，我有钱可以买得天下香。”

龙老四不好意思地：“我阿伯醉了，真对不起，我扶他到我店里去。”龙老四扶起师公走出画。

## 五十八 拌和楼剪彩

南方工程局拌和楼。

新落成的拌和楼，彩旗飘扬，工人们汇集在楼前，等待着剪彩。兰青、莫国凡、李秋博在交谈着。

兰青：“今天是西方的愚人节，是老李使我们没有成为愚人呵！”

莫国凡：“老李呵，尽管我不服气，可是按我们瑶家的习惯，我还得感谢你。”

李秋博：“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永远不会成为愚人的。”

画外传来叫声：“兰局长，你能过来一下吗？”

兰青走出画右。

横田先生心事重重，兰青来到，翻译对兰青：“横田先生有事找你。”

横田用日语：“兰局长，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

兰青：“只要我们能办到，都可以。”

横田用日语：“谢谢，关于安装技术障碍一事，务请你们不要向我们总部反映，好吗？”

兰青：“横田先生，为什么？”

横田用日语：“一定要讲原因吗？”

兰青：“按规定要按照所发生的情况通报，你说出具体原因，我们可以酌情处理。”

横田：“我们日本不像中国，贵国的师傅们工作都有保障，这是我很羡慕的，如果你们将安装遇到技术障碍的波折通报上去，我在公司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兰青想了想：“这样吧，你等等，我跟我的同事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好吗？”

兰青走出画左。

横田擦着额头上的汗。焦急地等着。兰青走进画。

兰青：“横田先生，刚才我们南方工程局和九十九局的领导商量一下，我们准备在工程情况通报中，把拌和楼有波折那部分省略，怎么样？”

横田感激地一鞠躬：“谢谢！”

剪彩现场。莫国凡的讲话声：“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南方局的好日子，先进的拌和楼剪彩，同时我们感谢九十九局的同志给予我们大力的帮助。”

一辆越野车开进画停下，洪波、黄木胜陪艾尔伯特从车上下来，步入会场与兰青、莫国凡、李秋博握手寒暄。

莫国凡：“艾尔伯特先生并没有失信，终于在愚人节这天赶到了。”

兰青递上报告：“这是试机记录。”

艾尔伯特用英文赞赏到：“好，很好！”

鞭炮燃放。工作人员递上剪刀，洪波、艾尔伯特为拌和楼剪彩，掌声响起，大家相互祝贺着。

兰青：“洪局长，你今天来的正好，艾尔伯特先生跟我们打过赌的，他要请客的。”兰青转向艾尔伯特：“你可不许赖帐哟！”

艾尔伯特用英语：“我一下飞机，看到黄经理的笑脸，就

猜到我要输了。”

洪波：“嗨，我这趟没白跑啰。”

艾尔伯特用英语：“我很高兴我输了，今天出发前，我特地做了准备，你们看……”

越野车的车厢上，一厨师怀抱一只羊，与大家招呼着。

拌和楼楼梯上，兰青与黄木胜走下。

黄木胜：“兰青，告诉你个好消息。”

兰青：“什么好消息？”

黄木胜：“我们买的一大批现代化设备，货到了。”

兰青：“真的，有多少辆？”

黄木胜伸出三个手指。

兰青：“唉呀，你可真小气，才三台。”

黄木胜：“不，这次呀三十二吨的三十二台、二十吨的三十六台。”

兰青：“这可真是鸟枪换炮了，世界银行贷款不容易，这么麻烦的事你给办下来了。

黄木胜：“明天就派司机到防城港提货开回来。”

## 五十九 牛群挡道

公路上，南方工程局的现代化车队行驶着。一群水牛将道挡住，大型车队被迫停下。

龙老爹点着旱烟袋，得意地看着被阻的车队。

喇叭声四起，司机欲将牛群赶开。

几头大水牛站在公路当中。

覃大鼎打开车门，无奈。

龙老爹端着旱烟袋幸灾乐祸地笑着。定格。

第三集完

## 第 四 集

### 六十 龙、宋说爱

九十九工程局的大型机械工地。

小宋、龙月明在一大型吊车下，边走边交谈着。

小宋向龙月明介绍：“这机器，全是国产的。”

龙月明：“这地方太美了。”

小宋：“是很漂亮。”

龙月明：“你听着，我用英语表达我的心意。”

小宋：“好，老师检查功课。”

龙月明用不熟练的英语说着：“中国有长江，有黄河，还有一条红水河……”

横跨红水河的桥上，汽车不停的来回过往，桥下的河水奔流不息。

龙月明画外音：“……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流过我的故乡，秋冬水是蓝色的，春夏水是红色的，我要亲手……”龙月明止住说不下去。

小宋帮助龙月明说出：“驯服”的英语单词。

龙月明继续用英语说着：“……我要亲手驯服它，让它成



为太阳的故乡，让它每天从我心中流过。”

小宋高兴地赞道：“你说的真好，没想到，我送你的T恤还没穿旧，你就能用英语来表达了，你真聪明。”

龙月明：“首先是你这个老师称职。”

小宋：“我真羡慕红水河。”

急流滚滚的红水河。

龙月明画外音：“为什么？”

小宋画外音：“希望跟红水河一样，也能天天……”

小宋看着龙月明：“……从你心中流过。说真的，我很感谢你铲掉我们那个破仓库。”

龙月明：“为什么？”

小宋：“要不然，这辈子就没有机会受罚来教你英语了。”

龙月明拍打着小宋：“你真坏。”

小宋将龙月明搂着：“月明，我，我……”

小宋欲吻龙月明。龙月明将小宋推开。说：“不，不，不能这样。”

小宋：“为什么？”

龙月明：“因为，因为我已经有人啦。”

小宋：“什么，有人了？他是谁？”

龙月明：“按我们寨子的风俗，在我十岁的时候就跟我的堂兄龙老四打过红绳结，订亲了。”

小宋：“什么，和你的堂兄，在你十岁的时候？”

龙月明：“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懂了，我跟龙老四的血缘太近，是不能结婚的。龙老四是个好人。可我，可我，小宋哥我是喜欢你的。”

小宋：“我知道，你什么都别说了，这件事你听我的，你

要努力挣脱这门亲事，要知道，那会儿你还不懂事呢？”

龙月明：“嗯。”

小宋：“好了，我们走吧。”

俩人相依偎着远远走去。

## 六十一 龙、宋看彩车

九十九工程局的工地。

一辆报喜彩车驶过。

旁白：“九十九工程局在双狮滩电站的第一项承包工程一炮打响，职工们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头戴红帽子的九十九工程局的工人议论着。

工人甲：“这几百万元的奖金，个人能得一点么？”

工人乙：“当然能，大河涨小河满，公家得大头，咱们拿小头。”

工人丙：“我们家那部黑白‘多恼河之波’可以换成大彩电了。”

工人丁：“那我们家可以盖新房了。”

公路上，彩车驶过，小宋高兴地：“OK，太棒了！”

龙月明：“看你高兴的。”

小宋：“怎能不高兴，这锣鼓声宣告我的生活将开辟一个新纪元。”

龙月明：“什么新纪元？”

小宋：“我可以进入摩托时代了！”

龙月明：“我还以为你为人间找到火种了呐！”

彩车驶过，站在公路旁的艾尔伯特举起照相机，将这情景

拍下。

## 六十二 工人寄钱

双狮滩邮政所门前。

九十九工程局的工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寄钱，胡子开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驶进画，停在寄钱的队伍旁。

胡子：“哥儿们，怎么样？往家寄钱呵。”

工人甲：“是啊。”

工人乙：“是125C的车吧？”

胡子：“是啊，二手货，便宜。怎么，也给家里寄钱啊？”

工人乙：“是啊，寄两千，我弟弟下个月要结婚。”

胡子：“够不够，从我这先拿点，多寄点。”

工人乙：“谢谢，不用了。”

胡子：“那好，往前走。”

山坡上，南方工程局的破旧工棚前，工人们看着寄钱的队伍，议论着。

工人甲：“吃不着葡萄，不能说人家的葡萄是酸的。”

工人乙：“红水河的人却不敢投标。”

工人丙：“可不是嘛！”

工人丁：“我们哪，是白守着金饭碗了。”

## 六十三 莫妻煮药

莫国凡的家。

莫妻正将煮好的中药往碗里倒，莫国凡手摇葵扇，靠在床

上。

莫妻：“工人们都在讲闲话。”

莫国凡：“讲什么？”

莫妻：“讲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把头缩在大锅饭的乌龟壳里，好处都让人家占了。”

莫国凡：“当领导的就是要宰相肚里能撑船。”

莫妻端着药，边走边说：“还撑船呢，人家说，你这个宰相要是早点让给兰青来当，咱们局也用不着缩在乌龟壳里了。”

莫国凡接过莫妻递过的药碗，莫妻在床边坐下。

莫国凡：“兰青也是我破格提拔的，她是千里马，也是我这伯乐举人唯贤嘛。”

莫妻：“啥伯乐？要不要我揭穿你的沙锅底！”

莫国凡放下药碗，起身出画。

莫妻不解地：“你……”

## 六十四 青、莫谈承包

南方工程局大院内。

兰青、莫国凡坐在大树下的石凳上。

莫国凡：“你看看今天人家这场面，工人们议论纷纷，都怪我当初心里没底，没敢投标呵。”

兰青：“这事不能全怪你，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水到渠成嘛。”

莫国凡：“是呀，现在工人们也从这前前后后变化中悟出道理来了。”

兰青：“是呀，我们的工人原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

他们要求承包的自觉性很高嘛。”

莫国凡：“是呵，下面混凝土围堰工程是一个很大的标，恐怕我们还吃不着呢。”

兰青：“为什么？”

莫国凡：“人家九十九局在红水河上头一炮可是打的很响哪。我建议成立一个决策委员会，研究一套方案，再说我们还可以利用地方优势嘛。”

兰青不解地：“地方优势？”

莫国凡：“是呵，比如你爸爸是省长，说得上话，甲方黄木胜经理跟你是老校友，再说对你又……”

兰青：“地方优势我一定会去找的，但是我不希望个人的事跟工程纠缠在一起。好了，你快吃药吧。”

莫妻端着药走来，莫国凡接过药一口喝下，莫国凡被药呛着。

莫妻：“哟，看你急的，恨不得一口吞下去。”

莫国凡：“我得不急嘛？我恨不得一口把药吞了，还恨不得一口把围堰工程的标也吞了。”

兰青：“你呀，总是想一头狮子独占红水河。”

莫国凡：“我也是为咱们工程局着想呀。”

## 六十五 老四打小宋

九十九工程局的大型机械工地。

小宋在等着龙月明。画外传来喊叫声，小宋回头。

龙老四从远处跑来：“拐女人的汉家仔。”

小宋不解，龙老四进画，站在小宋跟前。

小宋：“你找我有事吗？我认识你，你叫龙老四。”

龙老四：“你认识我，你当然认识我，你抢走我的女人，你还能不认识我，你还有胆带我的女人来看我跳网。”

小宋：“老四，你听我讲，你和龙月明是堂兄妹，没有出五服……”

龙老四从腰间抽出一把刀摔在地上：“你要是有种的话，我把这把刀借给你，你把我宰了，你就把月明妹带走，你要是输的话，从今后，不准碰月明妹半根毫毛。”

小宋冷静地看着龙老四。

龙老四怒气地瞪着小宋。

小宋弯下腰，拾起地上的刀递给龙老四，龙老四一把将小宋推开，小宋将刀丢下走了。

龙老四看着远去的小宋，捡起刀向小宋追去。

小宋低头走着，画外传来龙老四的喊叫声：“站住！”小宋回头，发现龙老四追来，转身向大型吊车的铁梯跑去，老四尾随追来，两人跑进大型吊车的狭道里，厮打起来。

龙月明从远处走来，听到画外传来的打架声，急跑上前高喊着：“老四、小宋，你们快出来。”

大型吊车里，传出龙老四打小宋的声音，画外龙月明的喊叫声：“你们别打了……”

龙月明焦急地喊叫着：“……快来人哪！”急得跑出画右。

龙月明跑到大型吊车的铁梯下，龙老四从吊车的狭道走出，龙月明：“龙四哥。”龙老四不理龙月明，走下弦梯出画。

小宋从狭道走出，龙月明看见，急跑上弦梯，帮小宋擦着血迹。小宋：“别担心，没事。我没打他。”龙月明点头应着。小

宋看着远去的龙老四，举起手中的刀高喊：“老四，你的刀。”

## 六十六 大学生来到

公路上。

一辆面包车行驶着，车上坐着南方工程局人事处的老樊，及四个新到的大学生程勇、白宁、罗小静、曹鄂生。

白宁看着车窗外，感到新鲜：“老樊，我们下车摘些花好吗？”

老樊：“快到了，到了双狮山，满山都是花，够你摘的。”

白宁感到奇怪地：“老樊，红水河的水怎么是红的呢？”

公路旁，依山而流的滚滚红水河。曹鄂生画外音：“这你还不知道呀，雨水冲刷了两岸的红土就成了红水河。”  
车厢内。

罗小静：“我知道，它叫红水河是因为传说有一个找太阳的女人的血染成的。”

程勇：“我知道这个故事，在远古的时候，太阳曾经很长时间没有出来，人们都争着要去找太阳。老人们说，他们经验丰富，可以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青年人说，他们身强力壮，什么都不怕；小孩们说，找太阳要很长时间的，没准要找一百年呢，我们去最合适。”

白宁：“后来到底谁去了？”

程勇：“这时候，站出来一个年轻的怀孕妇女。”

曹鄂生：“是个年轻的怀孕妇女？”

程勇：“对，她说：‘我不仅身强力壮，能走很长的路，而且走不完的路还可以让我的孩子继续走。’壮族人叫她玛勒。后来玛勒老了，死了，她生下的孩子又继续去寻找太阳。”



罗小静：“程勇，你怎么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还详细呢？你又不是读中文的。”

程勇：“我母亲是壮族人，我小时候就爱听她讲的这个玛勒的故事。”

白宁：“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 六十七 大学生到局

南方工程局的大院内。

大学生们乘坐的面包车驶进大院停下，老樊从车上走下，帮助大学生们卸下行李，程勇等先后下车。莫国凡从远处迎上。

莫国凡：“欢迎，欢迎呵！”

老樊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工程局的莫副局长。”

莫国凡与四个大学生握手，大学生分别自我介绍。

白宁：“我叫白宁，是学自动控制专业的。”

曹鄂生：“我叫曹鄂生，水利电力学院的。”

罗小静：“我叫罗小静，中文系的。”

程勇：“程勇，水电专业。”

莫国凡与他们一一握手，问道：“怎么样，路上有人哭鼻子没有？”

老樊：“哭鼻子没有，只是有人想下车摘花。”

莫国凡大笑：“是呵，四年前，我们进点到这儿，也来了四个大学生，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是坐船来的，一上岸，四面都是山，连路都没有，住的是通风的竹棚子，夜里听见狼叫，有两个女的吓得放声大哭。”

众人大笑。



白宁：“我们比他们进步了，是吗？”

莫国凡：“我们瑶山有句话：哭的最伤心的人，后来笑的最响。你们呐，虽然不一定像他们那样住工棚，但是有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呵？”

曹鄂生：“我报考水电专业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白宁：“没想到，我学自动控制专业的，会分到山里来。”

罗小静：“我是学中文的，专业本身就要吃苦。”

程勇：“把建设水电站理解为吃苦，那也太简单化了。”

莫国凡：“程勇说的好呵，不愧是水电世家的第五代。”

白宁：“这么说，程勇就成为他们家的‘龙的传人’了。”

众人大笑。

## 六十八 张总看岩面

红水河旁的辉绿岩。

张大颐手拿地质锤敲打着辉绿岩面。洪波、黄木胜、李秋博、兰青、莫国凡也在一旁探查着岩面。

张大颐：“你们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吗？”

洪波：“张老关心全国重点工程，请对我们的工作做指示。”

张大颐：“和你们同期上马的全国五个大电站，我都一一看过了，双狮滩是最后一站，如果说走了前四个电站我还拿不定主意的话，今天双狮滩这一站使我充满信心，胸有成竹。第一，你们承包试点进行的卓有成效。第二，这一带基础岩面非常好，完全是坚固无比的辉绿岩。”

黄木胜：“张总将有新式武器推出。”

张大颐：“是的，是新式武器，八十年代筑坝新技术。”

莫国凡：“什么呀？”

张大颐：“用碾压混凝土筑坝。”

兰青：“这在国外是一门新技术。”

李秋博：“张总呵，我们早就想这么干了。”

张大颐：“碾压混凝土技术，目前只有美国等几个国家使用，我们打算把它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回到北京，我要向部里提出，把这个既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的双狮滩水电站工程。我再透露一个情况，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为长江大三峡工程作准备的。”

莫国凡：“这事，我总觉得像跳网，跳不好船翻人亡！”

兰青：“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干。”

李秋博：“张总，这个工程我们九十九局干了！”

兰青、莫国凡在一旁不服气地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

兰青：“那我们南方局也干了。”

莫国凡：“对！”

张大颐满意地：“好呵，双狮滩的两头狮子都发威了。”

## 六十九 鸟枪换炮

南方工程局的现代化设备停车场。兰青、莫国凡陪同张大颐察看新设备。

莫国凡：“这些都是先进设备。”

兰青：“都是三十二吨的。”

张大颐：“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是‘局别三日’不只是刮眼睛也刮脑袋了。”

兰青：“从不服气到争气嘛！”

莫国凡：“对。”

张大颐：“听说你们把工人都发动起来了。”

兰青：“是啊，跟着老虎会跑山，我们跟九十九局在一起，能不动起来吗？”

张大颐：“怪不得我刚才提出碾压混凝土时，你们敢狮子大开口。”

三人大笑。

## 七十 混凝土喝冰水

南方工程局的碾压混凝土工地。

钢钎撬着。

白宁抬头发现什么，对程勇说：“你看，送冰水的来了。”

两个工人正将一大桶冰水放在斗车上，白宁、程勇跑进画，来到冰水桶旁，接过工人递上的冰水仰脸就喝。

程勇：“真凉快啊！”

白宁用手捅捅程勇，指指画外：“你看。”

覃大鼎满脸大汗，喝着自带壶中的水，抬头看了看炎热的太阳。

一工人擦着脸上的汗珠。

白宁端着两杯冰水来到覃大鼎身旁：“覃师傅，这么热怎么不喝送来的冰水。”说完递上一杯冰水。覃大鼎用手指着另一处：“你看，那边恐怕更需要冰水。”

白宁顺着覃大鼎指的方向看去：“呀！真可惜，干嘛要把冰水倒掉呵？”

冰水浇在混凝土上。

白宁回到程勇旁边，程勇：“我明白了，天太热，混凝土凝固快，为了确保质量，工人们把冰水让给混凝土喝了。”

白宁有所悟：“我懂了！”

说完，两人走出画。

工人将冰水桶抬走，把冰水全都浇在混凝土上。

程勇、白宁躲在堆放混凝土预制板的荫凉处。

程勇：“我们来了四天了吧？”

白宁：“我觉得好像四个月，四年了。”

程勇：“你晒黑了。”

白宁：“黑的厉害吗？这可怎么办哪？”

画外一声“咔嚓”，白宁、程勇的画面出现底片的效果。

艾尔伯特放下手中的照相机，转身发现什么，又举起相机，按下快门。

荫凉处，两个偷闲在下棋的工人，被艾尔伯特用照相机拍下。

躲在荫凉处的白宁发现什么，用手一指示意程勇看。

坐在小宋摩托车后座上的龙月明得意地向白宁、程勇招手。摩托车启动开走。

程勇看着远去的摩托车：“我也买辆摩托车，搭你好吗？”

白宁高兴地：“OK，你买吧。”

## 七十一 汽车进政府

一辆越野车内，兰青坐在车上，像是在想着什么。汽车驶进政府大门。

旁白：“兰青虽说不愿意发挥地方优势，但在承包揭晓的前夕，还是乘车赶往省城，要为自己的工程局争取承包。”

## 七十二 兰青找父

兰杰民办公室内。

兰青坐在沙发上，兰杰民走到兰青身旁坐下。

兰杰民：“你呀，太累了。我看回头跟我回去，好好睡上一觉，然后我们再谈好吗？”

兰青：“爸，我呆会还要去找黄木胜呢。”

兰杰民：“找黄木胜，哦，好，好。”

兰青：“好什么呀！我去找他办公事。”

兰杰民：“办公事，听说你们那现代化气势把部里的张总给震住了。”

兰青：“我们上上下下都在讨论改革，特别这次搞投标，大家积极性可高了。”

兰杰民：“我知道，过去当配角，这回当主角了。”

兰青：“怎么，不行吗？”

兰杰民：“行，嗯，我还听说你们局要成立什么投标决策委员会，是不是？”

兰青：“爸，你什么都听说了。”

兰杰民：“我只有一样没听说。”

兰青：“什么？”

兰杰民：“就是关于你是不是找到对象的事，我可是消息闭塞。”

兰青：“爸，我这次来可不是找你谈个人问题的。”

兰杰民：“那怎么，是找我开后门。”

兰青：“您是省长，也应该听听我们基层的汇报。”

兰杰民：“嗯。”

兰青：“我们工程局这次搞投标，你也都听说了，我们要求政府能扶持我们一把。”

兰杰民：“嗯，这些事我们会考虑的。呵，来，我给你看些材料。”

画外传来电话铃声，兰杰民起身走去接电话：“喂，是我，……那就这么定吧。……”

兰青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画外，兰杰民放下电话，走进画，看见睡着的女儿，心疼地摇着头，拿起放在茶几上的衣服，给兰青盖上。

兰青醒来：“爸。”

兰杰民画外音：“小青呀！听说你没日没夜的忙？”

兰杰民、兰青边走边说，来到办公桌旁。兰杰民坐下，从抽屉里拿出材料及一叠照片，递给兰青。

兰青翻看着材料：“哟，把我卖了都不知道呵。这是谁搞的？”

兰杰民：“外国专家组，他们每周有周报，每月有月报，每季度也有，将我们工程的情况汇报给世界银行。也抄报给我们。”

兰青：“他们办事确实很认真。”

兰杰民：“外国专家对你们和九十九局的评价是不错的。艾尔伯特的报告还经常附有一些照片。”

两工人躲在荫凉处下棋的照片被翻过，程勇、白宁躲在荫凉处的照片。

兰杰民画外音：“小勇这张是怎么回事？刚上班就谈恋爱了。”

兰青：“我想不会吧，这个姑娘是跟他一块分来的大学生。这姑娘还是很不错的。”

兰青继续看着照片。

### 七十三 兰青进公司

红水河电力开发总公司。

兰青乘坐越野车驶进公司大门。

### 七十四 兰青摸底

红水河电力开发总公司黄木胜办公室。

黄木胜坐在办公桌前，写着什么，兰青进来。

兰青：“老黄。”

黄木胜：“哟，兰青看你风尘仆仆的，连家也没回。来来来，我给你倒杯茶。”

兰青：“别别，我来找你是有急事的。”

黄木胜：“怎么样？小勇到了工地还可以吗？”

兰青：“挺好。”

黄木胜：“找我有什么事吗？”

兰青：“谁让你是老板呢，说实在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

黄木胜：“放心吧，老同学，反正明天就要公布投标结果了。”

兰青：“我们这一百多号人，可就靠着这个吃饭呢。老黄，怎么样？我们局有没有希望。”

黄木胜欲答，被电话铃声打断。

黄木胜拿起电话：“喂，我就是，什么，我女儿发烧了。嗯，好好好，我马上去去。”

兰青：“怎么，你女儿……”

黄木胜：“你在这儿先等等，我去看看。”

兰青紧随黄木胜走出画。

## 七十五 玲玲住院

医院病房内。

黄木胜的女儿玲玲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黄木胜坐在玲玲的床头，兰青在一旁给玲玲盖着毛巾被。

黄木胜：“她妈妈到香港三年了。离婚的时候，玲玲只有一岁，几乎是我把她带大的。我到工地的时候，就把她交给姑妈照应。”

兰青：“玲玲，好好睡觉啊！”

黄木胜、兰青两人走出病房。

## 七十六 青、黄交谈

医院病房走廊。

兰青、黄木胜边走边谈着。

兰青：“这些年，你带着孩子也确实不容易，依我看，你也别再熬下去了，是不是再找一个，最起码的，她也能帮你照顾孩子。”

黄木胜：“没想到，你替我考虑的还挺周到。”

兰青笑笑，叹着气走了，黄木胜紧跟而上。



## 七十七 承包签字

黄木胜作为甲方代表，与乙方代表的兰青、李秋博，在承包书上签字。

旁白：“这一年的秋天，双狮滩水电站碾压混凝土围堰工程，招标揭晓，上游围堰由南方水电工程局施工，下游围堰由九十九工程局施工。”

签字完毕，兰青、李秋博相互交换承包书、握手。

旁白：“兰青虽说和李秋博是承包竞争的对手，她，却把李秋博请到家里吃饭。”

## 七十八 饭桌叙旧

兰杰民家的客厅。

兰杰民、李秋博坐在餐桌旁，兰青端着一盆田螺来到餐桌旁：“来来来，尝尝鲜。”兰青将田螺放在餐桌上，对李秋博说：“老李，你已经好久没有吃过家乡的田螺了吧？”

李秋博：“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

兰青：“这可比建电站简单多了。”

李秋博：“吃到了家乡的田螺，就有一种大雁归巢的感觉呀！”

兰杰民：“嗯。你知道吗？李氏兄弟中有一个叫李清甫，他变卖了家产参加了红七军，打仗很出色……”

兰青好感地看着李秋博。

兰杰民画外音：“……可惜呀！在我们中央红军……”

兰杰民继续说着：“……长征过草地的时候牺牲了。还有，你们李氏兄弟也有一个李宗仁的部将。”

李秋博面有难色的看着兰杰民。

兰杰民画外音：“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拚死拼活，想不到，今天当晚辈的却在这条红水河上流血流汗。”

## 七十九 冬青叙旧

兰杰民家门前的冬青树旁。

兰杰民边修剪冬青树边与李秋博交谈着。

兰杰民：“为了你的身世，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李秋博：“是呵，反右的时候只是小菜一碟，文革动乱差点丧了命。”

兰杰民：“这使我很感慨呀！你这个局长当的很出色，可当时都没人过问。”

李秋博：“像我那样出身的人，人家躲还躲不及呢，谁还敢委以重任。”

兰杰民：“当年李宗仁回广西，我陪同他参观了西津水电站，他看到家乡的成就很高兴。可是我，却不理解中央的政策，规定我们电站的职工可以列队欢迎但不准鼓掌，不准笑。”

兰青拿着毛巾走来。

李秋博不解：“为什么不准笑呢？”

兰杰民：“哎，这个列队相迎可是出于礼节，这鼓掌和笑呢就是出于感情了。”

兰青将毛巾递给兰杰民：“爸，您当时怎么那么‘左’呀！”

兰杰民接过毛巾，擦着汗：“是呀，我也不知道，我当时

为什么那么‘左’。哎，听说你还没成亲哪？”

兰青从李秋博身后走过，看了李秋博一眼。

李秋博：“年轻的时候，一个右派谁敢跟，我也不愿连累人家。后来有几个好心人帮介绍了几个，起初还可以，了解深了，人家知道咱们在深山野岭，咳，就又吹了。”

兰杰民：“搞水电的人，找对象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呀！”

李秋博：“兰副主席，要是省里能批准我们在省城建立一个生活基地，这样就可以解决一批农转非的户口问题，就会大有利于解决我们的‘老大难’问题。”

兰杰民看着李秋博笑了。

李秋博画外音：“要是省里能同意，那就好了。”

兰杰民：“李局长，你真是会见缝插针哪。这个……建基地的事，涉及面广，我一个人定不下来。”

李秋博失望地：“那我只好打单身了。”

兰杰民笑着看李秋博。画外传来程勇的叫声：“外公。”兰杰民寻声望去。

程勇带着白宁走到兰杰民、李秋博、兰青身边，介绍着：“这是白宁，我的同事和朋友。”

兰青招呼着：“好了，小勇，你快带你的朋友进屋洗脸，吃饭吧。”

程勇答应着，领着白宁进屋去了。

兰青关心地对兰杰民说：“爸，您也回屋歇会吧。”

兰杰民：“好，好。”转身向屋里走去。

兰青将手中的扇子递给李秋博，说道：“我爸对你的印象不错啊。”

两人转身也向屋里走去，边走边交谈着。

李秋博：“老人很随和。”

兰青：“那当然了。”

李秋博：“我和他讲了不少心里话，就是没有时间跟你谈谈。”

两人在屋门前的长廊停下。

兰青：“秋博，你也该轻松一下了，怎么样，今天晚上，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李秋博：“看你这么轻松我真高兴，我也好久没看电影了。”

兰青：“那好，我去换衣服。”

李秋博：“哎，等等。工地上还有很多事情，我看今天就算了，以后我再陪你看。”

兰青：“好。”

李秋博：“噢，你做的田螺很好吃。”

兰青：“欢迎你再来。”

李秋博：“一定。好，代我问老人好，再见。”

李秋博将手中的扇子还给兰青，转身走出画。

兰青挥着手中的扇子与远去的李秋博道别。

旁白：“李秋博好像心中有事，婉言谢绝了兰青请看电影的邀请，到底为什么呢？”

## 八十 兰家代沟

程勇、白宁坐在客厅的饭桌上吃着田螺，边吃边玩着桌上摆着的笑娃，程勇用手一按，笑娃发出一种大声的怪笑。兰杰民走到程勇身旁。

兰杰民：“都大学毕业了还玩这些东西。我问你，到工地

一个多月了，有什么感受？”

程勇：“电站建设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可还是太辛苦，并不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轻松。”

兰杰民看着程勇：“哦，马克思怎么说？”

程勇边吃着田螺，边对兰杰民说着：“马克思不是说，现代化实现以后，劳动变得很轻松，人们还有富裕的时间从事音乐、绘画方面的活动。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兰杰民：“你这是把现代化与共产主义两个概念混淆了，你的第一感受是搞现代化很艰苦。嗯，还有呐？”

程勇：“再一个，咱们乡下的老百姓太穷，生产方式又落后，倒是咱们创造的价值，都填补在这种无穷无尽的扶贫中。”

兰杰民：“你的第二感受是前途渺茫。小勇呀，你应该看到红水河这些梯级电站建成之后，它不仅能彻底改变咱们区的面貌，而且还可以使南中国发生巨变。”

程勇：“外公，你是政治家，我说不过你。”

兰杰民坐在沙发上，继续问程勇：“还有什么感受啊，感觉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吗？”

程勇看看外公，又转向白宁，两人相互对视着。兰杰民在画外问道：“姑娘，你呢？”

白宁：“我呵，洪局长向我们描绘过将来水电站自动化遥控的情景，将来值班人员可以在基地或是城里遥控楼上班。我觉得这样太好了，而且我们能亲手描绘这样的蓝图，真是太好了。”

兰杰民：“好，你的感受比他好。小勇，我再问你，你们工程局接受了国家的重点科研任务，为上大三峡电站做准备，进行碾压混凝土的试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波澜吗？”

程勇：“这是日常的科研活动，我并不激动，我倒是想了许多。”

兰杰民：“哦，你在思考什么？”

程勇：“我在想，我们的国家原来是一个文明古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就一直落后了。就拿水力建设来说，人家美国三、四十年代就开发了密西西比河、田纳西河，苏联也在四、五十年代把西伯利亚的水利资源开发出来，而到咱们国家，七、八十年代还处在初级阶段。”

兰杰民有些生气地从沙发上站起：“你是对我们的现实不满意，是吗？你们哪，太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说完转向窗外。

程勇边收拾桌上的田螺壳，边对兰杰民说：“外公，你们这代人哪，就爱纵向比较看过去，而我们呢，爱横向比较看外面。反正，我觉得我们国家背历史‘包袱’背得太重了。”

兰青从厨房里走出，阻止程勇：“小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程勇收拾碗筷，走进厨房。

兰青看着兰杰民。兰杰民转过身来，对兰青说：“这孩子当年他还对我说过，要做普罗米修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他这回回来，不知干什么？”

程勇从厨房走出，说道：“我回来有事嘛。”

兰青：“你……你这次回来请假了吗？”

程勇：“请事假了。”

兰青：“你回来有什么事？”

白宁从厨房出来，走到饭桌前，端走盛田螺的盆。

程勇继续说着：“我从工地回来，太不方便了，老要搭人

家的车，又搭不着，我想买辆摩托车。”

兰杰民在画外生气地：“买摩托车？……”

程勇抢道：“是啊，工地上不少工人都有。”

兰青：“人家买摩托车，是多年的血汗钱买的，你拿什么买呀？”

程勇在画外答道：“家里帮买嘛！”兰青看看程勇，又转向兰杰民。

兰杰民有点火了：“你呀！对工地没感情，买摩托车倒有感情了？！你已经自立了，自己挣钱，你买汽车也行。”说完，兰杰民生气地坐在沙发上。

兰青赶快支走程勇：“走吧。”

程勇拿起桌上的笑娃，向厨房走去，留下一片笑娃的怪笑声，兰青不知所措地看着兰杰民。

兰杰民：“小勇到了你身边，你得抓紧点。到了工地，你告诉他，买摩托车的钱，他挣一半，家里给他补贴一半。”

兰青端着一杯茶走到沙发前，递给兰杰民，在兰杰民身边坐下：“爸，这事以后再说吧。我七五年从北京来时，要是把他带回来就好了。”

兰杰民：“今天在会上我还说到电力建设人才断层的现象。我真担心，这种断层首先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

两人沉默。

## 八十一 大学生谈心

南方工程局的砂石场工地。

碎石皮带在运行工作着，白宁、罗小静边走边说着，从画



左走进。

罗小静：“我想当作家，将来把这条河写成一部一百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

白宁：“好大的野心哪！我敢肯定，这是一匹世界上最长最臭的裹脚布，把人裹在家里，造成万人空巷，天天晚上躲在家里，流着鼻涕眼泪看。”

罗小静：“你……”

两人嬉闹着。

程勇、曹鄂生从画左走进，来到白宁、罗小静旁边。

曹鄂生：“你们在干嘛呢？”

白宁：“你们要去哪？”

曹鄂生：“我们去碾压混凝土的工地。”

罗小静：“感觉怎么样？”

曹鄂生：“还可以。”

程勇不以为然地：“别逗了，比我想象的差远了。”

## 八十二 红帽子议论

南方工程局的现代化机械施工工地。

小宋、胡子和几个九十九局工人从此处经过，看到南方工程局的现代化设备，议论着。

工人甲：“瞧，南方局不再是‘土八路’了。”

工人乙：“那设备都快超过我们了。”

一辆三十二吨的大型自卸车开过画面。背景上，大型电铲车、挖土机正在施工。

小宋：“江山轮流坐，这一标，要输给人家了。”



工人甲：“还吹牛说，把人家漂亮姑娘给包了呢！”

工人丙：“我们的小宋不是把人家的狐仙给俘虏了吗？”

胡子打趣地：“得了吧，谁胜谁负还难说呢，说不定，是我们的英语冠军被人家狐仙给‘捉’了去。”  
大家起哄着跑出画。

### 八十三 李得父消息

九十九工程局的工地。

李秋博与一工程师在工地察看。一辆蓝色的货车从画右开进，在李秋博身旁停下，小宋从车上下来，将一封信交给李秋博。

小宋：“李老总，这是你的信，信封上写着‘急’字，我就给你送来了。我干活去了。”说完，小宋上车，车开走。

李秋博将信拆开，看着。画外念信的声音：

“经国，听说你已经改名叫秋博，我还是叫你经国。几十年来，我在海外日日夜夜地想念你。你伯父已经将真相告诉你了，我是你亲生的父亲。虽年过七十，现在住在美国加州，我很想回家乡，回祖国。可是，我心中又有很多顾虑，共产党会不会算我的老账呢？！……”

李秋博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看着。

李元甫在美国加州的照片。

李秋博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回想着。

解放前，李元甫领着年幼的李秋博。

李秋博复杂的思绪。

兰青乘坐的越野车驶来，停下。

兰青对手拿照片的李秋博说着：“李老总，今天晚上八点，咱们两个局碰头，在我们办公室开个协调会，好吗？”

李秋博不知所措地：“噢，协调会？好，我去。”

画外，兰青乘坐的越野车启动开走。李秋博目送着兰青，内心独白道：“我的父亲怎么是杀害兰青爷爷的李元甫？！”

李秋博内心痛楚地凝神沉思。定格。

第四集完

## 第 五 集

### 八十四 分料打架

工地分料口。

覃大鼎正在指挥一辆装满石料的卡车，对司机说：“告诉那边，让他们快点。”卡车起动开走。覃大鼎指挥着另一辆空车向分料口倒进，对等待装料的九十九局车队喊道：“等一会儿。”

九十九局的卡车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问：“怎么回事？该我们了。”

胡子从九十九局车队的另一端跑进画，对覃大鼎说：“你们装了半天，也该我们了。”说着，推开覃大鼎，指挥九十九局的车开进分料口。

胡子、覃大鼎相互争执着推搡起来，胡子一使劲将覃大鼎推出画。覃大鼎踉跄地撞在分料口的铁柱上，头上流出了血。覃大鼎气愤地朝胡子冲去，一拳打在胡子的胳膊上，胡子回身，两人打了起来。

艾尔伯特站在分料口的不远处，一工人走来，指指分料口，向艾尔伯特做着打架的手势，艾尔伯特举起手中的照相

机，将打架的情景拍下。

分料口处，胡子、覃大鼎还在厮打着，小宋从画右跑进，将覃大鼎推开，拉着胡子走了。

分料口的泥地上，一顶红帽子、一顶黄帽摆着。

艾尔伯特画外音（英语）：“他们为什么打架？”

## 八十五 艾、洪路遇

公路上。

一辆越野车行驶着，车内坐着艾尔伯特，他发现什么，招呼停车，越野车在公路旁停下。公路的另一方向，一辆小卧车驶来停下。

艾尔伯特从越野车上走下，洪波也从小卧车内下来，两人迎上，相互握手。

艾尔伯特用不熟练的中文说着：“你好。”

洪波：“你好，艾尔伯特先生！”

艾尔伯特用英语说着：“你好！洪先生，我正要找你。”说完，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叠材料交给洪波。

洪波打开文件看了看，有所感触地：“打架的事我已知道，我正要调查处理。”

艾尔伯特用英语说着：“我新编了一则‘三个中国人的故事’，用了中国的三个成语：一个中国人‘独占一方’；两个中国人‘势不两立’；三个中国人‘三国鼎立’。”

洪波流露出一快：“艾尔伯特先生，你来中国有多久了？”

艾尔伯特伸出两个手指头：“两年多了。”

洪波一笑：“时间不短了。可是，你还是没有成为一个

‘中国通’。”

艾尔伯特用英语：“这是你给我的评价？！”

洪波：“我国的成语你学了不少。不过，你无法从打架的表面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

艾尔伯特耸耸肩：“要是将来事实证明我错了，我甘愿再请一次客。”

洪波与艾尔伯特握手道别：“祝你在香港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艾尔伯特用中文答道：“谢谢！”说完，随翻译走出画。

洪波看着远去的艾尔伯特，再次打开文件夹，内心独白：“一个中国人‘独占一方’；两个中国人‘势不两立’；三个中国人‘三国鼎立’。”

## 八十六 莫看覃伤

覃大鼎家内。

覃大鼎头缠纱巾，坐在床上，莫国凡手拎一兜水果从画左进来，在覃大鼎的床边坐下。

莫国凡：“大鼎呀，今天我拿着东西来看你，不是来慰劳你，而是希望你的伤快点好。”

覃大鼎：“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为工程局受的伤！”

莫国凡：“为工程就能动武呵！你老娘生给你两片嘴干什么用的？光吃饭的？”

覃大鼎：“老局长，他动手推倒了我，头上撞出了血，我才动手打他的。”

莫国凡：“一个巴掌拍不响，反正你也有责任。”

覃大鼎：“他们不能欺人太甚，他们个个成了万元户，让我们来垫脚……”

莫国凡：“这问题，领导正在解决嘛。你是这条河上的主人，动起拳头打架，不光给我们工程局丢人，也给我们瑶家人丢人。”

覃大鼎不服气地梗起脖子：“要是他们不来红水河，就没有这事。”

莫国凡：“反正，打架是不对的。”

## 八十七 抢盖混凝土

南方工程局的混凝土工地。

大雨正在下着，刚碾压成的混凝土预制板被雨水击打着，莫国凡从画左跑进，高喊着：“同志们，快拿雨具，盖好混凝土。”将身上穿着的雨衣脱下，盖在混凝土上。

几个工人冲进来，拉开一块大塑料布盖在混凝土上。

罗小静用塑料布抢盖混凝土。

一工人冲进雨中，用雨衣抢盖混凝土。

白宁也在抢盖混凝土。

曹鄂生用雨衣抢盖混凝土。

莫国凡脱下外衣盖在混凝土上。

白宁在整理着塑料布。

曹鄂生脱下外衣，光着膀子，用手指指：“快，那边。”

黄木胜、洪波从画左冲进，来到莫国凡身边，脱下身上的雨衣，也帮助抢盖。

黄木胜关心地：“老莫，你的身体经不起雨淋呀，快休息

一会儿吧。”

莫国凡不服地：“没事。”

洪波感动地：“老莫，我们南方局工人们的精神令人感动呀！”

莫国凡：“有人说我们只会打架。”

罗小静对白宁：“老艾为什么不来给我们拍一张落汤鸡合影呢？！”

雨中，抢盖混凝土工人们的笑脸。

## 八十八 秋博训胡子

九十九局的机械施工工地。

四方电铲车的操作室里，胡子正在检修机械，铲车的吊臂下站着小宋。李秋博从铲车下走过。

胡子：“李老总，我不服气。”

李秋博：“为什么？”

胡子：“那天打架，又不是为我自己，你看这……”说着举起受伤的手。

李秋博：“哦，你是英雄了！应该给你戴红花，发大奖了？！”

胡子申辩着：“那倒不是。那我这……”

李秋博：“我告诉你，人家叫我们是‘野战军’，来到了地方，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要尊重人家，应该有点胸怀。我先跟你打个招呼，除了扣奖金，你还要写一份检讨，给我送来。”

胡子急着要申辩：“李老总，你听我说……”

李秋博不听胡子的申辩，生气地走了。

胡子急了：“他奶奶的，一拳就把几百块钱奖金打没了。”

我……”

## 八十九 龙、宋闯会

会议室的走廊上。

小宋、龙月明从画右走进，在窗外向里张望。

秘书：“你们找谁？”

小宋：“为打架的事想找领导。”

秘书：“领导正在开会。”

小宋：“开会正好。”说完，跟龙月明向会议室门口走去。

会议室内，洪波正组织着开会，黄木胜、李秋博、兰青、莫国凡等在场。小宋、龙月明走进。

兰青：“你们有事吗？”

小宋、龙月明不好意思起来。

小宋对龙月明：“说呀……”

洪波：“有话说嘛，我们又不是老虎。怕什么，说吧！”

兰青：“说吧。”

龙月明：“这次打架，打架人不对，可是，我们俩认为领导也有责任。”

洪波：“哦，说下去，为什么？”

小宋：“我们认为砂石生产赶不上，皮带老出故障，才引起为砂石打架。所以，领导应该负主要责任。工人受处分，领导也应该处分。完了。”

洪波听后，看着黄木胜：“黄经理，你说呐？”

黄木胜：“你们的意见很好。对这次打架事件，我们领导也要承担责任，首先该扣我们的工资，才能服众。”



大家同意着：“应该、应该。”

小宋、龙月明满意地告辞：“我们走了。”说完，两人走出会议室。

洪波指着他俩的背影：“真是不打不相识。上次铲仓库事件之后，打出了这对恋人。这次砂石风波，我们也来个解决问题，促进两家团结。怎么样？”

说着，洪波从皮包拿出几张照片及材料，递给大家传看着。

洪波：“这是艾尔伯特先生给我的，他还画了一张画，套用了我国有名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

李秋博：“艾尔伯特说咱们中国人不团结。”

兰青看着画感触道：“我看了这个心里很难受。我们引进竞争机制，目的是为了打破大锅饭，解放生产力；我们不能因此见利忘义，我们应该教育职工对国家对人民要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黄木胜：“刚才两个青年人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应该狠抓砂石生产的管理工作。”

李秋博：“是的，我只想到扣打架者的奖金，看来，要从我们领导身上挖挖根子。”

洪波有意识问莫国凡：“老莫，你的意见呐？”

莫国凡：“老外取笑我们，我们当然要加强团结了。可是，矛盾将来还是会有有的。”

兰青：“我们局意识到工程混凝土用量大增，到外地运砂路远运费高，而红水河全是石头，我们就试验造人工砂。”

黄木胜：“是啊，要是南方局的人工砂试验成功的话，就可以解决目前砂石供应紧张的状况。”

李秋博：“哟，你们什么时候准备的秘密武器？”

兰青：“人工砂经过多次试验，已进入鉴定阶段，欢迎九十九局派人参加。”

李秋博惊喜地望着兰青：“那可真是雪中送炭呀！”

洪波笑着说：“我们要用事实向艾尔伯特证明，他又一次错了！好，散会。”

大家站起，相继离开会议室。

兰青有意识地要跟李秋博谈谈，李秋博回避地走了。

黄木胜在会议室的走廊外等待兰青，兰青从会议室走出。

黄木胜：“兰青，你找李老总有事么？”

兰青回避地：“没有，没什么事。”说完，自顾自地走了。黄木胜紧跟着走出画。

## 九十 女子篮球赛

篮球场上，南方工程局与九十九局的一场女子篮球赛正在进行着。南方工程局的女子球队在兰青的组织下，频频进攻得分。

胡子在一旁翻着记分牌，失望地：“这球，真臭。”

围看的观众在为两队加油。

兰青又一次投篮，进球。

李秋博在为兰青鼓掌加油。小宋不解地：“李老总，你怎么为人家鼓掌。”

李秋博：“人家打得好嘛！”

龙月明在一旁笑着，小宋不服气地独自为九十九局鼓掌，喊道：“九十九局，加油！”

九十九局一女队员带球上篮，球进了。

观众在为她们鼓掌，李秋博意识到什么，悄悄离开球场，小宋不解地摇摇头。

球场上，球赛已经结束，两队队员相互握手致谢。兰青边擦汗边走到小宋跟前，问：“小宋，你们李局长呢？”

小宋：“刚才还在这，可能到那边去了。”兰青顺着小宋手指的方向看去。

旁白：“兰青心里十分纳闷，李秋博最近为什么总是回避她呢？”

## 九十一 人工砂石鉴定会

南方工程局的人工砂生产工地。

这里正在召开鉴定会。

旁白：“兰青终于找着了机会，在人工砂石鉴定会后约李秋博留下来谈一谈。”

散会后，兰青与到会者一一握手道别。

兰青：“李老总，我们到打磨机那边看看。”

李秋博：“好。”坐在面包车上的黄术胜，看着车下的兰青、李秋博，十分不满。

兰青与李秋博一道走出画。

黄木胜乘坐的面包车也起动开走。

## 九十二 小静吟诗

南方工程局的辉绿岩加工场。

工人们正在生产加工着辉绿岩。罗小静、曹鄂生一人手拿

一块加工好的辉绿岩。

罗小静：“真漂亮。”

曹鄂生：“你知道它的硬度吗？”

两人边说边走出加工场。

曹鄂生：“它的硬度是六。这产品出口美国、意大利。比花岗岩还硬呢。”

罗小静：“小曹，我的灵感来了，我给辉绿岩作了一首小诗。你听着……”

罗小静停下，看着前方，吟起诗来。

“炽热的岩浆，  
沉淀了千年万载，  
才凝固成驮负高山和大坝的胸膛。  
凝重迷人的花纹，  
来自力和力的碰撞。”

曹鄂生：“力和力的碰撞。”

兰青、李秋博从画外走进。

兰青：“小曹。”

李秋博：“这是谁的诗？”

罗小静：“我的，好吗？”

兰青介绍道：“这是罗小静，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我最近才知道，她是自投罗网来红水河的，而不是赶鸭子上架。”

李秋博伸出手与罗小静握着：“难得啊！‘力和力的碰撞’，多好的句子。那‘心和心的碰撞’呢？”

罗小静：“心和心的碰撞，才会产生火花。”

李秋博：“我看你们都有一颗敢于碰撞的心。”

兰青：“小罗，你不是要写红水河吗？李局长可是个人

物，他可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罗小静看着李秋博：“是吗？”

兰青问曹鄂生：“小曹，程勇呢？”

曹鄂生：“程勇啊，刚才我也在找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 九十三 母子用餐

南方工程局兰青的宿舍。

一只锅里正炖着鸡，兰青将锅端到桌上放着，程勇坐在桌旁，说道：“好香，馋死了！”

兰青：“小勇啊，工程的事太多，妈也来不及照顾你。”

程勇：“妈，我真难以想象，您怎么熬过这几十年的，连吉普赛人的生活都不如。”

兰青画外音：“妈妈习惯了。”

程勇：“你说吉普赛人吧，虽说是浪迹天涯，可都是一家老小在一个帐篷里，自有他们的天伦之乐。你说我们，连天伦之乐都没有。”

兰青：“你说得对。可创造光明，总要有人去做奉献呵。”

程勇画外音：“你们五十年代的这辈人，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程勇对兰青继续说着：“……压抑了人性，压抑了感情，牺牲了应有的物质享受。虽说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可这个社会给了你们什么？……”

兰青画外音：“小勇……”

程勇不理睬兰青，继续说着：“……我阿爸明明是作奉献牺牲了自己，却被人当作叛徒。你离开北京十几年到这山里

来，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

兰青：“好了，小勇，你别再说了，我们这辈人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我们只是想在各个建设领域中贡献自己的才华，证实自己的生存价值，将来你慢慢会明白的，社会也会理解我们的。”

程勇：“问题是你们根本就没被这个社会理解，人家只把你们当傻子，连我这个儿子也不理解，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兰青：“好了，妈不想改变你的看法，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你，一个奉献者他需要什么？”

程勇：“你所说的理解呗！”

兰青：“不仅仅是这个，一个奉献者需要是人们对他们的公正评价，并不像你说的，他们都是‘傻子’。”

兰青深深叹了一口气，继续说着：“我没想到，你对妈妈这辈人，也是这么看。我跟你爸只希望你将来有所作为，能超过我们。咱们这电站总得有人来建设吧。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程勇笑着把话题叉开，说道：“妈，不跟您说这些了，反正我跟您的看法不一样。”

说完，拿起鸡腿咬了一大口，想起什么：“哎，妈，问您一件事。”

兰青画外音：“什么？”

程勇：“听说您跟九十九局的那位李局长挺好？”

兰青画外音：“怎么了。”

程勇：“我也有所感觉。妈，您这十几年也够辛苦的了，也奉献够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了。”

兰青感叹道：“你外公也曾经劝过我。”

程勇高兴地：“是吗？那我跟外公想到一块了。妈，您趁外公还在职，赶紧找个理想的人，把家安在南宁，调回城里去多好。”

兰青：“小勇，你真不理解妈妈的心情，你别忘了，你爸爸也是为红水河献身的人。”

程勇：“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说多了，您又该伤心了。其实也是为您好。”

兰青抬起头看着程勇。

#### 九十四 索桥谈心

工地索桥。

兰青、李秋博在索桥上边走边谈着。

兰青：“要得到理解和沟通真难啊！连儿子都不理解我。”

李秋博：“现在，我们被人嘲笑为苦行僧。”

兰青：“也的确像苦行僧。”

李秋博：“我曾为此苦恼过，现在，我算想通了。”

兰青：“怎么想通的？”

李秋博：“只要抱定‘我行我素’，就不会为潮流所左右。我总以为精神上的满足总要比物质上的满足重要的多。”

两人在索桥的栅栏旁停下。

兰青：“我感觉到你最近有点回避我。”

李秋博：“是吗？我想……”

兰青：“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李秋博：“你过于敏感了。”

兰青：“你为什么要回避我？”



李秋博：“怎么说呢？这几天工作有些紧张。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舍不得这条红水河。”

兰青：“舍不得，那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李秋博：“这个问题，我过去想的过于简单了。我也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

兰青：“你要是相信我，你就能说明白，我会为你分担痛苦的。”

李秋博：“有些痛苦，是别人难以分担的。”

兰青：“可我自信，我能，因为我是真诚的。”

李秋博：“看来我必须将真情告诉你。”

兰青：“真情，什么？”

李秋博：“我的亲生父亲就是你家仇人李元甫。”

兰青：“你是说杀死我爷爷的那个李元甫？”

李秋博：“是的。当时他逃离上海……”画面渐隐。

## 九十五 元甫出逃

画面渐显。（回忆）

旧上海，远处炮声渐近，人群、汽车闪过，哭喊声，马达声，叫骂声传来。

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李元甫牵着童年时的李秋博，仓皇地走进巷口，在一家院门前停下，急敲院门。

院门开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年男人吃惊地：“元甫哥，你怎么还没走？快进来。”

李元甫：“不，我不进去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我得立即离开上海。”



中年男子：“你得快走！要不你就走不了了，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李元甫：“我这一走，生死未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把孩子托付给你。”说着，拿出几根金条交给中年男子：“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吧。拜托你把他抚养成人。我不希望他再走我的路。千万别让他从军，更不能从政。让他好好读书，学理工、学科学，将来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实事。”

李元甫身旁的男孩叫着：“爸爸……”

李元甫将孩子拉到跟前：“孩子，听伯伯的话，爸爸会来看你的。”

李元甫将孩子交给中年男子，转身走了。中年男子目送着李元甫。

巷口处，兵荒马乱，炮声轰鸣。李元甫急走出巷口。画面渐隐。（回忆完）

## 九十六 李秋博歉疚

画面渐显。

索桥上，兰青、李秋博继续交谈着。

李秋博：“当时，我父亲逃离大陆的时候，先到了香港，后来定居在美国。”

兰青：“你亲生的父亲，他还在吗？”

李秋博：“人老了，总想回故土来看一看。但是他对回广西，总是抱有很大的顾虑。”

兰青痛苦伤心地：“命运，为什么……为什么偏偏会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安排。”

李秋博：“上一代人造成的伤痕，总不该由我们下一代人来承担吧？！”

兰青难过地慢慢走了。李秋博后悔地跟在兰青身后。

李秋博：“我真不该给你加重心理负担。”  
两人在索桥上慢慢走着。

## 九十七 师公失落

龙老四的藤器店前，一个孕妇走来。

贵香酒店门前，师公正在吃着米粉，发现孕妇，向孕妇走去。

师公：“这位大嫂，你好福气，满脸红光像太阳。”

孕妇：“是吗？你看我有福气，是生个后生还是妹仔？”

师公：“你头上两个旋，腮上两个窝，这是生双胞胎的预兆，保你生一男一女。”

孕妇：“真的？”

师公：“当然是真的嘛。不过你脸上有蝴蝶斑，像一片乌云遮太阳，这是邪气西来。”

孕妇：“是吗？”

师公：“你要想保儿平安，母子有福，你要驱邪，在你家堂屋念三场经。”

孕妇：“请你？”

师公：“当然了，我是龙泉寨的师公爷。”

孕妇：“那要多少钱？”

师公：“二十块，二十块保平安，值得。”

孕妇大笑着：“二十块留着我填饱肚子，我吃一口三个人分哩！”说完，转身走去。

师公失望地看着孕妇远去。

龙老四从藤器店里出来。

龙老四：“师公阿伯。”

师公：“人家不信你信吧？！我念的经就是灵嘛！”

龙老四：“灵、灵，阿伯你到这边来，老板娘，给我阿伯打半斤酒，两个菜，账算我的……”

龙老四陪着师公回到“贵香酒店”的桌前坐下，老板娘将酒菜送上。

师公唠叨着：“我有钱，有钱，政府给我好几千块搬迁费，够我吃喝的了。”

师公挟起一大块白切鸡送进嘴里。

龙老四：“师公阿伯，你慢吃啊！”说完，与王贵香一道走进店里。

龙老四对王贵香说道：“我们寨的师公阿伯好可怜，政府给的搬迁费，早让他喝光了。”

师公狼吞虎咽地吃着桌上的白切鸡。

王贵香酒店里，龙老四对桌上的一把算盘感兴趣，伸手拨弄着算盘珠。

王贵香站在一旁关心地问道：“你卖萝筐累了一天了，歇会吧，你是喝酒还是饮茶？”

龙老四：“贵香姐，我不喝酒，也不饮茶。你再教我一下乘法好吗？”

王贵香：“好的。”说着，伸手将算盘拉过，拨着算盘珠教龙老四乘法，龙老四在一旁认真地看着。

## 九十八 老爹睡牛栏

搬迁新村。龙老爹的新水泥房里。

夜深了，龙老爹还坐在火塘旁抽着旱烟。

旁白：“龙老爹在老木楼里和他的牛共同居住了整整一百年呵！如今，搬迁新村的水泥新楼把他和牛分开了。牛不在身边，他怎么也睡不着……”

龙老爹将旱烟斗在水泥地上使劲地敲着，他思绪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画外传来牛的叫声，龙老爹拿起衣服走出画。

龙老爹来到屋外的牛栏前：“老牛啊，我来了，来了。”说着拿起草，喂起牛来：“饿了吧，我都不知道，不晓得，吃吧，吃吧。”

龙老爹用手抚摸着牛，靠在牛栏旁睡去。

## 九十九覃、胡相遇

龙老四藤器店。

覃大鼎和一工人在王贵香酒店喝酒。胡子从远处走来，受伤的胳膊吊着纱布。胡子来到龙老四藤器店买草帽。与覃大鼎一起喝酒的工人用手指指胡子，对覃大鼎说着：“哎，冤家来了。”

覃大鼎放下手中的酒碗说道：“花生不榨不出油，冤家不解会结仇的。”说完，站起身朝胡子走去。

覃大鼎来到胡子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胡子兄弟，我们是不打不相交啊！”

胡子瞟了一眼覃大鼎：“你要干什么？”

覃大鼎：“过去的事让风吹走了，我们交个朋友吧。”他看着胡子受伤的手，关心地问：“伤还没好啊，明天我上山帮你找草药去。”

胡子冷笑一声，将草帽扣在头上说：“你那一风吹把老子一季度的几百块钱吹跑了。”说完，扭头出画。

覃大鼎不解地看着远去的胡子。

## — 程莎跳舞

省城歌厅。

一女歌星正在唱着歌，舞池里，不少人在跳着舞。程勇、白宁也夹在人群中边跳边交谈着。

程勇：“毕业后，第一次过这么愉快的周末。”

白宁：“我也是。”

程勇看着周围的人，不服气地：“为什么我们每天在工地奔忙，这些人却在这享受。”

白宁：“世道不公平，发牢骚也没有用。”

程勇：“我就是不服气。瞧瞧，我们周围都是些什么人，暴发个体户，是发财的生意人……”

白宁有所发现地：“哎，这声音……”

程勇：“怎么？”

白宁：“……好耳熟，好像是我同学莎莎。哎，就是她。”

程勇朝女歌星看去。

白宁：“她可是个大能人哪！”

林莎莎在深情地唱着。歌曲结束，林莎莎在向观众致谢。

白宁跑到林莎莎身旁，拉着她的手：“莎莎，……”

林莎莎感到意外：“白宁！”

白宁：“你怎么会在这呢？”

林莎莎将白宁拉出舞池：“走，我们到那去说。”说完，两人走出。

歌厅的茶座上，程勇坐着，白宁和林莎莎来到。

白宁向程勇介绍：“莎莎，我大学的同学。”白宁又转向林莎莎介绍道：“程勇，从北京分来的。”

林莎莎赞美地与程勇握手：“你好，挺帅的。”

三人坐下，林莎莎向画外招呼着，服务员将饮料送上。

白宁奇怪地：“哎，莎莎，你怎么会在这呢？”

林莎莎笑笑，说道：“我根本没去那大山沟报到。我不去，享有自主权更好。”

程勇不解地问道：“什么‘自主权’呀？”

林莎莎：“户口揣在自己衣兜里。”

白宁：“那你怎么生活呢？”

林莎莎：“改行了，当歌星，痛快极了，既好玩，收入也高，我还要出盒带呢。”

白宁：“出盒带？”

林莎莎：“是啊，我告诉你，出盒带要比在歌厅里唱歌还赚钱呢。”

迪斯科音乐响起，程勇站了起来，邀请林莎莎道：“请你跳舞？”

林莎莎看了看白宁。

白宁：“去吧。”

林莎莎站起，与程勇一起步入舞池。两人在舞池里开心地跳着。

林莎莎问：“哎，你是从北京分来的？”

程勇：“我家就在这。”

林莎莎：“是来当孝子，还是来找靠山？”

程勇：“既不当孝子，也不找靠山。”

林莎莎没听清，问道：“什么？”

程勇俯在林莎莎耳旁大声地说：“既不当孝子，也不找靠山。”

林莎莎：“哦，那是我错了！”

程勇没听清：“什么？”

林莎莎又说了一遍，程勇还听不清，林莎莎把程勇拉出人群。

林莎莎：“我说那是我错了，你们家是当官的吧？”

程勇：“你怎么对这些感兴趣？”

林莎莎：“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程勇答道：“省级干部。”

林莎莎：“哟，官还不小嘛！那怎么也到工地上吃苦来了？”

程勇：“吃苦倒不怕。”

林莎莎：“那你怕什么？”

程勇：“这个嘛和你一样，怕自我价值给淹没了。”

林莎莎：“你真会说话。”

程勇：“一般吧。”

林莎莎：“你挺可爱的。”

程勇：“恐怕是我的后台可爱吧。”

林莎莎：“那你就说错了，你那种后台在过去管用，现在嘛，只要有钱，就能使得鬼推磨。”

两人对望，长时间无语，随着音乐的节奏打着点。

林莎莎：“大学毕业，我被分到山里，我怕我的价值给淹没了。”

程勇：“那你的自动控制专业不是等于白学了。”

林莎莎：“我觉得我嗓子的功能比自动控制更优秀。”

程勇：“你比我强，你至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干。”

白宁坐在茶座上，看着舞池边的程勇与林莎莎。

舞厅外的喷水池，程勇、林莎莎边走边谈着。

程勇：“跟你在一起，能使我兴奋。”

林莎莎：“我也是。我们明天野餐去好吗？”

程勇：“我真想去，可惜明天我要回工地去。”

林莎莎笑道：“我说，你想做的事也不能去做，太遗憾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程勇：“我真羡慕你，我刚才还在谈自我价值给淹没了呢。”

喷水池的喷头不停地变换着水花。

林莎莎画外音：“你醒悟了。”

程勇画外音：“工地的环境对我来说，太紧张了。”

白宁来到程勇身旁。

白宁：“程勇，该回去了，明天还要赶回工地呢。”

林莎莎：“好吧，那你们去吧。”

程勇与林莎莎握手道别。

白宁：“莎莎，有时间到我那儿去玩。”

林莎莎：“再见。”

白宁拉着程勇转身走了，林莎莎看着远去的他俩。



## — — 兰青找程勇

南方工程局的施工工地。

曹鄂生与一师傅在工地做着记录，兰青走来。

兰青：“魏师傅，怎么样？这儿的情况还好吗？”

魏师傅：“还好。”

兰青：“你写份报告，把这儿的进展情况汇报给局里，好吗？”

魏师傅：“好的。”

兰青转问曹鄂生：“小曹，程勇上哪儿去了？”

魏师傅：“他说有急事，请了假，他的假条。”说完，从上衣兜掏出一张字条交给兰青。

兰青接过字条看了看，问道：“他没说什么事吗？”

魏师傅：“我没有问。”

兰青收起字条，说道：“魏师傅，以后对他要严格要求。”

## — 二 白不进城

南方工程局的宿舍楼。

白宁走下楼梯，程勇紧跟在后。

程勇招呼着：“白宁，你去哪儿？”

白宁：“上班去呀！”

程勇：“今儿是周末呀。”

白宁：“是周末，可是我脱不开身了。”

程勇：“莎莎约我们进城去。”

白宁推托着：“这次总工叫我当助手，离不开。”欲走。

程勇阻拦着：“总工一句话当圣旨了，人家外国专家还回香港渡周末呢。”

白宁：“反正我去不了，下次吧！拜拜。”说完，急跑出画。

程勇无奈，自己走了。

### 一 三 程勇找车

工程局的专家楼。

楼前，一辆越野车停着，艾尔伯特正往车上装放行李，程勇跑来，跟艾尔伯特打着招呼：“艾尔伯特先生，您上哪儿？”

艾尔伯特用英语说：“去南宁搭飞机。”

程勇：“我可以搭你的顺车进城吗？”

艾尔伯特同意地：“OK，请上车。”

程勇：“您回香港渡周末？”

艾尔伯特：“我喜欢看赛马，明天香港赛马，不能错过机会。”

程勇：“艾尔伯特先生，今后我想向你请教外国建电站的事，可以吗？”

艾尔伯特：“我很高兴，你很好学。”

两人上车，越野车启动开走。

### 一 四 小静采访

南方工程局工地。

兰青与车队罗队长边走边交谈。

兰青：“罗队长，明天要往截流点预抛石头，你们车队要做好准备。”

罗队长答应着：“好的。”说完走出。

罗小静从画右走进，来到兰青身旁。

罗小静：“兰局长，明天往截流点预抛石头，我们工程报想重点宣传报道。你能谈谈吗？”

兰青笑着说：“你这个小记者消息可真灵。截流是我们水电建设者的重大节日，而预抛石头是节日中的节日。截流是全世界建电站所通用，而预抛石头就仅仅属于我们红水河。”

罗小静：“为什么预抛石头仅仅属于红水河？”

兰青：“这是我们的独创。红水河两岸狭窄，在洪水期间往截流点预抛石头，这要给正式截流减少很大的工作量，预抛石头要比正式的截流冒很大的风险。”

罗小静：“既然比截流还要风险，为什么不请领导和新闻界来压阵助兴？”

兰青笑着摇头：“冒险的节日我们自己过。喜庆的节日我们才请大家来。”

罗小静低头往笔记本上记着，笑笑：“哦，明白了。”说完，与兰青一起走出画。

## 一 五 预抛石头

滚滚的红水河。

一辆装满石头的船行驶在河中，船上，工人正忙于预抛石头的准备工作。

岸上，兰青十分关注河面的准备工作，对讲机传来船出故

障的消息。

莫国凡拿着对讲机：“老韦，我派人去修。”

李秋博从画外进来，与兰青、莫国凡相互握手。

李秋博：“没想到，你们一个新招接一个新招，不是过硬的队伍，不敢打这样的硬仗。”

画外传来汽车的刹车声，大家寻声望去。

兰青：“艾尔伯特来了！”

河边，覃大鼎、龙老四和一青年走上一条停靠在岸边的小木船。

覃大鼎：“到三号船去。”

红水河旁的路上，艾尔伯特与黄木胜从越野车上走下，与迎上前来的兰青、李秋博、莫国凡一一握手。

黄木胜：“老艾把机票退了，和我一起赶回来了。”

莫国凡向河中指了指：“你们看。”

艾尔伯特顺着莫国凡指的方向看去，用英语说道：“那儿独特、壮观的场面，一定比香港的赛马精彩，你们说我会错过吗？我还准备了几筒胶卷呢！”

兰青：“请。”

大家一块朝现场走去。

红水河的急流中，覃大鼎等乘的小木船在河中，迎急流而上。

岸上，兰青手拿对讲机指挥着河中装满石头的船：“一号船，开始。”

船上，指挥员将手中小旗一挥，工人将装满石头的大铁笼投放到河里，激起无数浪花。

岸上，兰青、莫国凡等松下一口气，会心地笑了。

艾尔伯特手拿照相机，拍下了这惊险、独特的场面。  
河中船上，又几笼石头被投放到河里，一层浪花被激起。  
岸上，兰青、莫国凡、黄木胜、李秋博及无数观看的群众激动地看着。

激流中，覃大鼎等乘坐的小木船在艰难地划行。  
前方不远处，一棵大树桩顺激流而下，情况十分危险。  
龙老四急忙报告：“危险，注意！”

老艄公奋力地划着小船。

覃大鼎拿起船上的竹竿，将迎面而下的大树桩顶着。  
龙老四画外音：“当心，大鼎！”

覃大鼎不小心，滑落水中。

龙老四摘下头巾，跳入激流中去救覃大鼎。  
岸上传来“有人落水”的喊叫声，兰青、莫国凡等急忙组织救人。

艾尔伯特闻声，将镜头对准河中抢拍救人的情景。  
小木船上的男青年冲河面喊着：“大鼎……”定格。

第五集完

## 第 六 集

### 一 六 胡子牺牲

预抛石头现场。

红水河的激流中，覃大鼎等乘坐的小木船在艰难地划行，前方不远处，一棵大树桩浮在河面顺激流而下，情况十分危险。

小木船上的龙老四发现险情，急忙报告：“危险，注意！”

老艄公奋力地划着小船。

覃大鼎发现险情，拿起船上的竹竿，将迎面而下的大树桩顶着。

龙老四画外音：“当心，大鼎！”

覃大鼎奋力地顶着大树桩，不小心滑落水中。

河岸上，莫国凡、兰青等听到画外传来：“有人落水了！”的呼喊声，急忙拿着对讲机，指挥救人。镜前不停有人跑向出事地点。

艾尔伯特闻声，将镜头对准河中，抢拍救人的情景。

船上的青年男子呼喊：“大鼎，你……”急忙脱去上衣，跳入河中去救覃大鼎。

岸上有三个男青年跑上一条小木船急向河中划去。

覃大鼎在河中时沉时浮地挣扎着。龙老四与男青年游到覃大鼎身边将他托起。

路过此地的九十九局工人络缙胡子见状，急忙跳下河游到覃大鼎的身边，与龙老四等一起，托起覃大鼎，向小木船游去。大家将覃大鼎托上小木船，胡子因体力不支，消失在急流中。

龙老四急呼：“胡子、胡子！”

船上一男青年跳入河中，去寻救胡子。

覃大鼎躺在船上，无力地喊着：“胡子、胡子……”

红水河的激流中，两只小木船艰难地支撑着，河中数名男青年在呼喊、寻找着胡子，始终再没见到胡子的身影。

## 一 七 老兰回家

省城。

兰杰民家门前。一辆丰田小卧车驶来停下。程勇与林莎莎从屋里走出，与正从车上下来的兰杰民相遇。

程勇：“外公，你回来啦。”

兰杰民迎上，望了林莎莎一眼，说：“你们上哪儿去？”

程勇：“有事出去。”

兰杰民：“我特地为你挤了一个小时回来。”

林莎莎见状，向程勇告辞：“那我先走了，等会儿给你挂电话。”说完走了。

兰杰民走到程勇身边，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啊？”

程勇吞吐着不知该怎样回答。

兰杰民：“进去吧！”两人一起进门。

兰杰民与程勇来到书房，兰杰民在桌前坐下，程勇走到沙

发前坐下。

程勇：“我到科技情报所去了，他们明天才上班！”

兰杰民：“又是查资料？”

程勇：“我有这方面的工作。”

兰杰民：“你知道你们工地今天有什么事？”

程勇不知怎么回答：“我……”

兰杰民：“为截流抛石头你知道么？”

程勇：“我知道。”

兰杰民：“你有什么事比它更急？要不是今天接待外宾，我都要赶去现场。你是那儿的一员，却不在那儿。”

程勇不以为然地：“我觉得预抛石头没什么了不起，那是人海战术……”

兰杰民边点烟边听着程勇说。

程勇画外音：“……太落后了。人家国外建个百万千瓦水电站只要千把人就够了，而我们呢，要上万人。”

兰杰民吹灭手中的火柴，生气地：“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的国情不同嘛！我问你，你是怎么回来的？”

程勇：“搭外国专家的顺路车。”

兰杰民：“你知道外国专家现在在哪儿？”

程勇：“他到香港看赛马去了。”

兰杰民：“看赛马？艾尔伯特先生到了南宁，听说预抛石头，今天一早又赶回工地去了。”

程勇意外地：“是吗？”

兰杰民沉重地：“你呀！你的心思已经不在那儿了。”

程勇叹了一口气，申辩着：“外公，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在找新路子。水利建设完全靠国家投资，建设步子太



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鼓励私人投资呢？！”

兰杰民：“那就是成了私人的大企业。”

程勇：“再比如，水电建设的贡献与收益相比太悬殊了，很不公平，导致许多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水电建设者过着一种压抑人性、压制个性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西方那样呢！”

兰杰民忍不住，愠怒地打断程勇的话，说：“你张口闭口都是西方。西方好的那一套，比如引进竞争机制我们已在试行。至于你还谈到什么‘压抑人性’，‘压制个性’，要不是我亲耳听到，我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你说的。”

程勇：“你可以不同意，这是我的观点。”

兰杰民：“我万万没想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后代竟然也用杜勒斯当年用过的陈词滥调——”

程勇“我不懂什么杜勒斯，我是凭我的感觉说话。”

兰杰民情绪有点激动地：“你的感觉好得很嘛！”

画外传来电话铃声，兰杰民站起，去接电话。兰杰民拿起电话一听，递给程勇：“你的……”

程勇接过电话，传来林莎莎的声音：“程勇么？我是莎莎，我在舞厅门口等你，快来吧。”

程勇不耐烦地：“你呆会儿打来吧。”说完放下电话。

兰杰民控制住了情绪，对程勇说：“你知道吗？截流前预抛石头的经验，是你们教科书上没有的，是我们在红水河创造的经验，连艾尔伯特这样的西方专家都兴趣横生，而你却无动于衷。”

程勇：“外公，明天我就回工地。”

兰杰民语调轻松了，说：“我今天是给你黄牌警告。”

程勇以为过关了，说道：“外公，我出去会一会朋友。”

兰杰民：“哎，等等，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今天预抛石头，九十九局一个工人，跳下河救人，牺牲了。”

程勇有所感触地：“是吗？”

兰杰民：“洪局长等会乘车赶往工地，你搭他的车回去。”

程勇：“哎。”

兰杰民劝导着：“小勇啊！你妈妈的担子很重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程勇点着头：“懂！”

## 一 八 追悼胡子

红水河旁的山坡上。

一块新立的墓碑，碑上刻着“能源部第九十九水电工程局——熊湘水之墓”。墓旁放满了花圈。墓碑前，九十九工程局与南方工程局的工人们在悼祭着。

覃大鼎、龙月明、罗小静、洪波、黄木胜、兰青、李秋博、小宋、龙老四等，悲伤地站在墓前。

兰青含着眼泪说着：“原来我们都管你叫大胡子。你胡子虽多，可你却很年轻。我现在才知道，你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熊湘水。你在湘江长大，走过了黄河、走过了长江，你却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红水河。你为我们先走了，我们红水河两岸的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覃大鼎泣不成声地：“我们壮家有句话，叫兄弟打架不记仇，我和你打过架，可是在危急关头，你却下河来救我。你是我们壮家最好的兄弟。”

李秋博带着悲伤走到墓旁，拿起放在墓碑顶上的红色安全帽，转身走到覃大鼎身旁。说：“这是大胡子的帽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工号。”说完，将帽子递给覃大鼎。

覃大鼎接过帽子放声大哭：“让我留着，留着，把我兄弟留在我心里……”

滚滚的红水河在翻腾。

## 一 九 罗找照片

电站专家楼。

艾尔伯特的房内，一阵敲门声，艾尔伯特将门打开，翻译带着罗小静、覃大鼎进来。

艾尔伯特：“请坐。你们有什么事？”

罗小静：“艾尔伯特先生，那天预抛石头下河的时候，听说你拍了照片？”

艾尔伯特用英语答道：“是的，我拍了许多照片。”说完走到桌前边我照片边赞扬道：“你们的做法很聪明，有头脑。我计算过，这为将来截流节省许多的工作。”

覃大鼎：“艾先生，你有没有拍到大胡子熊湘水跳到河里救我的照片？”

艾尔伯特画外音：“有的。”

罗小静高兴地：“我们想要几张。我们想在工程报上宣传他的事迹，让大家学习。”

艾尔伯特拿着照片看了看，发现什么，指着覃大鼎说：“是你？是你和他打架？”艾尔伯特将照片递过去。

覃大鼎拿着照片看着，不好意思地：“是的，是我和他打

的架。”

艾尔伯特耸耸肩不解地问：“他打了你，又要去学他？”  
说完，走到沙发前坐。

罗小静笑着对艾尔伯特说：“艾尔伯特先生，我们领导让我转告你，我们要请你看矮马赛。”

艾尔伯特意外地：“请我？”

罗小静：“你不是很喜欢看赛马吗？”

艾尔伯特：“很多矮马在一起比赛？”

罗小静画外音：“是的，很多矮马。”

艾尔伯特高兴地：“太好了。”

## —— 青、李谈心

工地索桥。

一群水牛在河中嬉水。

李秋博画外音：“我们已经好多天没见面了。”

兰青画外音：“是的，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很不容易呀。”

索桥边的岩石旁，李秋博、兰青在谈心。

李秋博：“我们的事你跟父亲谈了没有？”

兰青：“还没呐。”

李秋博：“他要知道真相是很难接受的。”

兰青：“他会很痛苦的。”

李秋博：“我看，你就先不要让他伤这份心吧。”

兰青：“为什么？”

李秋博：“历史造成的鸿沟，我看要好几代人才能消溶。”

兰青：“你怎么那么悲观？”

李秋博：“我这次到红水河来，是为我父亲偿还所欠下的债，等双狮滩水电站建成，我也就能放心了……”

兰青：“你还是要走？”

李秋博：“我们得面对现实。”

兰青：“难道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现实吗？”

李秋博深叹一口气：“难啊！”

### ——— 木胜开钻机

南方工程局的钻机工地。

黄木胜、莫国凡边走边谈着。

莫国凡：“老黄，我知道你在爱她，我真不明白，你们读书人的爱怎么那么复杂！”

黄木胜不吭气，两人来到一台钻机前停下。

莫国凡：“我也不明白，这个李老总是本地人，父亲是国民党的县长，他和兰青到底有祖辈之仇呀！两人怎么能够在一起？！”

黄木胜不语，走上钻机，狠狠地将钻机开动。钻头朝岩层下钻去，留下一片轰鸣声。

### ——二 龙、宋要读书

工地索桥。

兰青、李秋博边走边交谈着穿过石洞，与迎面而来的小宋、龙月明相遇。

小宋：“李老总。”

龙月明：“两位老总。”

兰青：“你们也在这。”

小宋：“正好，两位老总都在，我们俩的事……”

李秋博：“是男方调女方，还是女方调男方？”

龙月明：“当然是他调我们红水河了，不然我可不肯。”

小宋：“不，老总，我们俩是想申请明年考大学的事。”

李秋博意外地高兴。

兰青：“你们是先读书后结婚，对吧？”

李秋博：“准备考什么专业呀？”

龙月明：“当然是水电专业了。”

李秋博：“我看应该同意，并且应该给予时间上的保证，你说呐？”

兰青：“好，我支持。”

龙月明高兴地跳着。

### 一一三 老四得爱

镇街上。

龙老四的藤器店，龙老四与王贵香坐在店里的床前，王贵香在教龙老四使用电子计算器。

王贵香边按计算器，边教着龙老四：“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四三一十二。”

龙老四拿起计算器看着，感到新鲜地说着：“这东西一按就出来了。”

王贵香拉过龙老四的手，教他使用着计算器：“大些的数目也可以算，你看……三十三乘三十三等于……”

龙老四惊讶地看着计算器显示的数目，叫道：“哎呀！马上就出来了，等于一千零八十九。太神了，比师公的咒语还灵呢。你是从省城里买来的吧？！”

王贵香：“是啊，十八块一个。”

龙老四：“这么便宜呀！这不就是十只箩筐的价钱吗？怎么不帮我买一个？！”

王贵香用手拽了一下龙老四的头，说道：“死脑筋，是给你买的。”

龙老四意外地：“给我买的？！”说着从衣袋里拿出钱递给王贵香。

王贵香用手按住龙老四递钱的手，深情地看着龙老四，说道：“我有心给你买，怎么还要钱呢？！”

龙老四感激地：“贵香姐，你真是待我太好了。”

王贵香看着龙老四，发现他的衣服破了，说道：“看你衣服都破了，自己也不知道补，还不快脱下来，我来给你补。”

龙老四动情地看着王贵香，慢慢地脱下衣服。

王贵香接过龙老四脱下的衣服，试探地问道：“你不嫌我是嫁过人的吧？”

龙老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一把将王贵香按倒在床上。

## 一一四 老爹反对

搬迁新村的山坡上。

龙老爹坐在山坡草地上吸着旱烟，牛群在坡地上吃着草，师公从远处走来，来到龙老爹身旁。

师公：“老祖爹！”



龙老爹伤感地：“离开龙泉寨，连牛都瘦了。我们龙泉寨南边那片水草地多好啊！可惜了！”

师公挑唆地：“老祖爹，你听讲没有，你家老四跟一个汉族寡妇娘子好起来了。”

龙老爹：“真的？”

师公：“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龙老爹：“你看见什么？”

师公：“看见你们家老四和那个寡妇，一个开藤器店，一个开餐馆，碰碰挨挨地，都合起来了。”

龙老爹听了师公的话，羞惭难奈地低下了头。

龙老四从山坡另一边向龙老爹走来，高兴地叫着：“老祖爹！”

龙老爹问道：“你师公伯说你跟个汉族寡妇……”

龙老四：“是啊，是有那么回事。”

龙老爹：“你呀，真是枯树一莛不成材呀！你师公伯给你念了好咒，你才跳了网，你呀，连个月明妹仔都守不住，还跟着个汉族寡妇屁股后头跑。”

龙老四：“老祖爹，我是来请您去喝我们俩喜酒的。”

龙老爹：“你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我还喝你什么尿去。”

师公在一旁插话：“老四，月明妹不跟你，你也犯不着跟她赌气，你就再找一个黄花瑶妹、苗妹都可以嘛，怎么偏偏找一个死了老公的寡妇婆子。”

龙老爹低着头，深叹了一口气。



## 一一五 青年和好

王贵香餐馆前。

王贵香正在收拾着碗筷，龙老四低着头从远处走来。王贵香看见，赶忙迎上去关心地问道：“老四，你回来啦？”

龙老四低头不语。

王贵香：“怎么，不舒服了？是不是病了？看到老祖爹了吗？你倒是说话呀？！”

龙老四一直低头不语，叹着气。

王贵香有所察觉，说道：“他同意当然好，不同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结婚是我们俩的事，只要你和我同意就行了，我才不当他的面打什么红绳结呢，我们俩堂堂正正到乡政府打结婚证。”

龙老四同意地笑了，点头应道：“唔！”

画外传来摩托车的行驶声，两人寻声望去。

小宋骑着一辆摩托车搭着龙月明来到。

龙月明招着手：“老四……”

摩托车在“贵香餐馆”前停下，龙月明下车走到龙老四、王贵香跟前。

龙老四有所悟地：“月明妹，我现在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和小宋兄弟好。”

小宋抱着一台电视机从画右走进，将电视放在桌上。

龙老四向小宋道歉道：“小宋兄弟，那几拳我打重了，打错了，改天我请你喝酒赔罪。”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小宋：“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都是自己人还赔什么罪？！”

龙月明会心地笑了。

王贵香给了龙老四一个暗示，龙老四介绍道：“这是我的月明妹。这是我的……贵香姐，我们准备打红绳结……”龙老四知道说错了，纠正道：“我准备跟贵香姐到乡政府打结婚证书。”

龙月明：“我们早就听说了。”说着，将桌上的电视机挪动了一下：“这是我们俩送给你的礼物。”

龙老四推托着：“我们怎么能收这么重的礼物呀！”

龙月明、小宋同时劝说着：“收下吧，别客气了。”

龙月明：“这个是我们工程局承包得的奖金买的，以后我们再买一台。”

小宋再次劝说：“老四，你就收下吧。”

龙老四痛快地说：“好。小宋兄弟，我们喝酒。”

龙老四、小宋向餐馆内走进，龙月明与王贵香一道将电视机抬进去。

## 一一六 检查身体

工地医院。

男、女工人们正在诊室里检查着身体。兰青走进一间诊室，说道：“田大夫，我前天因为开会没有来，今天来补检，怎么样，我不会有问题吧？！”

田大夫：“你也别粗心，去年你的心电图结果不太正常。最近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你要注意。”

兰青答应着：“好，好，好。”

田大夫：“这次检查，莫局长的健康状况很差。”说着拿起一叠病历递给兰青：“你看，我们做医生的不明白，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莫国凡笑哈哈地从画外走进，在桌前坐下，说道：“田医生，你也别危言耸听了！我这身体不是挺好嘛？！”

兰青将病历送到莫国凡跟前：“得了吧，你自己看看。”

画外传来叫声：“莫局长……”

兰青、莫国凡寻声望去，两人向门外走去。

诊室的长廊上，郭处长迎上：“两位局长，今天体检就差覃大鼎没来，工资扣不扣？”

莫国凡：“定了的事情，不折不扣地执行。”

三人在长廊上走着。

郭处长：“他老婆死了以后，他家生活很困难的，我们帮他家从农村迁来。他今天是回去帮女儿买糍粑去了。”

莫国凡有所同情地问兰青：“你说呢？”

兰青：“那还是扣吧。他家有困难，我们再想办法。这事由我来办。”

医院楼梯处，黄木胜陪着兰杰民走上楼梯。

兰青、莫国凡从楼梯上下来。

莫国凡看看身旁没人了：“兰青，可别对你爸和洪局长‘出卖我’。”

兰青：“不反映怎么行？你的身体搞垮了，后面还有好几个大电站等着你呐！”

莫国凡：“双狮滩电站很快要截流了，提前一年截流，就提前一年发电，那时，我们总算对自己对人民交待得过去，这部机器瘫下来也值得了……”

兰青受了感动：“老莫，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莫国凡乘机地：“我们搞个‘君子协定’……”

画外传来兰杰民的叫声：“老莫……”

兰杰民从楼梯下走上，朗声大笑道：“什么‘君子协定’，呵，要废除的！”

莫国凡笑着说：“老兰哪！在搞突然袭击，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兰杰民回敬说：“不打招呼就是要摸清你们偷偷搞了多少君子协定。”

大家都笑了。

兰杰民这才认真地说：“老莫你无论如何得去住院‘大修’，不然你就没法运转了。”

兰青插话道：“我看也是。”

兰杰民：“我只好下令，黄经理‘押送’你回城住院了。”

兰青：“爸，您这可太高明了。”

## 一一七 女吐真情

南方工程局宿舍内。

兰青房间里，简陋地摆放着一些酱油瓶、铝锅等。兰青在收着晾在房间里的衣服。

兰杰民画外音：“我说小青呀！你已经建成几个电站了，还过着这样的日子。”

兰青边收着衣服边说道：“爸，你看我既不像女儿，也不像母亲，更不像妻子，是不是？”

兰杰民心痛地走到桌前坐下，说道：“我真不该同意把担

子压在你的身上。小青呵，你也该成个家了。”

兰青在床边坐下，边叠衣服边答道：“爸，我想跟您说，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

兰杰民意外、关切地：“哦！谁呀？”

兰青：“您猜猜。”

兰杰民：“八成是九十九局的那个老乡吧？”

兰青笑了，对兰杰民说：“您感觉到了？”

兰杰民：“部里张老总对我称赞过他，我们政府不少同志对他评价也不错。看来，你很有眼力呀！”

兰青边叠着衣服，边说：“爸，这种感情是自然形成的。”

兰杰民画外音：“事成了，是跟他北上，还是他到这儿来？可不要搞牛郎织女啦。”

兰青看着兰杰民，道：“他说很想回到红水河来。”

兰杰民：“好。”他好像想到什么，问：“好像他父母都去世了？”

兰青画外音：“我正想跟您说呢，他父亲还活着，在美国。”

兰杰民不解地：“嗯？他父亲怎么在美国呢？亲生的吗？”

兰青：“是的。我跟他坦诚相见，他跟我说了心里话，李宗仁在上海的那个部将李同甫，只是他的养父。他的亲生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了美国。最近，他们才联系上。”

兰杰民：“他父亲叫什么？”

兰青画外音：“叫李元甫。”

兰杰民听了，陡然愣了一会，道：“李元甫？！”兰杰民看了一眼兰青，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站起来走出画。

兰青惊望着父亲走去，起身尾随出去。

## 一一八 父女波澜

红水河的乱石堆。

兰杰民、兰青坐在乱石上，面对滚滚奔流的河水，沉默不语。

许久，兰杰民抬起头，看着兰青，情绪激动地：“你难道不知道李元甫是什么人吗？是杀你爷爷的凶手啊！”

父女俩相望了一眼，兰青沉重地走近父亲，在他身边坐下，诚恳地：“爸，像李宗仁那样的人都可以回来，尽管李元甫以前杀过红军，但是现在在海外已经几十年了，作为老华侨，也是我们统战团结的对象。听说他前几年想回来，可是一直没敢回来。”

兰杰民情绪稍有缓和，说道：“那可不必。”

兰青：“周总理曾经对李宗仁说过，旧帐一风吹，我想你也不会计较吧。”

兰杰民：“这不是计较不计较的问题，李宗仁是李宗仁、李元甫是李元甫。当然，中央的政策我应该执行，他要真回来，我作为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还得接待他。”

兰青画外音：“爸，您这就对了。”

兰杰民思绪万千地站起，背对着兰青。许久，他转过身问道：“你们登记了？”

兰青画外音：“没有。”

兰杰民：“好到什么程度了？”

兰青看了看兰杰民，说道：“反正我们已经相爱了。”

兰杰民缓缓地转过身去，沉默不语。

兰青来到父亲身旁，问：“爸，你同意了？”

兰杰民抑制住内心因往事激起的仇恨说道：“政策归政策，感情是感情呀！这在感情上是很难以接受的。当然，婚姻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冷静一点，慎重考虑。”

两人僵持地沉默着。

## 一一九 兰青痛苦

电站的施工工地。

兰青、莫国凡、李秋博、黄木胜在送兰杰民回省城。

兰杰民高兴地：“我这次来，听说你们工程有可能提前一年截流，我很高兴；说明你们两个局都干得很好呵！”

大家笑了。兰杰民与大家逐一握手。

兰杰民对莫国凡说：“国凡哪！我再次说了，让木胜‘押’你去住院。”

兰杰民向大家道别。兰青走上，陪父亲向车旁走去，兰青打开车门。

兰杰民临上车，对兰青道：“小青啊！你应该是个明白人。”

兰青看着父亲，感情复杂地低下了头，答应着：“好！”

兰杰民上车，兰青将车门关上，越野车开走，驶离工地。

李秋博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基地搞来一部新片，《血战台儿庄》。请几位先睹为快。”

黄木胜：“听说是讲李宗仁将军指挥国民党军队抗日打胜仗的故事，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去吧。”

莫国凡：“还没看过讲国民党抗战的片子，值得去看看呵，我们去。兰青，你呐？”

李秋博带着一种希望看着兰青。



兰青勉强地：“大家都去，当然我也去。”

李秋博高兴地：“这部过路片，放完了就拿走，请大家吃了晚饭就过来吧。”

## 一二 兰青反悔

南方工程局办公楼。

楼梯上，兰青端着饭盒，伏在楼梯拐弯处的栏杆上，吃不下饭。莫国凡从楼上走下来。

莫国凡招呼着：“兰青，车子准备好了，去看电影吧！”

兰青深叹了口气。

莫国凡走近一看：“哎？你怎么连饭菜都没动啊？快吃啊！”

兰青推托着：“老莫，我今天不想去了。”

莫国凡劝着：“去吧，好片子，又是李老总请客。”

兰青面有难色地：“我是想，等公映以后再看吧。”

莫国凡不解地：“你怎么了？病啦？”

兰青：“没有。我只是想安静一会儿。老莫，请你帮帮忙，就跟李老总说，我今晚有事。”

莫国凡费解地：“怪事！好，我先走了。”说完，手摇着扇子走下楼去。

兰青看着远去的莫国凡，思绪万千地走向面对红水河的栏杆旁，眺望着波涛滚滚的红水河。

旁白：“兰青在感情上还不敢迈出步子，父亲的反对使她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她内心实在是痛苦极了……”



## 一二一 大鼎生气

南方工程局的机械化停车场。

覃大鼎正在大型电铲车上检查着机械，郭处长站在车下劝说。

覃大鼎生气地：“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不服气。我缺工缺勤扣我的工资可以，我覃大鼎在工地干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缺过勤，凭什么扣我的工资，没有道理嘛！”

郭处长：“覃师傅，你冷静点，局里有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覃大鼎：“我不检查自己的身体，关你们屁事，大家都没做工，为什么偏偏扣我的工资，这是哪家王法，我就是不接受。”覃大鼎说完，走进驾驶室狠狠地发动电铲车，站在车下的郭处长吓得赶忙逃离。

## 一二二 看望大鼎

南方工程局工地宿舍。

覃大鼎家门前，郭处长陪着兰青走来。

郭处长同情地说：“覃师傅的老婆病死两年了，他的家庭负担很重呵！”

两人走进覃大鼎的屋内，覃大鼎正跟大女儿在推磨，他年老的母亲躺在床上，家里十分贫寒。

兰青：“覃师傅，我跟工会的郭处长来看你。”

覃大鼎心里有气地：“我有什么好看的。”

覃大鼎的女儿懂事地端过一张凳子：“阿姨，你坐！”

兰青接过凳子坐下，关心地问覃大鼎的大女儿：“你能帮阿爸做事了？”

女儿懂事地答道：“不帮不行，我们家就阿爸一个人做工！”

兰青：“上学了吗？”

覃大鼎生气地：“还上什么学，钱都被你们扣光了。”覃大鼎对女儿说：“外面玩去。”

兰青：“覃师傅，你是局里的工人骨干，你有困难我们没帮助上，实在是对不起。”

郭处长：“工会研究了，大家同意给你补助两百块钱。”说着，从衣袋里拿出钱，递给覃大鼎：“请你收下。”

覃大鼎停下手中的磨子，呆看着。

兰青从郭处长手中拿过钱，递到覃大鼎跟前，覃大鼎感激地接过钱，惭愧地低下了头。

兰青在一旁说道：“工会商量了一下，还想帮你介绍个对象，如果对方没有工作，局里还可以帮你解决。”

郭处长画外音：“是啊！屋里有了女当家的，孩子就可以读书了。”

覃大鼎感动地点着头。

兰青关心地：“该检查身体还得检查呵，你是一家之主，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啊？！”

覃大鼎感动而难过的低下头应着。

## 一二三 国凡住院

省城医院。

一辆面包车驶来停下，黄木胜陪着莫国凡从车上走下，护

士从病房大楼里走出，上前搀扶着。

莫国凡不情愿地：“住什么院，几十年不都挺过来了吗？”

黄术胜边扶着莫国凡走进大楼，边安慰道：“即来之则安之嘛！”

病房的长廊上，莫国凡、黄木胜边走边说着，护士拎着行李跟在后面。

黄木胜：“兰主席叫我告诉你，由能源部领导主持两广和云南、贵州四个省省长讨论的上龙滩大电站的会议，不久就要召开，还有五百多万千瓦的大仗要打，他不希望看到还未拉开大战序幕你就垮下来。”

莫国凡无可奈何地一笑。

## 一二四 程勇会莎

省城。

林莎莎的宿舍内，正在化着妆的林莎莎听到一阵敲门声，头也不回地：“请进，门是开着的。”一阵脚步声走进，林莎莎回头，意外地：“呀！你怎么来了？”

林莎莎不知所措地：“不是，我……进来坐吧。”慌忙收起化妆用品，走出画。林莎莎边打开录音机边说：“听听音乐吧！”一支很抒情的音乐响起。

林莎莎端着两杯水从画右走进，关心地问程勇：“这么长时间你到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丢了昵？”

程勇：“丢不了。我们山里人进趟城不容易呀！”

林莎莎：“是吗？那这一次……”

程勇：“整两个月没见了，你好吗？”

林莎莎：“挺好的，只是……你呢？”

程勇：“还凑和……”

从程勇身后的壁镜，看到林莎莎笑了，对程勇说：“你喝水吧。”

“谢谢！”程勇听着音乐，问林莎莎：“这是你唱的？”

林莎莎喝着水，答道：“怎么样？”

程勇夸奖道：“进步不小。”

林莎莎骄傲地：“是吗？谢谢！”

程勇抬头环视了一下林莎莎的房间，房间里现代派的装饰。

程勇问：“这是你的房子？！”

林莎莎在画外道：“怎么样？还可以吧。”

程勇画外音：“还可以，就是太小了点。”

林莎莎转过脸，对程勇：“是啊，我的目标是栋小楼。”

程勇画外音：“这么能干呀！”

林莎莎得意地：“想见识见识。”

两人沉默了片刻。

林莎莎问道：“听说你想买摩托车？”

程勇：“嗨，别提了，就我那点工资刚够吃饭的。”

林莎莎得意地：“下午，看我的。”

## 一二五 彩电交易

省城，电视机厂。

彩电生产自动流水线，林莎莎陪着程勇参观着，牛副厂长从画左走进。

牛副厂长：“小林，很抱歉，刚才让你在办公室扑了个空。”

林莎莎介绍道：“这是牛副厂长。”接着又向牛副厂长介绍：“程勇，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分在电力局工作。”

牛副厂长与程勇握了握手，说道：“电力局可是我们的靠山啊，一离了你们，我们就得喝西北风去了！”

林莎莎半开玩笑地：“是啊，我们还得巴结他呢！”

牛副厂长对莎莎：“请！”

林莎莎对牛副厂长小声说道：“哎，你可别不认我们年轻人呵。”

牛副厂长：“你来了，我能不认吗？”

林莎莎给了个暗示：“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他，兰副省长的外孙！”

牛副厂长有所醒悟。接着问莎莎：“上次那批钢材的事你落实了没有？”

林莎莎笑笑，从背包里拿出一张条子递给牛副厂长：“当然落实了，平价。”

牛副厂长看了批条，夸着莎莎：“你可真有本事。”说完欲将批条收起。

林莎莎急忙拦着：“隔山唱歌，山还答应呢，你就这么收下了？”

牛副厂长再次打开批条看了看，有所明白：“好吧，那就批给你十台十八时的吧，当然是优惠价。”

林莎莎：“哟，亏你说得出口，你觉得合适吗？”

牛副厂长无奈：“最多批给你二十台。”

林莎莎向跟在后边的程勇得意地打了个手势。这时，一技术员从画左走进，请牛副厂长批字。

## 一二六 莎莎买摩托

摩托车商店。

一排崭新的、各种型号的摩托车摆放着，林莎莎、程勇边走边挑选着，林莎莎走到一部豪华型摩托车前停住：“真棒就是它了。”

程勇也赞道：“这车不错。”程勇感到奇怪，问林莎莎：“你怎么不买一部女式的？”

林莎莎：“我觉得你骑男式的要比女式的更好嘛！”

程勇有点意外：“什么？你别搞错了，我可没钱买这个。”

林莎莎不以为然地：“那么死心眼，这二十台彩电一出手，不什么都有了么？”

程勇惊讶地：“什么？”

林莎莎：“别什么什么的了，这是改革开放得来的。”

程勇恍然：“这就是你的改革开放呵？”

林莎莎：“我怎么？我平价给他钢材，他能办到吗？办不到，那好，他给我彩电，互通有无，无非挣点辛苦费。”

程勇：“我觉得，你这钱挣得也太容易了。”

林莎莎：“那你知道，我这平价钢材是怎么得来的？”

程勇低头不语，林莎莎看了一会儿程勇，改变了语气道：“那好，这车我买了，借给你骑怎样？”

程勇：“你是不是想送给我？”

林莎莎：“我要送你，你要吗？”

程勇：“你说我会要吗？”

林莎莎：“要是我，我就要。”

程勇许久地看着林莎莎。

林莎莎：“好了，好了，这车我只想，买回去，谁骑都方便。来，帮忙推出去。”说着，使劲推着车子。

## 一二七 老艾画图

红水河的电站工地。

艾尔伯特坐在一块石头上，画着什么，黄木胜从他的身后走来。

黄木胜：“艾尔伯特先生，你在画什么？”

艾尔伯特答道：“黄先生，我在画一张洪水泛滥图，今年夏天可能有大洪水。”

黄木胜拿过图看着，问道：“艾尔伯特先生，你把这条鱼画在这个坝上，是什么意思？”

艾尔伯特：“我希望今年夏天不要发生图画上的事。”

黄木胜明白地：“哦。”

## 一二八 老莫失踪

省城医院。

一辆小轿车开来停在医院病房大楼前，洪波、兰杰民从车上下来，两人走进病房大楼。

洪波、兰杰民来到病房，一护士正在整理病床，问道：“你们找谁？”

洪波：“莫国凡，他在吗？”

护士：“他不在了，今早就发现他不在了。”

洪波、兰杰民纳闷地相互看了一眼。兰杰民发现什么，用手指了指：“你看，毛巾，牙刷还在，床头还有一本书呢。”

护士：“他换洗的衣服不见了。”

洪波：“老莫啊，施了个空城计逃跑了。”

兰杰民点头笑着：“那只好回去发‘通缉令’了。”

## 一二九 老莫回局

南方工程局办公室。

莫国凡从门外走进，秘书小张坐在办公桌前，看见莫国凡吃惊地：“莫局长？！”

莫国凡：“兰局长呐？”

秘书：“到工地去了。”

电话铃响了，秘书要伸手接电话，被莫国凡按住：“如果电力局洪局长找我，你说我还在南宁住院，没回来。”

秘书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洪波的询问声，莫国凡手拿扇子摆着：“不在，不在。”

秘书按吩咐：“……我们莫局长他在南宁住院。”

话筒里，洪波的声音：“有他的消息赶快通知我。”

秘书：“有他的消息，我一定告诉你。”秘书放下手中的电话，闯道：“莫局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莫国凡：“哎，关键时期，我躺不住了。”莫国凡想起什么继续对秘书说：“我来得匆忙，忘了带药，你帮我到工地医院去拿些药来，我得找兰青去。”说完，急忙走出画。

秘书十分惊讶地看着。



### 一 三      商量对策

工地指挥部。

莫国凡乘坐的吉普车急驶而来停下，莫国凡从车上走下，与站在一旁的艾尔伯特打着招呼，急忙走进会议室。兰青、黄木胜、李秋博正在商量什么。

莫国凡：“你们都在呀！”

大家抬头，意外地看见莫国凡进来。

兰青：“老莫你怎么回来了？”

黄木胜：“医生不是要你住院半年吗？”

莫国凡：“这半年是电站工地的非常时期，我怎么能回避呢？”

李秋博：“什么非常时期？”

莫国凡：“我在医院接到气象预告，说今年夏天降雨量前所未有，可能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碾压混凝土不能达到预定高度！”

黄木胜：“要是洪水漫过围堰，后果不堪设想！”

莫国凡画外音：“所以呀，我就躺不住了。”

兰青将艾尔伯特画的图，递给莫国凡：“老莫啊，不只是你一个人担心哪！”

莫国凡接过图看着，问道：“谁画的？”

兰青画外音：“艾尔伯特先生。”

莫国凡看着图：“鱼游在大坝上，连他都看出了洪水后的严重后果”

黄木胜：“有人看了画说，老外在取笑我们，其实不然。

艾尔伯特先生到底是专家，有丰富的经验，他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

兰青拿起一张图纸对莫国凡说：“我们正在这商量对策呢。”

黄木胜：“正好请你听一听，我们三方研究了准备采取的措施。九十九局暂停下游的围堰工程，和南方局集中力量攻上游围堰工程，然后再解决下游围堰工程。”

莫国凡：“好呵，我们有竞争又有合作，关键时刻紧密配合。”

兰青：“我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指挥部，统一调度，一切工作服从围堰需要。”

黄木胜：“好，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莫国凡：“等等，我有补充，不能将莫国凡同志留在后方医院，要不会把他憋死的。”说完，朗声大笑。定格。

第六集完

## 第七集

### 一三一 程、莎兜风

省城公路上。

程勇驾驶着摩托车，搭着林莎莎，在公路上兜风。

林莎莎：“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程勇：“什么事呀？”

林莎莎卖着关子：“算了，你胆子这么小，车都不敢要，我说出来当心把你吓着。”

程勇捉弄地把摩托车停下：“你不说，我就不走了。”程勇索性下车，追问着：“什么事啊？”

林莎莎无奈地：“我还真有事告诉你呢！”

程勇脱下头盔：“说吧。”

林莎莎：“我正在张罗出国，你有这种打算吗？”

程勇意外地：“出国？！”

林莎莎：“出国不好吗？”

程勇：“想过。出国有那么容易吗？”

林莎莎：“说难也不难，事在人为嘛！要是感兴趣的话，包在我身上。”

程勇：“去哪儿？去日本、美国？”

林莎莎：“不，去加拿大，那儿现在最好去了。”

程勇：“有眉目了吗？”

林莎莎：“人家答应帮忙了。”

程勇：“那你出去干嘛？”

林莎莎沉思片刻，说道：“我想，我出去学艺术和美容，以后回来开美容院。”林莎莎看着程勇，问道：“那你呢？”

程勇毫不犹豫地：“我出去呵，可能还是学水电，而且肯定还会回来的。”

林莎莎看着程勇，程勇再次用坚定的语气说：“一定会的。”

林莎莎：“是吗？不愧是水电世家的第五代，好，有理想、有抱负。”

程勇：“我那正统的老外公也是这么说我。第五代就是第五代，不是第四代，也不是第三代。”

林莎莎想了想，说：“我们自费出国，费用可不少呢？！还得想办法，多赚点钱。”

程勇：“这个我知道，我成绩好，可以考托福。考托福可以拿奖学金。”说完，程勇戴上头盔，骑上摩托车。

林莎莎佩服地：“我觉得，你比我强！”

程勇发动起摩托车，搭着林莎莎，开走了。

## 一三二 路遇程、莎

省城街道。

一辆小卧车在街道行驶着，兰杰民坐在车内，从车窗向外

看到什么，招呼司机停下车。

科技情报大楼，程勇、林莎莎嬉闹着从里面跑出来，程勇上了摩托车，搭着林莎莎，启动开走。

小卧车上的兰杰民看到此情景，心情沉重地叫司机开车。

### 一三三 女劝父亲

兰杰民的书房内。

兰杰民坐在书桌前写着什么，兰青十分疲倦地靠在沙发上说：“真累人啊！”

兰杰民停下笔，拿起茶杯，向兰青走去：“怎么？支持不住了？”说着，来到兰青身边坐下。

兰青：“不，到这种关头，我怎么也得坚持下去呵”兰青想起什么，问：“爸，小勇呢？”

兰杰民叹了口气：“翅膀硬了，回来都不在家里住了。”

兰青：“我想找他谈谈。”

兰杰民：“刚才他回来转了一圈，我说你今晚要回来，叫他等你，他说今晚有事。”

兰青自责道：“我这个当妈的也没尽到责任，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兰杰民画外音：“他说，他准备去考‘托福’，说是你同意的？”

兰青：“这孩子在大学功课很好，他考托福是有条件的，他跟我说要出国深造学水电，我当然就同意了。”

兰杰民：“他爸是去苏联留学，他现在要去美国留学，对小勇去西方留学，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

兰青：“所以我总想找他谈谈，可一直没抽出空来。”

兰杰民画外音：“这小子老躲着我，我也是鞭长莫及呀！”

兰青感触地叹着气，想起什么，对兰杰民说：“爸，秋博的父亲李元甫捎话回来说，他感谢人民政府和你对他既往不咎。他说，他还要回故乡来看一看，还要投资办企业呢。”

兰杰民：“是吗？他有这个态度，政府当然欢迎，你让秋博转告他，让他放心回来吧。你和秋博还经常见面吗？”

兰青心情矛盾地：“爸，我也正想跟您说这事呢，我现在心里很矛盾，人到中年了，本来我想，也不会再爱什么人了，可是我的心里又丢不掉他。有时候我想起他，感到欣慰，有时候又感到很痛苦。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爸，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兰杰民：“你是想，让我接受既成事实吗？”

兰青痛苦地：“爸，我是想……。”

兰杰民：“小青呵！这种事不比接受李元甫回乡投资那么简单。天下好男人多得是，你怎么偏偏爱上李家的人呢？”

兰青：“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是我理想中的人。”

兰杰民：“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事……让我再想想，好吗？！”

## 一三四 赛马草地

山坡草地上。

一场矮马赛正在进行。一群壮家少年骑在马背上，挥鞭你追我赶，比赛相当激烈。山坡上，兰杰民陪着艾尔伯特兴趣盎然地看着比赛，兰青、黄木胜、洪波也夹在人群中，他们时而为孩子们鼓掌，时而为他们加油。

艾尔伯特举起照相机，抢拍着这独特的场面。他高兴地对兰杰民说：“太好了，这场比赛如果移到欧洲去举行，简直要轰动西方。”

一个孩子领先冲过了终点。比赛结束，他们在草地休息着。艾尔伯特从画左进来，走到一孩子跟前夸奖着，他拉过孩子的矮马骑上，矮马在草地上奔跑着，艾尔伯特没坐稳，从马背上摔下，兰杰民上前去扶起躺在草地上仰天大笑的艾尔伯特，艾尔伯特开心道：“我今天特别高兴，比去香港看赛马还痛快。”

兰杰民：“梯级电站要是建好了，我们红水河上开辟旅游风景区，矮马赛就会驰名全世界。”

兰杰民与艾尔伯特在山坡上走着，兰杰民关心地：“老艾，摔痛了吗？”

艾尔伯特：“痛是痛，我却很高兴。”

兰杰民：“为什么？”

艾尔伯特：“今天的矮马赛，使我对红水河有了新的认识，这里的人，看起来那么平凡普通，却干着使世界震惊的事情。”

兰杰民：“你又有新发现了。”

艾尔伯特：“是的，我更喜欢这条河了！”

兰杰民：“艾尔伯特先生，你真是一个热爱红水河的中国通了。”

## 一三五 机场相会

某机场。

一架大型客机徐徐降落在机场跑道，慢慢地滑行停稳。乘

客们从机舱口的弦梯上走下。出口处，李秋博在焦急地张望寻找。李元甫在女秘书的陪同下，走下弦梯，也在张望寻找。李秋博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对着看着，向李元甫走去，父子俩相会。

李元甫：“你……”

李秋博：“爸，我是秋博，就是经国呵。”

李元甫激动地：“秋博？！……”父子俩紧紧拥抱。李元甫含泪说着：“整整四十一个年头了。我离开上海，流亡出国的时候，你才这么大。我在国外几十年，没有一天不在想家乡，想家乡的亲人呵！经国，我也想你呵！”

李秋博擦着脸颊的泪水，说道：“爸，有什么话，咱们回宾馆说吧。”说着，搀扶着李元甫走出机场。

机场外，一辆小卧车等候着，司机帮助把行李装上车，李秋博扶李元甫坐进车内，小卧车开走。

### 一三六 花园散步

省城宾馆。

花园里，李秋博陪着李元甫散步。他向李元甫介绍说：“爸，这个四星级的宾馆，以前是个烂泥塘呵！”

李元甫：“我在美国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我一直内心很痛苦，想重回故乡啊！”

李秋博：“‘叶落归根’嘛！爸，你不是终于回来了。”

李元甫停下，难言道：“我……”

李秋博：“爸，你一定有什么心事？”

李元甫吞吐着，李秋博劝导着：“爸，你就放心说吧。”



李元甫看着李秋博试探道：“秋博，我想问你，我离开大陆以后，听说我们李家的人，有的被关了，有的被抓了，田地、房产、山林都被没收了，是不是有这回事？”

李秋博安慰道：“爸，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李元甫沉痛地点点头：“是呵！以前我对家乡的父老，对共产党是有罪的，就算是对我的报应吧！”

李秋博：“爸，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说完扶着李元甫向花园树林走去。

李元甫担心地问道：“秋博，这次我们父子相会，是不是他们事先安排的，想利用我们的父子关系，达到什么政治目的。”

李秋博：“政府对你回来的欢迎是真诚的。”

李元甫：“外面对大陆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得不使我有顾虑呀！”

李秋博：“爸，你难道看到的这一切，还不相信是真的吗？！”

李元甫：“噢，至于你给我来信说的也是真的？你真的是国家工程局的局长？”

李秋博画外音：“真的。”

李元甫：“真的参加过葛洲坝水电站工程的建设？”

李秋博画外音：“真的。”

李元甫：“现在，又参加红水河的开发？”

李秋博：“真的，爸，这一切都是真的。”

李元甫：“兰杰民真的说了不跟我算旧帐了？”

李秋博画外音：“他是代表政府欢迎你回来，他还亲口对我说，过去的旧帐都一风吹了。”

李元甫：“过去，我们红水河家乡落后，年年内战不息，我不愿意你再走我的道路，所以我送你到上海去读书，学理

工。可万万没想到是共产党把你培养成水电专家，成了国家的栋梁。”

李秋博：“爸，你这次回来可以到家乡去走走，到处看看。”

李元甫：“嗯，我是要去看一看。”

### 一三七 围堰抢险

围堰工程工地。

红水河波涛汹涌，水情严重，两个工程局联合在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抢险工作。洪波站在堰基上，手拿对讲机，向基坑内抢运设备的同志们报告着洪水发展的情况：“现在洪水涨的很快，我们一定要把设备全都抢出来！”

基坑内，兰青手拿对讲机边与洪波联系，边指挥着两局工人抢运设备。莫国凡、李秋博也在工人中指挥着。

堰基上，艾尔伯特举起照相机抢拍着。

洪水迅速猛涨，冲击着堰基，情况非常严重，洪波用对讲机对兰青说：“请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艾尔伯特看到险情，担心洪波的安全，急忙来到洪波身旁拉住他说：“太危险了，你看洪水越涨越高，太危险了，你不能站在这。”

洪波坚定地说：“不，我的位置在这！”

艾尔伯特喘着气说：“洪局长，不要了！不要那些设备了！赶快用引水管道放水进来吧！危险，太危险了！人命关天，设备可以再买，还是放水进来吧！”

洪波：“艾尔伯特先生，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这些设备都是千万人的血汗钱换来的呀！”

艾尔伯特为之感动，说道：“你不走我也不走。”

洪水冲击着堰基，水势猛涨，情况越来越危急。

基坑内，两局工人在紧张地往卡车上装运着设备，兰青手拿对讲机与洪波联系着：“围堰怎么样？……”说着说着，兰青突然头晕靠在卡车上，她咬牙坚持着，支撑起身体，再次拿起对讲机，指挥着……。

在工人们的团结努力下，终于将设备抢运了出来。装着设备的卡车开走了，工人们欢呼着。

旁白：“在特大水灾面前，工地上两个工程局所有的中国人使艾尔伯特认识到，在关键时刻，他们只是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堰基上，洪波与艾尔伯特的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洪波自豪地说着：“我们的水电队伍，总算经受了天公最大的考验！”

艾尔伯特：“看来我画的那幅画，用中国成语来说，是‘杞人忧天’！”

## 一三八 截 流

砂石场工地。

大型自卸车正在装运着石头，一辆吉普车开来停下，莫国凡从车上下来，与迎面走来的黄木胜打着招呼。

莫国凡：“再忙，也要跟你通气呀！听说九十九局另有任务要调走。”

黄木胜意外地：“哦？我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莫国凡：“是从九十九局内部传来的。”

黄木胜意外地高兴。

莫国凡继续说：“另外，听说兰杰民不赞成兰青跟李总好。九十九局调走之后，时间一长，关系就会冷淡下去，你就有希望呵！”说完，拍了拍黄木胜的肩膀。

黄木胜暗暗得意地摸了摸安全帽。

### 一三九 艾评兰青

洪水后的围堰堰基上。

洪波、艾尔伯特、兰青、李秋博在堰基上走着。兰青与李秋博交谈着，艾尔伯特向洪波说着什么。

艾尔伯特：“这次考察了红水河，看了截流，使我想起了美国一条著名的河流。田纳西河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这条河的流域原来是很穷的地区，在罗斯福总统的决策下，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已经变成美国十分富庶的地区，成了美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从此，闻名美国。”

李秋博：“艾尔伯特先生，我们中国红水河的水力资源要比田纳西河丰富得多呵。”

艾尔伯特看了看洪波，说着：“是的，是很丰富。”

兰青：“我们中国人，也会为有条红水河而感到骄傲的！”

艾尔伯特拍着兰青的肩膀，赞扬道：“我没说错，兰青女士是中国杰出的女性！”

### 一四 送别联欢

南方工程局的简易礼堂。

“欢送九十九局联欢会”正在举行，大家正兴致勃勃地跳着舞。莫国凡从外面走进来，在跳舞的人群中寻找着，李秋博发现莫国凡，在画外喊道：“老莫。”

莫国凡寻声望去：“李老总。”

李秋博站起迎上，与莫国凡握着手，说：“莫老总，怎么把你给惊动了？！”

兰青从画左走进：“老莫你怎么也来了。”说着与莫国凡握了握手。

莫国凡真诚地：“听说你们要走，我从医院特地请假赶来的。”

兰青：“老莫，你来送他，可是一片真心呵！”

李秋博请莫国凡来到休息桌旁，两人坐下。

莫国凡：“老李呀，我来晚了一步，没有赶上欢送你的宴会。可是，我还是要跟你碰碰杯，讲讲心里话。”说着，举起手中的军用水壶。

李秋博也真诚地说：“那咱们真成了酒逢知己了！”

莫国凡：“我从心里敬佩你，你要走了，我要是不把心掏出来，我这一辈子不会安宁的。”他举起手中的军用水壶说：“这是我们瑶家的米酒，你先喝了它我再讲。”

莫国凡先喝了一口，然后把壶送给李秋博，李秋博接过水壶，仰脸就是一大口。

莫国凡动情地说：“我把心掏给你，你带九十九局刚来时，我以为你抢了我们的饭碗。今天，我舍不得你走，没有九十九局就没有我们南方局的今天。我们两个局是最好的‘老同’……”莫国凡与李秋博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兰青坐在一旁，感动地看着。

舞池里，小宋和龙月明跳着舞来到李秋博的身边，小宋对李秋博、莫国凡说：“两位老总，快来跳一曲吧。”

莫国凡让出一步，请李秋博、兰青一起跳。李秋博请兰青一起步入舞池，轻松地跳着，与小宋、龙月明相遇。

龙月明：“两位老总，你们看，多不公平呵，我考上了大学，小宋没考上。”

李秋博开玩笑说：“小龙姑娘，你可不要做陈世美啊？！”

龙月明笑着说：“那要看你们小宋长进不长进。”

两对舞伴都笑了。

兰青、李秋博跳着，与舞池边上的莫国凡打着招呼，莫国凡朝他们晃了晃手中的水壶。

李秋博：“老莫是个好人啊！”说着，李秋博的情绪有所转变，他对兰青说：“我们局明天早晨九点上路。”

兰青有点不舍地：“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李秋博：“我要是为你回来，太伤老人的心了。你爸爸……”

兰青：“尽管我爸他想不通，我想，这到底是咱们俩自己的事嘛！”

李秋博感慨地：“你爸他革命了一辈子，亲人一个个都牺牲了，就剩下你这么个女儿，我们不能让他再伤心了。”

兰青：“不仅我们两家有冤有仇可以结亲，就是海峡两岸也要统一，他当领导应该明白这一点。”

李秋博：“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他，他能大度的欢迎我父亲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兰青深情地对李秋博说：“我等着你回来，等着！”

李秋博：“我们的事怎么比建造水电站还困难？！”

两人相对地笑了。

## 一四一 观看加工场

龙泉寨辉绿岩加工场。

黄木胜陪着李元甫，在龙老四的带领下来到龙泉寨的辉绿岩加工场参观。

黄木胜介绍着：“我们外销的辉绿岩，都是这儿生产的。”

两个瑶族青年在磨床上，开着打磨机加工辉绿岩。

龙老四在画外介绍着：“这两台机器，是我们全乡的乡亲们凑钱买的，条件差了一点。如果你能投点资，我们就能彻底更新设备了。”

李元甫高兴地：“我们家乡的这种石材产品，在海外可是抢手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大批的需要。”

黄木胜：“等双狮滩电站发电以后，要开采多少辉绿岩都有能源保证。”

李元甫满意地点着头。

龙老四：“李老，等我们吸引外资以后，我们可以办一个更大的辉绿岩石材场。”

李元甫沉思片刻，说道：“好吧，我投资进来，就算是我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点心愿吧！”

龙老四一听，高兴地握住李元甫的手，说：“太谢谢你了！”

## 一四二 程勇找兰青

南方工程局的空中缆车工地。



程勇从画左急跑进画，遇到路过的白宁，向她打听：“白宁，我妈在不在这？”

白宁朝缆车顶端指了指：“在那儿！”

程勇头都不回地向前跑去，白宁叫住程勇，问道：“什么事？那么高兴！”

程勇急于找兰青，对白宁说：“呆会儿再说吧。”说完向缆车跑去。

### 一四三 找到兰青

空中缆车的过道上。

兰青从控制室走下，程勇迎上，兰青问道：“你有什么事啊？”

程勇兴奋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托福’成绩通过了。”

兰青意外地：“什么？真的。”

程勇将录取通知书递给兰青，说：“这是录取通知书。”

兰青接过看了看，既高兴又难过地交回给程勇，转过身去。

程勇不解地问：“怎么了？您不高兴哪！”

兰青忍着泪说：“不，妈很高兴。真的，妈真的很高兴。妈只是觉得，你这次被录取，我们可能又要分开了，妈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你会像你爸一样有才学、有出息的！好孩子。”

程勇：“您是不是担心，我出去就不回来啦？！”

兰青感触地转过身去看着程勇。

正在建设中的红水河电站工地。兰青画外音：“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养育你成长的这块土地，红水河也等着你回来建设它！”



程勇：“您放心！不过，我不会用你们这种办法，靠拼设备、用牺牲的办法来建造电站，这种奉献太原始了！”

兰青：“小勇，你不能理解，等你经过奋斗以后，你就会知道，无论在任何时代，只要为人类作出奉献，作出牺牲都是崇高的。”

程勇：“我不愿为崇高而崇高，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更应该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兰青：“任何事情总要有个过程。”说着，兰青用手扶着程勇的肩膀有点不舍地说道：“小勇，你今天是来跟妈告别的吧？！”

程勇：“妈，您从小给我讲壮族玛勒找太阳的故事，你不相信，玛勒生下的孩子，也是将找太阳当做自己的使命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太阳！”

兰青放心地：“好孩子！”说完，母子俩离开缆车，走了。

#### 一四四 冤家相会

省政府接待室。

兰杰民站在窗前心情复杂地等候着。

旁白：“旧帐还没有在心头淡忘，冤家即将来到，他内心怎么能够平静呢？！”

画外，秘书的叫声：“兰主席，李先生他们来了！”

兰杰民回头勉强地笑了笑，迎上去。秘书介绍道：“李先生，这位是自治区的兰主席。”即而又对兰杰民介绍：“这位是归侨李先生。”随着秘书的介绍，兰杰民与李元甫相互握了握手。

兰杰民：“李先生，欢迎你！”说着，两人向沙发走去，兰杰民边走边说着：“你头发都白了。”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李元甫回忆着说：“那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呢！当年真对不起你，借用李宗仁先生的一句话，我是抱着‘带罪之身’回来的……”

兰杰民：“爱国不分先后。只要是炎黄子孙，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欢迎。”

李元甫：“共产党胸怀宽大，不记前嫌，回想过去，我对乡亲们所做的一切，真是无地自容啊！”

兰杰民问：“李先生这次回家乡走了一趟，有何观感？”

李元甫：“变化太大了！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当年我当县长的时候，县城里只有一条石板路，几间杂货铺，晚上点的是洋油灯。哪有什么公路、汽车、工厂、大厦。”

兰杰民：“听说李先生这次为家乡做了两件事？”

李元甫：“是的！不做于心不安啊。这次我到县里草签了两个协议：一是开发矿泉水，另一个是投资加工辉绿岩石材产品，这两样产品在海外可是大有市场。”

兰杰民：“你倒是很有眼力，矿泉水和辉绿岩，是我们红水河的两样宝啊！秋博呢？没跟你一起来？”

李元甫：“他明天才能到这里。多亏国家把他培养成人材，你也没有把我的账算在他头上，还委以重任，视为栋梁。”

兰杰民夸奖道：“秋博是个难得的人材呀！”

李元甫：“我这次回来真是感慨万端呐！想起三十年代，我们广西建设‘模范省’的时候，李宗仁先生曾委派我到南京去请了专家，还请了德国专家，要开发红水河。”

兰杰民：“是吗？”

李元甫：“结果因为连年内战的动乱和政治腐败，使我们的理想没法实现。”

兰杰民轻松地笑着：“国民党离开大陆的时候，蒋介石曾经说过，扔给共产党的是一副烂摊子。”

李元甫：“是呵，他还曾经预言扔给毛泽东的这副烂摊子，他呆不了几年。可没想到，共产党不但在大陆站住了脚，而且使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界上扬眉吐气地活着。”

兰杰民：“只要我们诚心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办事，我们就能站得住脚。”

李元甫：“你们这次集中了这么大的力量来开发红水河，使我不得不服。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是行将就木之人，大的力量我已出不了啦，除了在家乡投资办几个小工厂，我还带回了一包东西，送给政府。”

兰杰民：“什么东西？”

李元甫回身从女秘书处拿过一个档案袋，从里面取出一份文字资料交给兰杰民，兰杰民接过资料翻看着。

李元甫：“这是三十年代，我奉李宗仁的命令，邀请专家考察红水河的时候，搜集积累的水文、地质资料。”

兰杰民看着，十分兴奋地自语道：“西汉的滑坡、唐朝的地震，好啊！都有记载呀！”

李元甫看着兰杰民，兰杰民满意地：“这些历史资料很有价值，对了解、开发红水河都十分有用。”

李元甫：“如果这些资料对开发红水河有用的话，那我就太高兴了，也算我在垂暮之年为建设红水河尽一点微薄之力吧。”

兰杰民站起来，与李元甫再次握了握手，说道：“李先生，谢谢你！以前，我只想到你是冤家对头，没想到你也是开

发红水河的有心人哪！过不久，我们双狮滩水电站投产发电，我邀请你和秋博一起参加剪彩。”

李元甫激动地点着头，紧紧握住兰杰民的手说道：“谢谢！”

## 一四五 老爹失踪

搬迁新村。

龙老四兴冲冲地提着一大桶酒跑进龙老爹的新家。空荡荡的屋子里，鼎锅不见了，龙老爹不见了，龙老四正纳闷，龙老八从画外走进，看见龙老四，问道：“老四，你回来看老祖爹吗？”

龙老四：“是啊！老祖爹呢？怎么鼎锅也不见了。”

龙老八：“他拎着鼎锅回寨子去了。”

龙老四：“回什么寨子呵？”

龙老八：“龙泉寨啊！”

龙老四：“龙泉寨？那不已经被水淹了吗？他怎么回得去呀？！”

## 一四六 老爹寻根

电站水库。

一只小木船在澄清的湖水上划着。

旁白：“大坝建成后，河水变清了，龙老爹留恋被水淹没的龙泉寨，自己搬到龙泉寨被水淹剩的山顶上去居住。”

龙老爹在被水淹剩的小山顶上，搭起草棚，驾起鼎锅，依旧不舍地守着。

龙老四划着小木船来到孤岛，跑着叫着：“老祖爹、老祖爹！”龙老四来到龙老爹身边蹲下，问道：“老祖爹，你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

龙老爹伤感地：“龙泉寨就在这水底下，我离不开龙泉寨，离不开呀！……”

龙老四：“老祖爹，我接您去镇街上住吧。我盖了新房子。”

龙老爹固执地：“我哪里也不去，我就守着寨子……”

## 一四七 熬夜安装

电站的发电厂房。

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安装，空中吊车吊着大机件来回穿梭着，兰青正向厂长了解着情况，一技术员从画右走进来，向兰青汇报着：“兰局长，一号机组安装顺利，我们保证按时发电。”

兰青满意地点了点头。

白宁端着夜餐走来，招呼兰青，两人在一木凳上坐下。

兰青拿着饭盒边打开边问白宁：“小白，咱们进厂房第几天了？”

白宁：“三天了，你忙昏了头，三天三夜了。”

兰青：“真的？！等忙完这一阵，我非睡它三天三夜。”  
兰青盛了一勺面条送到嘴边停下。

白宁在旁催着：“快吃吧。”

兰青满脸倦意：“我实在吃不下。”

白宁：“兰局长，我陪你吃，快……”说着，自己先夹起面条一口送到嘴里吃着。

兰青勉强地吃着，她问白宁：“程勇留学后，给你来过信吗？”

白宁腼腆地：“来过一次，还给我寄来一些外国先进电站的资料。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这时，兰青的对讲机响了，传来呼声：“兰局长，请到二号机组来！”

兰青拿起对讲机：“好，我马上去去。”

## 一四八 蜡烛会议

红水河电站。

会议室里，正在开着会，会议气氛十分热烈。

旁白：“在双狮滩电站发电前夕，红水河上五百多万千瓦的龙滩大电站的建设规划会议，由部里张老总主持，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省的主管省长到会参加，预示红水河的开发与建设进入了高潮。前景十分令人鼓舞。”

张大颐宣布散会，大家收拾着文件，起身走了。兰杰民正欲离开，张大颐招呼着：“老兰，你等等！”

兰杰民又在沙发上坐下，抱歉地：“张老总呵，今天正赶上停电，真对不起呀！”

张大颐感触道：“不，今晚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四个省的省长，点着蜡烛召开能源会议，这一小小的插曲对我，对你们各位省长都是有力的促进。”

兰杰民：“这在红水河的开发史上一定要记下这特别的一页。”

张大颐感慨地：“也许我们俩都看不到龙滩大电站发电的那一天啰！”

兰杰民：“后人是不会忘记开拓者的艰辛的。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九泉之下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张总爽快的一转：“怎么说起伤感的话来了！红水河不老，我们也不老！听说你女儿跟我们九十九局的李秋博接上电源线了？”

兰杰民愣了愣，说：“有……有那么回事。”

张总高兴地说：“这是南北联网，珠联璧合。哈哈！是不是跟这次双狮滩发电的事一起操办了，双喜临门！”

兰杰民十分尴尬：“这……，我找女儿商量一下。”

张总干脆：“还商量什么？包在我身上了，我当这回南北联网的总调度，证婚人！”

## 一四九 兰青忙碌

发电机厂房。

兰青正举着一张图纸与厂长在说着，工人们在紧张地安装着机件。

## 一五 准备剪彩

大坝电站。

满天的彩旗招展，已建成的电站大坝披红挂彩，“热烈庆祝双狮滩水电站落成剪彩”的横幅挂在巨大的龙门吊上，兰杰民、张大颐及四省省长向会场走来。

一辆小卧车在会场外停下，李秋博扶着李元甫从车上下来，向会场走来。



莫国凡从另一端向会场走来，与黄木胜相遇。

黄木胜：“老莫，你怎么又越轨偷偷跑出来了。”

莫国凡辩解着：“不，这次没越轨，是医院特准的。兰青呢？”说着，两人朝会场走去。

艾尔伯特在一领导的陪同下，向会场走来。

### 一五一 发电试机

发电厂房的值班调度室。

兰青站在工作台前注视着显示牌，值班调度员拿着一份报告递给兰青：“兰局长，机组并网发电运转已达72小时，这是试机记录，一切正常！”

兰青疲倦的脸露出了笑容，说道：“谢谢，大家辛苦了！”

### 一五二 通知兰青

剪彩会场。

大家在静静等待着。罗小静从画左走进，来到黄木胜身旁问道：“你叫我？”

黄木胜：“你去请兰局长马上来，客人都到了。”

罗小静答应着转身走出画。

### 一五三 兰青入睡

发电厂房的控制室。

白宁坐在控制台前作着记录，罗小静走进来，向她打听：



“白宁，兰局长呢？”

白宁指了指说：“她说她歇会，在休息室里。”

罗小静向休息室走去。

兰青在休息室的椅子上靠着睡着了，罗小静悄悄地走近兰青的身旁，看了一下，不忍心叫醒她，转身走了。

#### 一五四 等候兰青

剪彩会场。

罗小静来到洪波身边，悄声说道：“洪局长，兰局长太累了，在休息室里睡着了。”

洪波走到张大颐身旁，说道：“张总，剪彩的时间到了，可是兰青睡着了，她实在太累了。”

张大颐看了看兰杰民，说道：“是呵，是呵，她和她的伙伴们实在是太累了，让她再睡二十分钟。”张大颐向周围的人征求意见：“怎么样？”大家同意地点着头。

等待剪彩的人们，在耐心地等着，大家互相交谈。李秋博来到洪波旁边问道：“老洪，兰青呢？”

洪波：“兰青这几天太累了，我们让她休息一会，剪彩仪式由她主持。”

李秋博关心地：“我去找她！”

#### 一五五 兰青逝世

值班休息室。

兰青靠在椅子上，静静地睡着，李秋博、罗小静轻步走进

休息室，看到睡着的兰青，不忍心地叫着。

李秋博：“兰青、兰青……”

罗小静：“兰局长、兰局长……”

睡着的兰青是那么地安详，她永远不会醒来了。

李秋博悲痛地含着泪看着兰青，摇晃着她，罗小静在一旁抽泣着。

兰青的遗物——帽子、眼镜放在休息台上。

## 一五六 悲伤剪彩

剪彩会场。

人们还在等待着兰青来主持剪彩，李秋博沉痛地端着兰青的遗物来到兰杰民的身旁，悲伤地告诉他：“兰主席，兰青她，已经不能来参加剪彩仪式了。”

兰杰民意外地接过兰青的遗物，悲痛地强忍着眼泪，将遗物递给李秋博，对张大颐说：“剪彩开始吧！”

张大颐难过地：“剪彩开始！”

李秋博将兰青的遗物摆放在她的坐位上。

剪彩会场，锣鼓齐鸣，鞭炮声起，工人们欢呼着，好一派热闹景象。

主席台上，洪波悲伤地摘下眼镜。

罗小静、白宁抱头痛哭。

莫国凡悲伤地沉思着。

黄木胜悲恸的脸。

张大颐、兰杰民沉痛地向彩球走去。

艾尔伯特悲伤地俯下脸。

张大颐颤抖的手拿起了剪彩用的剪刀。  
兰杰民颤抖地拿起了剪彩球的剪刀，向彩带剪去。  
李元甫触动的脸。  
李秋博悲恸的脸。  
张大颐颤抖的手拿着剪刀剪断了彩带。  
兰杰民颤抖的手拿不住剪刀，剪刀掉落在地上。  
兰杰民悲恸的脸。定格。

全 剧 终

# 导 演 阐 述

陈 敦 德

红水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它忽而咆哮，忽而温柔；忽而清澄，忽而浑红；它从莽莽苍苍的云贵高原群山中流出来。它的河道在犬牙交错的岩岸中显得那么小，它四季翻腾时而又显示出那么深不可测的巨大能量，显示出它特有的力度。如果说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那么，人类学的一个学派说，红水河流域曾经生活繁衍过地球上人类的祖先。前些年考证出来的红水河上游的腊玛猿人就是证据。一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条河流域的好些地区还处在与世隔绝、山封谷锁的状况。它沿袭着远古的生活方式：它的悬棺，它的壁崖画，它的牛头坟，它的独木舟，它的铜鼓舞，它的古朴的山歌，它的黑褐色的寨楼，它的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它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耕牧猎生活……；这一切，又显示了这条河的神秘感和神圣感。

岁月流至了本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这条河上好几处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险滩上，随着石破天惊的几声巨响，现代化的钢铁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到这块保留着远古生活方式的地区来

了。比人还要高的车轮，比木楼还要大的卡车，能往山壁自动开凿大窟窿的钻头，能撼动山崖的巨臂，能盖过河水怒吼的马达，还有坐在小小的驾驶楼里开动这些钢铁怪物的山外来人，还有金发碧眼高鼻梁的洋专家……

我们这部电视剧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发生在因这个背景而产生的山外现代文化与山里传统生活的“大冲撞”之中。

本片的总体视觉风格，就是要表现这种“冲撞”。就是要调动各种视听手段，营造氛围，渲染情绪，来实现本片要求的雄浑、凝重的造型风格与恢宏、深沉的史诗气氛。

有“强对比、大反差”才产生冲撞。本片的主体造型意识，就是通过艺术造型而在现代文化与传统生活的对比与反差中表现冲撞。

1、人物造型：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赋予山外来人与山里的人以不同的造型特征，这些人物因为开发红水河而引起冲撞，人物也在冲撞中发展和变化。

无论在表演或是视听再现上都要抓住人物这个纲。

2、环境造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生活里混杂无序处于自然状况的场景，通过我们的摄影构思，在环境造型上强调出对这场冲撞的认知与感受，使画面传递相应的审美信息，使片子发挥应有的审美功能，来强化这部剧的冲击力。以摄像机的运动来表现冲撞，形成流畅的动感。用摄像机的运动来表现现代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及事件。动亦是靠静来反衬，山里封闭状况中的人、物及事件适宜于用静态来表现。

造型上的反差是十分强烈的——

经过岁月烟熏火燎的木板楼和寨子与电脑控制的现代化拌和楼、冷冻楼；

木轮子吱吱作响的牛车、慢悠悠拦路的牛群与马达轰鸣的重型自卸卡车、电铲车、起重车组成的车队；

在老榕树下青石板上聊天的寿星公、在山里用脚踏踩着木犁点种包谷的瑶民与在大坝上电焊的工人及在驾驶楼里操作的工人；

木楼堂屋里如豆的菜油灯光与都市中灯火璀璨、流动的银河；

古老的镇街上农产品交换的集市与都市中百货商店琳琅满目的柜台、拥挤不堪的人流和霓虹灯商品广告；

古老的河流上独木舟、悬棺、岩画、跳网、赛矮马的风俗与钢铁岩石的碰撞，抢险、截流、预抛石头溅起的浪花、上百台重型卡车奔驰的场面；

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方式与电站工地上“三班倒”快节奏、集体化的色彩与生活……

3、色彩造型：我们这部片的总色彩调子趋向是红色。

这种红色色彩趋势是整部片子或是每个画面的冷暖对比互衬中形成的。在对比中统一，在对比中变化。故事和人物都提供了充分的色彩与内容、色彩与人物心理的对应关系。

古老寨子的木楼是黑褐色的，河岸那岁月风雨侵蚀的悬崖是灰褐色的，寨子居民的服装多是深黑靛蓝色的；而现代化的机械是桔红的，服装和工地的色彩多是暖色块。

4、音响和音乐：音响和音乐的造型亦要体现片子要求的“冲撞”。

已经悠然响了几千年的牛车声、磨房的石碾声、寨子的狗

吠鸡啼、猪拱栏及孩子的嬉闹声……被现代化车队及工地的轮子声、马达震动声、钢铁碰撞声、工人们喊叫声、高音喇叭播出的现代歌曲声淹没了。

可是在工地的现代化“交响乐”中，红水河两岸那古朴深沉、高亢悠远的民歌声却仍保持着独有的魅力与光彩，因为这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表达了这条河两岸的民族世世代代对光明与幸福的追求，也表达了他们在这不懈的追求中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

电视不是电影。电视连续剧更不是电影。我们摄制组构成的大都是来自电影业的人员，我们将拍电影优势带到拍电视剧中来，特别是要将电视剧制作得讲究精致一些。但我们必须重视电视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目前就是一些优秀的电影故事片，也都在搞“电视取景”，电影的长方形构图艺术在电视的正方形屏幕中往往要作出牺牲；在拍法上，电影有的也采用了“电视拍法”，将摄影机尽量往主角的脸上推，还多用快节奏剪接，将长镜、深焦、场面调度都弃之少用了。再者，电视剧讲故事的方式，不着重意境的铺陈渲染，而着重于矛盾尽快展开，情节尽快进戏，节奏尽快跳跃。

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这部剧真正拍成一部电视连续剧。

# 评论





# 红水河映照着时代风貌

——电视剧《中国有条红水河》观后

杜 高

我相信，一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充满时代激情的艺术作品，尽管在艺术表现上还有某些不足和缺憾，也会比那些信手编来的古代故事更受广大观众欢迎，更能唤起观众共鸣，给观众留下更美好的印象。当广西电视台摄制的七集电视剧《中国有条红水河》在北京放映时，我看到几位建国后一直在水电建设岗位上辛勤工作的老同志激动不已，他们赞赏这部电视剧亲切生动地反映了水电建设者们的艰辛和喜悦，塑造了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有一位同志说：“我一边看戏，一边回忆起几十年来奔波在一个个电站工地上的情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了心头。”我认为观众的这些真诚的感受，是对这部电视剧最中肯的评价。它首先表明了这部电视剧展现的生活是真实的。如果一部以电站工程建设为题材的电视剧，在水电工作者看来是虚假的，同他们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那么它肯定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但是，一部艺术作品仅仅被它所描写的对象——它所反映的那一

个特定的生活领域的观众所理解和承认，那还不能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因为艺术作品面向的是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的广大观众，它应该具有感染和打动广大观众心灵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因而它在反映某一个特定领域的生活内容时，又必须赋予它以普遍的意义，通过特殊来表现一般。现在有一种类型的电视剧，人们叫它“行业片”，指的就是它所表现的内容，仅仅为某一个行业的人们所理解，而缺乏普遍的和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们的艺术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很高。我觉得《中国有条红水河》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是一部把特定的生活内容和普遍的社会意义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它自始至终抓住了修建水电站过程中的各种实际矛盾，展现了人们之间尖锐的冲突，真实地描写了水电建设者们的艰辛，通过它们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时代的风貌。开发和建设我国南部的红水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在旧中国，征服红水河只能是一个梦想，今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正是因为从那一个个日夜奋战在红水河上的普通的建设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所以这部电视剧才在精神上与亿万观众取得了联系，唤起了共鸣。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还可以看到它的另一个特点。电站工程建设的题材，很容易写得枯燥乏味，如果作者过多地表现工程技术方面的争论和工程进展过程，而忽略了对人的描写的话。《中国有条红水河》对观众具有艺术吸引力，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唤起观众的欣赏兴趣，扣紧观众的心弦，就是因为它注重于塑造一个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它把红水河的开发与建设工程放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开，集中地描写了兰杰民、兰青父女和李秋博与他那流亡海外的父亲李元甫这两个家

庭的历史命运。这两个家庭的历史仇恨和这些人们的人生经历，他们各自经受的性质不同的颠沛困苦、挫折和坎坷，以及最后重又在红水河畔的相聚，几乎浓缩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与变迁的历史，使这部看来是描写一座水电站修建工程的作品，包含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展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滔滔奔腾的壮丽的红水河，在这部电视剧里，也就成为我们祖国和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了。

女主人公兰青是戏里塑造得最丰富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红水河畔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祖父遭到国民党反动县长李元甫的残杀，父亲兰杰民今天领导着自治区人民开发和建设红水河的伟大工程。兰青是新中国培育的水电专家，她富有现代科技知识，又同当地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她热爱故乡，她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开发建设红水河的壮丽事业。在经过了“文革”的磨难以后，兰青的性格更成熟更坚强了。她现在担任南方水电工程局局长。全剧以主要的笔触描写这位当代女干部的性格特征，表现她既具有红水河畔人民的质朴、真诚和坚强，同时又有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宽阔的视野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她和李秋博在水坝修建中志同道合而产生的相互爱恋，是全剧最动人的情节。李秋博不但曾被打成“右派”，更是李元甫逃离祖国时遗弃的幼子，这一个复杂的关系，必然在兰青和父亲之间掀起感情上的波澜，每一个人物都陷入了这个戏剧性的情感纠葛中，使观众关切着他们的未来命运。电视剧正是借着这个情节，着重地表现了党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李元甫们真诚的欢迎。

这个戏的结尾出乎观众的意外。最后是群众欢庆水电站建成的场面，喜气洋洋的人们正在等待剪彩仪式的主持人兰青出

场。而这时，为水电站的建成日夜操劳不知疲倦的兰青，却静静地靠在一张椅子上“安睡”了。她的面容显得那么安详，那么美丽，好像甜蜜地偎依着红水河深深地熟睡了，再也醒不过来了……而屋外，是一个欢声雷动彩旗飘舞的世界，这是一个震撼观众心灵的结尾，它使兰青的形象升华到了一个崇高的境界。

红水河的火热的生活和像兰青、李秋博那样改革奋进的人们，将有力地鼓舞着广大观众投身于现代化事业，从他们的奉献与牺牲中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有条红水河》的社会价值，广大电视观众期待着看到更多反映现实生活时代风貌的好作品。

（原载《大众电视》1992年第4期）

# “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

——《中国有条红水河》观后

林 为 进

由陈修龄、陈敦德编剧，陈敦德导演，胡炳榴为艺术指导的七集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在京举行了观摩研讨会。《红水河》即使不是第一部反映我国电力工业建设的多集电视剧，也是近年来我们观看到的、比较好的一部。它那雄浑、凝重的造型，朴实而又流畅的抒情，不仅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而且极自然地将观众引到了历史与现实相交汇的思索之中。

现实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未来的起点；现实既反映出历史的影子，又绘雕着未来的模型。《红水河》的编剧，正是紧紧扣住了这一点，围绕开发红水河、建设双狮滩水电站而表现了交汇着历史与未来的现实中人的碰撞和人的创造。应该承认，工程建设并不是一个十分好表现的文艺题材，稍弄不好，就会让机器的轰鸣声遮盖了人的展现，不论小说还是影视艺术，都不乏教训。而《红水河》不仅展示了水电建设工地的火热场面，而且由水电站建设的开始和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表现了多种人物形象，从而揭示出：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



建设的进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得到开拓。

作为人类祖先之一的腊玛猿人诞生地的红水河畔，山封雾锁，几乎与世隔绝。水电建设大军的各种马达轰鸣，不仅使古老沉寂的红水河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喧闹沸腾起来，现代工业文明也会和古老的文化习俗产生碰撞和磨擦。矛盾、困惑、烦闷、躁动，也会于碰撞和磨擦中激化与消除，而人物形象同时就会在这种碰撞和磨擦中凸现出来。《中国有条红水河》的营构，就是由多种矛盾的交汇编织起来的。如果说百岁老人龙老爹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水电站一定建在双狮滩的不理解，对因淹掉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龙泉寨极其痛苦，对搬迁后不能听着木楼下牛的反刍声伴着火塘而入睡感到不习惯，是一种惯性力量支配下的古老习俗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感性抗拒；那么，龙月明拒绝龙老四的血缘娃娃亲，爱上了电力工人小宋，引发了龙老四与小宋的冲突，则显示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带来了清除古老习俗中落后愚昧因素使之走向进步的成果。而莫国凡对实行改革承包引进竞争机制的不理解和反感，无疑是表现了一种不乏普遍性的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留恋。同是充满朝气和活力，都希望带头把家乡红水河建设好的李秋博和兰青，是竞争对手，是志同道合的情侣，可家族的历史恩怨又使得他们咫尺天涯。

多种矛盾的交汇，虽略显繁杂且不无人为的痕迹，但由于编剧注意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生长环境及性格的揭示，因而还不让人感到别扭。尤其是剧作把那一切矛盾和磨擦，都汇入到：未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和现实条件下开创起来的，要创造璀璨的未来，就少不了个别的牺牲，现实是在对历史的扬弃中激发出活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无疑是《中国有条红水河》的主题揭示，也是这部剧作最令观众感到激动和振奋的戏剧效果。它并不是抽象地呼唤牺牲和奉献，而是相当朴实地表现了从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到工人，到搬迁农民，那些平凡而又伟大的电力工程建设者们，为了红水河和祖国的腾飞，为了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默默地艰苦地工作着劳动着忍受着，也创造着的行为。从而艺术地显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感人情景：水电工程的组织者、指挥者、建设者，风餐露宿，以艰苦奋斗为荣，无疑是一种伟大的牺牲和奉献。而舍弃了祖辈开垦的良田及营建的村寨，搬迁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生活的农民们，也同样表现出了牺牲和奉献的伟大。正是有了这些牺牲和奉献，我们才能建立新中国，也只能是依靠牺牲和奉献，我们才能建造更加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样的目标，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前嫌旧仇不能抛弃的呢？

《红水河》之所以能够突破行业题材的樊篱，于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见出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编剧能够跳出一般行业题材作品只是抒发本行业相当艰苦极不容易的感慨，以及只是呼吁别人理解自己行业的狭隘，而是从表现电力工程建设入手，去表现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人生。为此，它既颂扬了电力工程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又不流于“我们这行业不容易，你们要多理解多同情我们”的狭隘和短浅。《红水河》表现的不是委屈，不是仿佛全世界的痛苦都由他们那个行业承担的乞求可怜与同情，而是一种建设者、主人翁的自豪和雄道，是一种我们只有这样干才对得起祖国，无愧于后人的旷达。这样，《红水河》所抒发的情感，无疑会



很容易地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并更清楚的理解：牺牲，不仅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幸福！

（原载1992年2月22日《文艺报》）

# 一曲人间太阳神的壮丽颂歌——

——评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

李 下

七集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以下简称为《红》剧），以磅礴的气势、雄浑的风格，展现了中国水电工程战线广大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歌颂了这些人间太阳神的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从这幅多彩多姿的美丽长卷中，我们既看到了时代风云的舒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貌，也感触到了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强劲有力的脉搏。

《红》剧的成功之处很多，摘其大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气势大；故事与人物命运的关系处理恰当；戏剧冲突的设置与解决扎实自然。

《红》剧气势恢宏，场面大，时间跨度大，取材角度也大。该剧写的是中央和地方的两个工程局奋战红水河双狮滩水电站的故事，围绕这条主线，取材面拓展宽阔：从水利工地到社会，从农村到都市，从汉族工人的劳动场景到苗族同胞的寨子，五光十色的生活和别具韵味的风土人情，编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僮锦，美不胜收。我们还看到水利工地上大学生们的工作和生活，看到苗寨跳网仪式的壮观、壮家矮马赛的有趣情

景；而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专家的出现和参与，又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各种变化以及暴露出的问题、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予以新的审美观照和价值评估。

鏖战红水河是近几年的事情，但由于情节的需要，人物命运之所系，故事的来龙去脉追溯到“文革”中、“文革”前，乃至遥忆到解放前夕。这种时间大跨度的穿插展现，只要是人物和剧情的需要，并不会破坏情节结构的紧凑，还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故事的思想容量和历史意蕴。

《红》剧的第二个特点是，故事、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关系编织得十分和谐得当，没有偏颇于一端。五六十年代的某些文艺作品，尤其是工业题材的作品，往往忽视了人物的塑造，满足于创作意图的展示、事件过程和结果的交代，而形成一种模式。在这种创作模式中，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或活道具，可以由作家信手派来遣去，毫无个性可言。《红》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水电站工程的进展中推出人物，在人物的运动轨迹中交代故事情节的发展，使特定时代的事件和人物融为一体，没有顾此失彼之弊。

谈到人物性格的塑造，这里只想举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人物为例。一个是女主人公兰青。兰青是五六十年代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她的先辈为了红水河畔人民的解放而流血牺牲，她又为了红水河畔人民的幸福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这场战斗的艰巨程度并不逊于革命创业，但兰青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嘴角上带着对物欲诱惑和安逸生活的不屑。就这样，她和她的丈夫都为红水河的开发献出了生命。祖国各地矗立的那些雄美无比的大坝，都可视为兰青等英雄儿女的光荣纪念碑。《红》剧塑造出兰青这一典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提醒人

们不能忘记这些默默奉献自己一切的“太阳神”，号召人们学习“太阳神”的崇高精神境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崇尚的不是最勇敢的战士、最艰苦的职业，而是崇尚豪华奢靡和安逸，那一定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衰退没落的社会和民族。

另一个典型是龙老爹。苗寨龙老爹的戏本来不多，但由于编者让他置身于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之中，遂使从这个人物身上迸出了反差强烈的两种文化碰撞之后的闪闪火花。双狮滩水电站的建设，打破了苗寨的平静生活，迫使龙老爹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住进搬迁户的新居。面临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龙老爹的不适应、困惑乃至牢骚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而这种依依不舍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恋情是很可以理解的。

《红》剧的第三个成功之点，是全剧的戏剧矛盾设置得自然，解决得流畅，较少人工斧凿的痕迹。兰青与莫国凡的矛盾、保守和改革的争论，都是从生活事实中涌出的，矛盾的解决也是靠事实来说服人。中央系统的九十九局工人和南方局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圆满的解决，则不仅显示了两方面领导的领导艺术，也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大协作的场面引起了外国专家的佩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龙老爹不愿意搬家、而水利工程又非要他们搬迁不可的尖锐冲突，更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遗憾的是，这对矛盾的解决显得匆忙，有些简单化了。这里自然也有编者自己的苦衷。

《红》剧也存在某些不足，概括起来，可谓几多几少。首先，一般性的事件和情节过程多，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的戏剧情节少。如果能减一些头绪，加强戏剧冲突，丰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兰青的形象立体感就会更强一些，她的死也就会产

生更大的冲击力。其次，次要情节枝蔓多，贯穿故事始终的关键性情节少。解放前的情节片断以及李元甫海外归来，可以暗场处理，腾出笔墨把推动主要情节前进的主线清晰起来，丰满起来。再次，对兰杰民反对兰青和李秋博的结合上写得多，而对兰青和李秋博之间爱情线索描写少。此外，对大学生精神状态的表现，消极的东西多了一点，表现手法上意念化色彩多了一点，相比之下，积极向上的东西少了一点，生活化的东西少了一点。最后，从电视艺术角度来说，听觉的东西（对话）多，而视觉方面的文章做得不足。

这部电视剧在广西播出后，在水电战线的广大职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艺术创作所激起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劳动热情，将产生出比双狮电站的电力大得多的力量！

（原载《中国广播影视》1992年第3期）

# 我们欢迎这样的电视剧

——《中国有条红水河》观后

汪 恕 诚

我抱着“应酬”的态度去参加电视剧《中国有条红水河》的观摩研讨会。可电视放映不久，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一口气看完全剧七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

我从清华大学水电系毕业，参加过岷江渔子溪水电站和鸭绿江太平湾水电站的建设。调到能源部水电开发司后，全国建设中的二十多座水电站、包括红水河上的水电站，我全都去过。我熟悉那气魄宏大的建设工地，我认识所有的工程局局长，我了解水电站的建设者们。《中国有条红水河》以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唤起了我内心蓄积的深情，这的确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水电建设者长年生活工作在深山峡谷，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生活哲理是很难被人们理解的，用文艺作品表现就更困难了，而这部电视剧却做到了这一点。剧中反映了许许多多矛盾，如现代化大生产和当地落后经济环境的反差，水电建设改革与传统观念的撞击，政治历史的纠葛产生的感情与贯彻党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三代人之



间的“代沟”，还有家庭、爱情、牺牲等等。由于作者是用开发红水河这条主线贯穿全剧，各种矛盾得到了统一，使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头绪纷乱和牵强附会。

电视剧中的女主人公——南方水电工程局局长兰青，是我们水电建设者的优秀代表，是个称职的局长。近年来，水电基本建设体制实行了很大的改革，水电工程局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生产任务，而是通过招标投标到市场上竞争找活儿。这就给水电工程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工程局局长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首先承受着改革的阵痛。兰青局长站在改革前列，带领全局职工为现代化水电事业顽强拼搏，终于在电站发电给予社会巨大能源的同时，耗尽了自己最后的精力，安详地离开了我们。这种描写突出地向观众展示了水电职工的崇高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位女的工程局领导，而张英同志扮演的兰青女局长却如同真实地存在一样。在水电战线上有许多这样的优秀干部，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第九工程局局长俞崇尚、葛洲坝总经济师文士焕，都像兰青一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猝然去世。他们一个五十岁，一个五十五岁。

当然，电视剧也有一些可以描写得更好一点的地方。如甲方机构、两个工程局的主要领导之间的爱情关系，对工程决策协调工作带来干部群众的“非议”而产生的矛盾表现不够；对外国专家认真负责工作、给予中国工程建设很多支持的正面描写不够等。尽管如此，《中国有条红水河》仍是一部反映水电建设的优秀作品，一定会受到全体水电工作者的欢迎。

（原载《中国广播影视》1992年第3期）

# 《中国有条红水河》艺术撷探

艾 平

由陈敦德、陈修龄编剧，广西电视台、广西电力局摄制的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先后在广西、中央电视台播出。播出后，人们无不惊异地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红水河畔壮、苗、瑶民族山区还真是块宝地，仅这条红水河的水电资源就是永恒的无价之宝。如果在这条红水河上建起十个梯级电站，总发电能力达到一千二百多万千瓦，相当于黄河上游刘家峡电站的十倍，长江上游葛洲坝电站的五倍。事非巧合，这个电视剧播出不久，《人民日报》于同年9月17日发表了电讯新闻，称“我国第四个超百万千瓦大型水电站——岩滩水电站并网发电”，为电视剧所写作出了有力的注脚。同时，也使不少观众醒悟到：《中国有条红水河》这部电视连续剧正是取材于岩滩电站建造的壮举，其人其事其景，似都是电站建造生活的写照。无疑，通过电视剧也告诉了人们：在少数民族山区，一场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的热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那里的人们将摆脱旧的传统观念，走向开放的脱贫致富之路。

但是，电视剧毕竟是艺术作品，它的题材、主题、人物来



自生活，而绝不是实际生活的复制，必然是经过了艺术家们的选择、提炼和加工，注入艺术的优质成分，从而具备了艺术的审美特性和饱和着时代的精神。

我认为，《中国有条红水河》这部电视连续剧，既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而产生，又是创探了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艺术创作的新角度，它把艺术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胶化于电视剧思想与艺术的接合部中，既不直奔主题又处处面向人生。应该说，这种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艺术品是成功的，也是不能将其思想、艺术分开来而论之的。这里，仅就电视剧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 关于寻找太阳的寓意

在花山崖壁画中，在壮、瑶、苗族的创世史诗中，都有原始时代寻找太阳的记载，而壮族诗人韦其麟根据这些故事传说创作的叙事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则完整地表述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光明、对人生的探求：一个怀孕的女人不仅为寻找太阳而甘愿献身，而且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尚未出世的孩子身上。让儿子继承母业，继续走母亲没走完的路。固然怀孕的母亲去寻找太阳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对于光明的想往却是真实可信的，由于追求光明而展露出来的献身精神也是令人崇敬的。这是人类与大自然进行不懈斗争的体现，也是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信念。

如果说，母亲寻找太阳是一个伟大的象征，这个象征的丰富和深刻使一个虽然古老的故事变成永远年轻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话，那么电视剧引入这个故事的寓意，则远比这个故事本

身的象征更加哲理深邃，它是要把象征转化为一个观念，把一个观念转化为一个形象，并依赖这个形象——任劳任怨的奋进者的形象，始终燃烧着信念之火的创业者形象，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把理想变成现实，进而庄严地宣告：人类将会也一定会获得永恒的光明。

《中国有条红水河》就是在民族地区丰腴的沃土上产生的一个崭新的寻找“太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再也不是远古时代的民族的虚幻，它已真实无误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这个“永恒”的“光明”的获得，虽然没有经历那位怀孕的母亲所经受的“风雨和迷雾”、“寂寞和荒凉”的考验，没有度过那“漫长而坎坷的跋涉”，“危难与艰辛”，“黑暗与寒冷”的日日夜夜，但是在社会主义优越条件下，为了完成光明的事业，也同样遇到矛盾、困难，包括自然的、人为的难点，这就需要人们去解决、去克服，更需要去奋争、去夺取。

## 两个工程队的携手与较量

电视剧所设置的中心情节，是号称少数民族工程队的南方水电工程局与全国有名的水电部直属的九十九局在创建双狮滩水电站过程以及创建中所显示出来的相互激励、携手合作并以承包为契机的竞争精神。应该说，剧作家这样的构思，是力求把握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脉搏，体现经济建设是我国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思想的最佳选择，而重墨抒写南方工程局从局长兰青、原局长莫国凡以及少数民族工人覃大鼎（壮）、龙月明（苗）等人的那股为开发红水河的乡情、乡意，则是剧作家作为电视剧审美的定向而苦心追求的。一般来讲，高层次的艺术

作品无一不具备着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着的时代的、民族的特点，尽管这样的特点在不同民族审美理想中有着显著差异，但就某种共同事业的审美理想来说，其民族的共同的特征也是不可抹煞的事实。电视剧正是在经济建设总体审美理想中突现了民族的独特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而又把这种民族的审美个性融进整体事业激流之中，从而形成了一方水土的艺术气质。

论及两个工程队的携手与较量，特别是论及设备差、机械化程度低的南方工程局时，如若离开这个民族的审美理想是难以领略到他们较量的内涵和携手的实质的。兰青作为局长在得知九十九局承担施工任务的消息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强龙逼到了我们眼前，也逼着我们成了强龙。不是强龙怎么和强龙争吃！”这一“逼”一“争”，道出了也代表着这支民族的水电工程队弱不可欺的精神气质，也预示了这场较量的严肃与分量。过去，在中国漫长的阶级、民族压迫社会里，少数民族的历史是被奴役、被压迫的辛酸史，他们得以生存、发展下来，是由本民族的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感来维系的。如今，随着时代脚步的飞跃，他们无不表现为虽落后却决心追赶，虽保守却不安于现状，虽封闭却又急切要求走向开放的现时代的心态。电视剧中出现的两个工程局工人打架的事件，就是这种不甘于落后的自强心态的反映。然而，对这些民族的工人来说，他们又深深懂得，开发红水河是在他们久居的乡土上的建设，在较量中发生的矛盾、争吵，只是一时一事的行举，过后便悔之恨之，感到内疚。这，就是两个工程局能够始终携手的内在因素。南方工程局特地为庆祝九十九局胜利完成施工任务举行联欢晚会，莫国凡特地从医院赶来，高举瑶家米酒祝贺，并赞颂两个工程局是最好的“老同”，就是这种携手的真

诚所在。

## 民族地区的开发与民族的觉醒

高尔基说过：“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前面谈到，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运用她们本民族的独特的方式来锻炼自己，强化自己，以在社会上获取人生的位置。电视剧所写到的为苗族青年龙老四举行的“跳网”仪式，就是鞭教青年一代要有独立生活的意志和能力。然而，这种民族的风俗尽管含蕴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仍然给人一种封闭狭窄的感觉，它并不能替代一个民族的真正觉醒。百岁苗族老人龙老爹是社会阅历久广的人，可是当他看到工程队来拦河造坝建电站，他们龙泉寨要搬迁，他也立即勃然大怒，说什么“龙泉寨祖祖辈辈靠红水河的龙王爷保护”，“有双狮滩的两头狮子把门”，才“消灾祛邪”，“五谷丰登”，他惟恐搬迁招来天灾人祸。这种封建迷信的残余意识，固然今日已不多见，但它还仍然与民族的进步意识和倾注社会改革的感情一起渗透在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铭刻在人们的心坎上。面对这种感情、意识的存在，其他民族的人们虽然难以捉摸与理解，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

那么，一个民族的真正觉醒要靠什么呢？这一点，应该说电视剧作出了深刻的揭示，这种揭示是以红水河水电资源的实际出发的，也是以红水河两岸少数民族的觉醒程度为依据的。它既写出了经济建设需要开发红水河的必然性，也写出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民的可接受性，毫无为了剧情的曲折多变而去编造离开少数民族思想实际的，或以民族风俗反对搬迁，或以

虚假的赞同显示进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曾指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引自《红旗》杂志1980年第一期）红水河水电资源的开发，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改革，这对于红水河两岸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广西来说，应该说是繁荣和发展民族经济、发展民族生产力，使各民族能够逐步达到实际上的平等的重要步骤。我们从电视剧所写到的民族工人覃大鼎、龙月明的成长以及龙老四竹编生意、龙泉寨饮食行业兴起等方面，已清楚地看到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商品经济的端倪，如若电站发电后，红水河两岸的人民，也一定会朝着发展民族经济的路子走下去，显然其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 工人间两次打架的得与失

工人阶级是团结的，讲友谊的，这已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所证明。谁也不会因为工人间一、两次的吵嘴斗架而怀疑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色。那么，剧作家又偏偏写出一而再的两个工程局工人间的吵架，并以外国专家组组长艾尔伯特的嘴加以嘲讽，其艺术的审美目的何在呢？

我们看到，第一次吵架是由九十九工程局工人小宋说了“军中无好汉，女人挑大梁”俏皮话，惹怒了覃大鼎而把九十九局路边工具库推下河引起，第二次是两个工程局汽车为抢装石料而争吵，不料覃大鼎与熊湘水双双各负轻伤。如果说第一次吵架是九十九局局长李秋博主动到覃大鼎家道歉，覃大鼎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吵架不记仇”而宣告解决，从中显露了



覃大鼎那壮族人理不让人而又胸宽心广的性格的话，那么，第二次吵架的砂石风波使矛盾激化并得到解决，却提高了双方领导者的认识，进而促进了团结，也逼出来了采石造人工砂的创举。特别是当南方工程局在截流地段预抛石头时，本是打架对手的熊湘水却不顾生命危险从激流中救出覃大鼎而献身，这不仅揭示了工人阶级舍己为人的无私本质，更弘扬光大了革命的情谊。显然，在电视剧中注入两次打架的情节，看似粗俗，看似写了工人的缺陷，其实这正是艺术上以退为进的手法，用矛盾激化的技巧推动事物的发展，使其审美方位更加丰富多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专家组组长艾尔伯特对打架的误解和判断的转变。艾尔伯特把工人打架理解为“一个中国人——独霸一方；两个中国人——势不两立；三个中国人——三国鼎立”，即是不能团结合作。后来，在事实面前，使艾尔伯特认识到被打的人救了打自己的人而献身，而打自己的人又去学习被打的人那高尚品德，这种绝妙的事真是“OK——好！”显见，这样艺术表述似乎过于简单化了，表面化了，没能通过他国籍人的独特眼光揭示出应该揭示的深度。

## 历史上的仇恨与现实中的爱

无巧不成书。南方工程局局长兰青与九十九局局长李秋博有着世代杀父之仇，而今俩人在为水电而并肩奋战中却要相爱成婚，这真是剧作家苦思妙想出来的人物关系。而在兰青与李秋博的关系中，恰恰又有着兰青的父亲——自治区副主席兰杰民和李秋博父亲李元甫（即杀害兰杰民父亲兰国翰的凶手，一直侨居海外）从中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旁边又有苗族

百岁老人龙老爹认定李元甫是坏蛋，应该抓起来的反响。这样，就构成了电视剧中一条恨与爱、理与情的纠葛，或明或暗或显或淡地贯穿在电视剧的始终。

应该说，把杀父之仇与男女相恋的爱与恨不可调和的情理，融合在一起进行艺术的表现，其创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恨，不是无缘无故的恨；这爱，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爱，二者都有着事实依据，也都有着人生哲理的依托，若褒此贬彼，或弃此扬彼，都会影响人物性格的鲜明，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偏颇，而观众也决不会随着编剧的调调去唱合。当我们看完电视剧，却深感剧作家对这个创作上棘手的难题处理得恰当得体，满足了对这种情理不同理解的观众以及这些观众不同的心理要求。

那么，剧作家是采取了什么样的艺术手段，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的呢？我认为，一是写足了杀父之仇的特定历史环境，尽量把仇与恨推向半个世纪之前的岁月，让多数观众甚至剧中青年人淡化这种历史的陈仇旧恨；二是待人处事以党关于历史问题和侨居海外回国的政策为标准，让理性认识制约着感情的流动，这在兰杰民身上表现得异常鲜明；三是强化兰青与李秋博爱恋的现实性，使观众同情他们的感情，也赞同他们的结合；四是在这种情与理的矛盾中，允许不同认识的存在，给人留出思考余地。兰杰民不赞成女儿与有血海深仇的冤家后代结婚，龙老爹对不把李元甫捉起来反而以客相待不满，剧作家却未作否定，这正是留有思考余地的显示。这种余地有无，其艺术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有，则文不灭质；无，则味之必灭。

## 三代人与三代人之间的“代沟”

兰杰民与女儿兰青、外孙程勇，是剧中兰氏水电世家中三代人的形象。兰杰民作为自治区副主席，对全区水电事业是运筹自如的，他主张让水电局承包双狮滩水电站的建造，并与水电部签定承包合同，这是大胆地改革的举措。然而，他对兰青、程勇作为的引导却不那么得心应手。且不说兰青的婚事，尽管兰杰民三番两次的劝说，兰青最终还是选择了李秋博，这使兰杰民“在感情上是很难以接受的”。特别使兰杰民大伤脑筋的，还是兰青的儿子程勇。程勇是水电学院毕业生，他被分配到妈妈身边工作，显然是如愿以偿的高兴事。谁料到，程勇与兰杰民、兰青之间的在很多问题上却有着那么多认识上的差异和争执。这种差异，可以看作是“代沟”。

电视剧设置了兰杰民与程勇之间的三次争论：第一次是兰杰民询问程勇看了工地进行碾压混凝土试验、采用罗宾斯钻机打隧道的感觉，兰杰民本以为两项新技术会给程勇带来兴奋，可是程勇却表示了中国落后的意向，还批评了兰杰民“总爱纵向比较讲过去，不如青年一代横向比较看外面”；第二次是工地进行着紧张地截流预抛石头，程勇却逃离现场，于是兰杰民批评他“心思不在工地”，程勇不仅不服，却说“我的心思在寻找新的路子建设电站”，“我们可以借鉴西方”，“鼓励私人投资”，不让水电站建设工人“过着一种压抑人性、压抑个性的生活”；第三次是程勇提出“到西方去留学”并明确向兰杰民表示：“我要按我们这辈人的观念去生活”，我也不想像妈妈他们那样来开发红水河！”三次争论，一次比一次尖锐，而次次



又都集中在水电建设是沿着什么路线的根本问题上。

谁是谁非？是兰杰民所坚持的水电事业国有化，还是程勇设想的西方私人投资的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显然，剧作家在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结论。作为艺术作品深刻地反映生活的过去时是必要的，而写出生活的将来时则更为有价值。兰杰民与程勇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加速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呼唤，是“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呼唤。

### 兰青之死与红水河的未来

兰青死去了！她在热烈庆祝双狮滩水电站发电投产之时，安详地永远地睡去了——电视剧这种结尾实在不符人意，也落入了当前影视作品创作的俗套。当然，人们也不难发现，剧作家是力图在大喜大悲的氛围中，创造一种崇高的美感，以此体现实践主体的巨大力量，以引起观众对兰青的敬仰之情和惊赞之感。但是，剧作家在表述中却忽略了兰青致死的直接原因不足或不具备的缺陷，这就减弱了艺术的感染力。既然兰青在几个小时前还在电站电脑控制室听到并网发电的正常报告，使她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怎么能当她仰脸背靠沙发上睡一下，就会一下子醒不过来了呢？尽管兰青“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其正常人（电视剧自始至终都没写到兰青有什么致命的疾病），是不会猝然而故的。把不应该死也不能死的人，竟然让她无缘无故离去，这会使悲剧性的审美特性失去了转化为崇高美的依托。

我们说，艺术的规律反映着现实本身矛盾发展的规律，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等美的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渗透和相互转化，而这种联系、渗透、转化必然具备着成熟的条件。由此而论，假如剧作家不让兰青死去，让她兴奋地与参加双狮滩电站建设的工人和红水河两岸各族人民共庆胜利，不是更符合人民的心愿，同时也预示了红水河上将有多少个电站的兴建吗！

红水河是一条水电资源丰富的河，十个梯级电站将形成十星联珠，珠联璧合的壮景。那时，红水河也必将是一条功德无量、幸福无穷的河！我们相信，《中国有条红水河》这部电视剧，也将会伴随着红水河水电资源开发的行进脚步，显示出它的艺术生命力。

（原载《民族艺术》1992年第3期）

# 雄浑古朴、独具风采

——电视剧《中国有条红水河》风情录

陈海国

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是一部反映红水河上水电站建设的现代工业题材电视剧，该剧难能可贵的是编导将工业题材中十分难表现的主人公命运和感情戏，处理得贴近生活，十分感人。除此之外，该剧还将祖国大西南云贵高原上浓郁而独特的民情民俗结合情节进展表现得十分自然而吸引人。

## 跳网：孩子长大成人的仪式

剧中第三集表现了龙泉寨远古传下来的孩子长大成人的仪式，描有图腾的黄幡旗在河岸高处飘扬，数十面亮铮铮的铜鼓横横竖竖排列成阵，轰然擂响，雄浑有致。百岁老人们披红袍端坐在铜鼓阵的中央。师公爷戴着假面穿着花袍踩着鼓声跳神喃咒。年岁最长的龙老爹端起酒碗，往跪在地上的五代孙子龙老四头上缓缓倒酒。酒顺着龙老四的脑门、脸颊、脖子往下流，流遍全身。四条赤膊的壮汉扯起一具张开的大鱼网从龙老四头上擦顶而过。铜鼓敲得越来越响。鱼网全部擦过以后，龙老四昂身站

了起来，在众人庄严的注目下，走至高高的悬崖边上，崖下就是岸岩峭、河水滔滔的红水河。他倏地纵身跳下河中，好一会儿才浮出河面，独自一人在激流中爬上从上游放漂而下的空木船，独自划着船，闯过悬崖下游那礁石如犬牙交错的险滩……

他若能平安地闯过险滩，按寨里的风俗，他就能自立了，可以独自生活，自立门户，娶女人生娃子，能到寨子外面谋生闯世界了。也有的青年闯不过险滩，船翻了而葬身河底。不敢跳崖或是没有闯过滩船翻逃生而回的人，订过亲的女子可以不嫁他。尽管经常有人跳网丧命，但每年寨子照样十分隆重地为新人举行跳网仪式。

剧中的龙老四幸运地闯过了野猪滩，跳网成功；但是，从小跟他打过红绳结的姑娘龙月明却带着山外来的相好工人小宋来看他跳网，龙老四气极了！

### 打红绳结和决斗

深山老林的龙泉寨的男女往往在十岁出头的时候就在老人的干预下“打红绳结”定亲了。将一条红绳子，男的打一个结，女的打一个结；然后，烧一挂鞭炮，在老人面前，将这条同心红绳结挂在男家堂屋的屋梁上。该剧中的妹仔龙月明就是这样与自己的堂兄龙老四打了红绳结。山外头来的人们驾着“开山机”来到山里，要将红水河在龙泉寨旁拦腰斩断筑一道坝建水电站。电站工地的新生活吸引着龙月明。龙月明私自跑到电站当了工人，在劳动与冲突中结识了北方来的工人小宋，两人相爱了。龙月明也渐渐明白，自己与龙老四同是龙老爹的五代孙，血缘太近，是不能结婚的。可是龙老四又是淳朴的人，龙

老爹更认为龙月明不认“红绳结”是大逆不道，要“遭天火劈的”。龙老爹要龙老四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女人。于是，龙老四与“拐走女人的汉家仔”小宋之间要用刀决斗，按最古老的方式解决争夺女人的冲突。

### 铜鼓和铜鼓阵

铜鼓的古老制作法已经失传了。用现代工业技术仿造的铜鼓，没有古代铜鼓那么薄，敲出的声音也远不及古老的铜鼓浑厚重实。在红水河畔的瑶、苗、壮等少数民族，好些家里还一代传一代地保存着珍贵的铜鼓，他们将铜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每逢喜庆婚丧祭奠的日子，大家都把珍藏的铜鼓扛出来在红水河边摆上铜鼓阵，擂起来以作阵势。该剧中“跳网”、“搬龙泉石上山顶”及“民族大搬迁”的大场面中，都运用了铜鼓阵。剧中所拍摄的饶有特色的铜鼓阵是有名的“世界铜鼓之乡”东兰县的铜鼓阵，所用的八十面铜鼓几乎都是保存在民间的珍贵的文物。铜鼓面上所铸的文字标明有的是道光年间造、有的是乾隆盛世造，还有的是明朝万历年间造的。片子中的铜鼓阵确实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铜鼓阵。鼓手们赤膊挥着藤槌，按远古传下的节奏面河击鼓，击出独特的旋律回响在红水河上。衬着铜鼓声，使这条奇伟的红水河显得更雄浑古朴而神秘。怪不得该剧的两集海外版《百岁龙老爹》在1991年10月份间的重庆国际电视剧交流中格外得到美、英、德、法等国电视专家的青睐。

## 有关评价及反响综述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电部部长钱正瑛于1992年1月9日看了该剧前四集后，对导演说：这部电视剧吸引了我，要不是下午有重要的活动，我一定将它看完。作为一个老水电工作者，我看了觉得很真实，因而感到很亲切。你们广西电视战线的同志们为我们水电战线拍了一部好片子，我感谢你们。现在全国在谈论上大三峡工程，你们的片子拍得很及时。

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1992年5月17日说：我很喜欢这部电视剧。我真没有想到这部反映红水河上水电建设的片子，竟然有那么大的容量，把当今的改革，国共两党为争取第三次合作的努力，新老观念的尖锐冲突，都结合在剧中人物的命运和矛盾中。这不仅是一条红水河，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剧中还讲到了孙中山先生及李宗仁“模范省”时开发红水河的打算，触动我想起了往事。以前我们没能做到的，新中国今天做到了。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汪小为在1992年1月9日的北京看片会上说：广西下决心搞这么个工业题材的电视剧，我觉



得相当好。建设腾飞，改革开放，奉献牺牲，统战归根，什么都有了，特别突出了改革，用红水河反映了改革腾飞的八十年代。我祝贺这部片子成功。这个剧很感人，不仅看到了工程建设，还看到我们的水电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无私奉献，艰辛的劳动。我流了两次泪，一次是主人公兰青在“文革”动乱中离开龙泉寨，一次是兰青无声无息地安详地死在工作台上。程思远先生说：“这个剧的政治感召力很强”，我很赞同。这样的题材很不好写，写不好内容枯燥，但是，这个剧并不枯燥，这个戏的感情描写很动人。

全国十佳导演、影片《大决战》首席导演杨光远在1992年1月9日的北京看片会上说：今天看了以后，特别表示祝贺。在看片时，有好几处我是激动的，我觉得处理得很精彩，从结构到人物，一直到整个脉络，整个气势是很大的，它的气势并不是在表面上，是内在的东西，既波澜壮阔，又有深沉感。我觉得结尾是很精彩的。用深沉的表现手法来写悲壮的美，是陈敦德独有的手法。我们搞《台儿庄》的时候，最后结尾是血肉长城，而《红水河》的结尾，陈敦德又创造了一个精彩的结尾。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尤其给观众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片子看完了，你还被这种力量震撼。我想这个片子不用担心，我觉得青年人看了也会感兴趣的。

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童道明先生在1992年1月9日北京看片会上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有一些地方是相当精彩的。有一个人物形象尤其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就是百岁老人龙老爹。龙老爹为电站带乡亲搬出了龙泉寨，但是发

展到最后还是回到孤岛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龙老爹的选择。这个电视剧里人物众多，但没有一个反面人物。就是国民党老县长李元甫，也不是以反面人物面目出现的。我觉得该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评论界探讨的问题，就是现在这种工业题材的作品，怎么来构建戏剧冲突。以往的戏剧表现冲突和矛盾，总是有一个阶级敌人或是顽固死硬派在捣乱，而我们现在这部电视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电视剧里面没有一个反面人物，但是它的戏的冲突是多方面的，有的戏剧冲突是震撼人心的，比如有关“代沟”的思想冲突，程勇和外公兰杰民的冲突，程勇和母亲兰青的冲突，龙老爹与文明观念的冲突等。导演阐述里头表述了这种强烈的反差，编导已经考虑到了怎么样建构的这种冲突，造成一种反差。那么我尤其觉得龙老爹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出现的，当今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偏僻的深山老林。的确，现代文明的撞击造成了龙老爹强烈的内心冲突，这是这部电视剧格外使人感到内涵深厚的地方。

上海评论家、剧作家汪天云先生在《解放日报》及《广西日报》撰文说：《中国有条红水河》是成功的。这是难度很高的题材，在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原来的农业国向一个现代工业国跨进的时候，这个片子比较好地触及了这个大背景，因而显得气势磅礴，又有深度。这部片子开头有点松散，但是看到后面是越看越好，就是说，最后的那个高潮戏，我是感到很震动的。张英同志所演的兰青，这个局长，当并网发电开始的时候，她却悄然离开了人世。这种奉献，作为一种悲剧的崇高美，很是感人。四省烛光会议的造型很漂亮，这场戏拍得很



美，也很有特点，烛光会议以后的戏的高潮就很强烈了。头几集的戏，我觉得细节还少了点，凡高讲过：“天堂也是细节堆起来的。”就是说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细节也有，但是还不够。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戏，容量很大，它里面贯穿着民族问题，贯穿着家庭问题，几代人的观念变化，特别是程勇，我觉得程勇这个人物写的还是很有特色，很有时代特征的。还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问题，外国人看中国、了解中国人等等，把它组合在一个戏里面也是不容易的。

当然，这个戏前面三集还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乡土、对民族的留恋，后面那个百岁老人回岛，回到水库上，内涵很丰富，包括后来很多民俗的沟通。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特别是现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对民族问题、民俗问题、文化问题，大家都非常重视。研究人的生存，它的历史文化渊源，在这个戏里都有，这点很不容易。把这些东西和现代工业造成反差，组合起来很难，导演抓住了，我觉得抓住以后，它就会有厚度了。另外，我觉得里面还穿插了一些比较动人的东西，比如说覃大鼎和大胡子两个工人的形象，在平时冲突打了架，而生死存亡的关头却舍命相救，这包含了对中国的民族性的评价问题，这个细节用得很好。还有外国专家编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浑然写成一个大写的中国人，这些都是很好的戏。男女主角怨家相爱的故事虽然不是很新，但是这个故事在戏中贯穿还是很合适的。它有一种生死恩怨在里面。这个就是戏剧性的依据，两位主角最后还是相恋了，一起为红水河建设出力，我觉得这条线，从编剧的意图设计来说，还是很有戏的。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戏有很多地方是很有光彩的。

# 插 曲



# 闯 滩 歌

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主题歌

1 = C  $\frac{4}{4}$

(独 唱)

陈敦德 词

中速稍快、粗犷有力

李延林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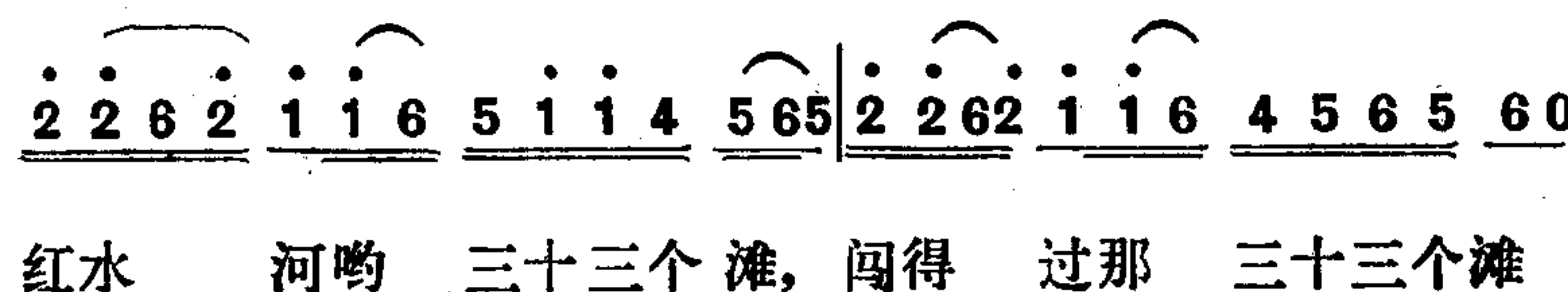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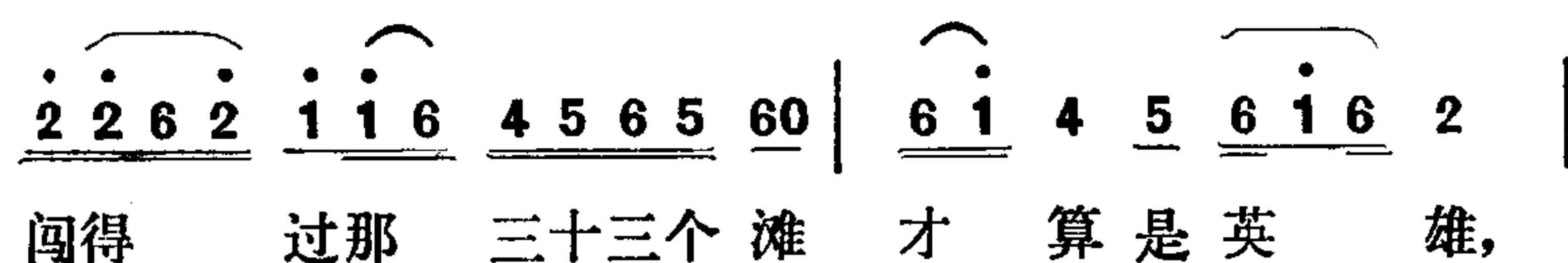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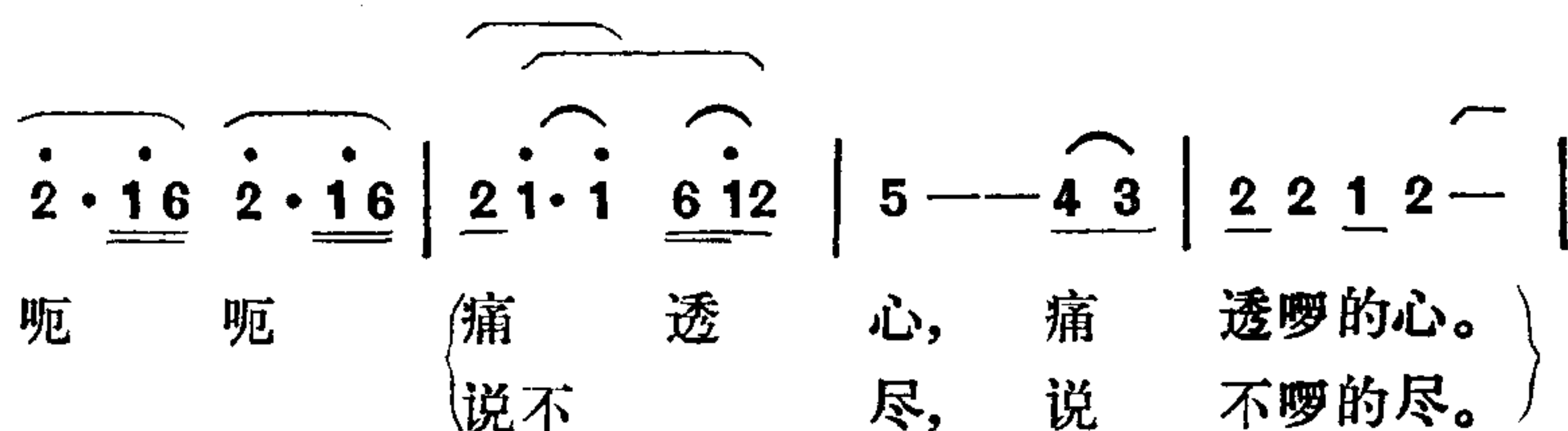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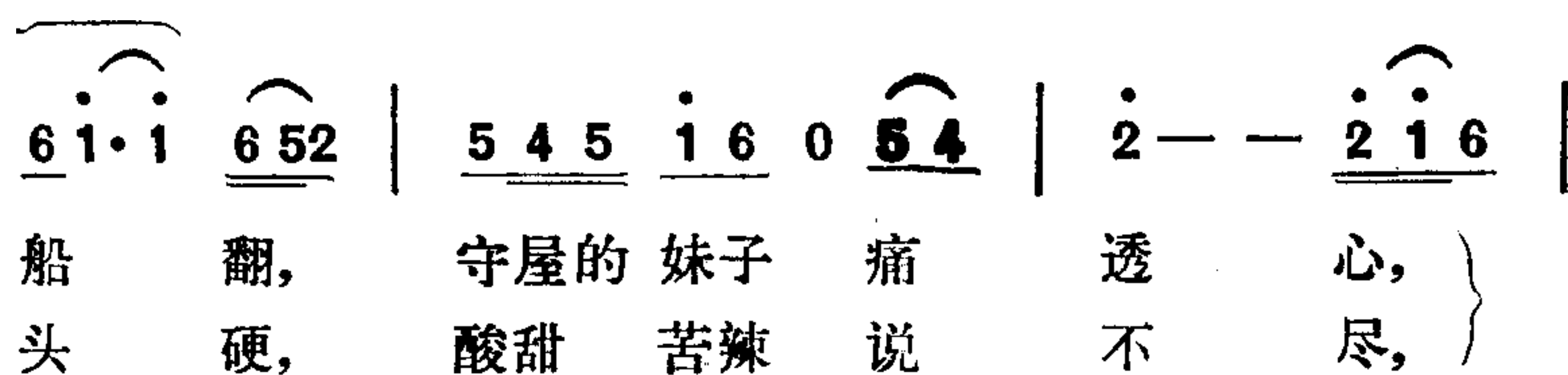
( $\dot{2}$ —— $\dot{6}$  |  $\dot{2}$ —— $\dot{6}$  |  $\dot{2}\dot{6}\dot{4}\dot{6}\dot{1}\dot{6}$  |  $\dot{2}\dot{6}\dot{4}\dot{6}\dot{1}\dot{6}$  |  $\underline{542}$ —— $\dot{6}$  |  $\underline{545}$ ——)

这是 { 一条 什么样的 { 河 } 哟 什么样的 { 河 }  
          { 一面                                 { 鼓 }                                 { 鼓 }

$\dot{2}$ ——— |  $\underline{\underline{\dot{6}\dot{2}\dot{6}5}}$   $\underline{5\ 4\ 5}$   $\underline{4\ 5\ 6\ 4}$   $\underline{5\ 0\ 6}$  |  $\underline{\underline{\dot{2}\dot{2}\dot{2}\dot{1}\dot{6}5\dot{6}}}$   $\underline{\underline{\dot{6}\cdot\dot{5}\ 4}}$   
嗽           从 古 { 流 } 到今 总是这样 { 血                                 红。尼  
                              { 敲 }                                 { 雄                                 浑。 }

$5$ ——— :||:  $\underline{\underline{2\cdot 5}}$   $\underline{4\ 5\ 0}$   $\underline{5\ 6}$  |  $\underline{2\ 5}$   $\underline{0\ 2}$   $\underline{5(5\ \dot{1}\ 65)}$  |  
嘞           铜 鼓 { 面面         藤         槌                 重,  
                              { 阵阵         敲         断                 魂,

$\underline{2\ 5\ 6}$   $\underline{\dot{1}\ 6\ 0}$   $\underline{5\ 6}$  |  $\underline{2\ 5}$   $\underline{0\ 2}$   $\underline{5(5245)}$  |  $\underline{\underline{\dot{6}\cdot\dot{2}}}$   $\underline{\underline{\dot{1}\ \dot{2}\ 0\ 4\ 5}}$  |  
闯滩的 后生 舍 得                 命,                 恶 浪 滚滚木  
离合 悲欢 唱 不                 停,                 闯 滩 人 骨



$\underline{\underline{\dot{6} \dot{1}}} \quad 4 \quad 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6} \dot{1} \dot{6}}} \quad 2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1} \dot{2}}} \quad 6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3} \cdot \dot{6}}}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1} \dot{2} \dot{3} \dot{2}}} \quad |$   
 才 算是英 雄, 才 算是英 雄。

$\dot{2} - \underline{\underline{\dot{1} \dot{2}}} \quad 6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1}}} \quad | \quad \dot{5} - - - 6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1} \cdot \dot{2}}} \quad \underline{\underline{\dot{3} \dot{2} \dot{2}}} - \quad | \quad \dot{2} - - - - \quad |$   
 才 算是 英 雄。

$\dot{2} - - - - \quad |$

# 太阳啊太阳

电视连续剧《中国有条红水河》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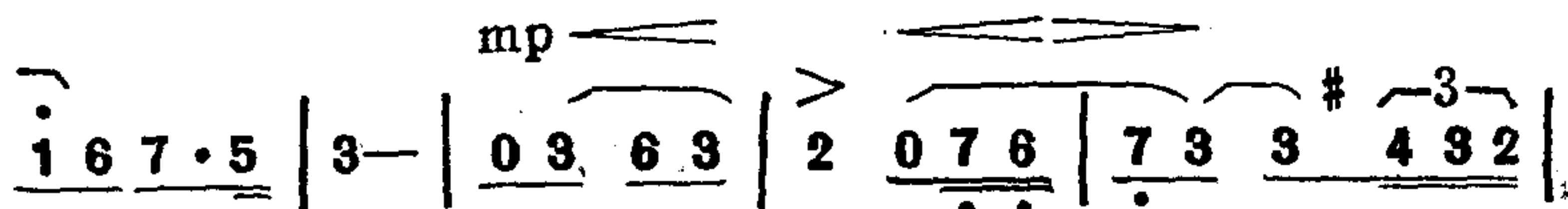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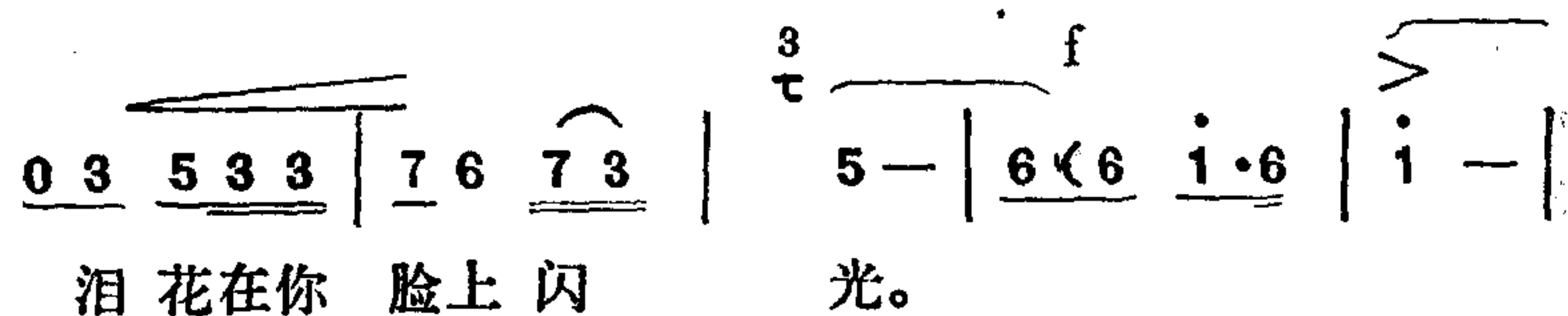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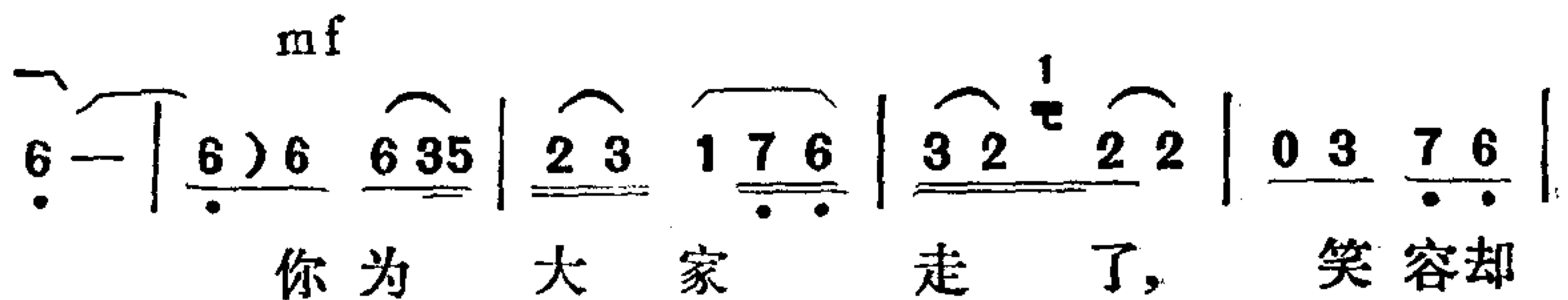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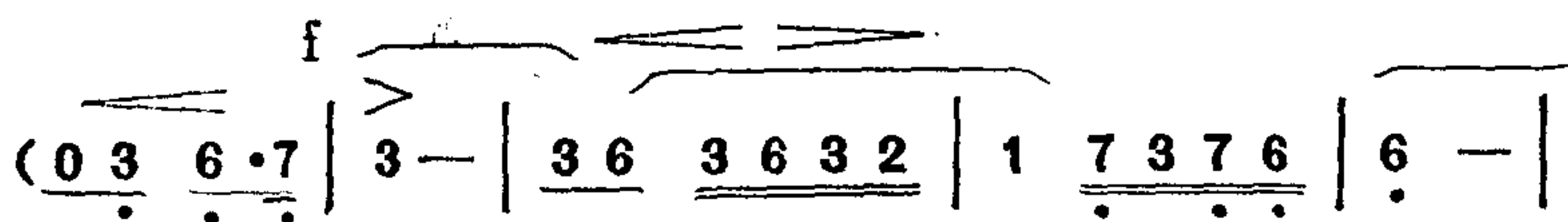
1 = A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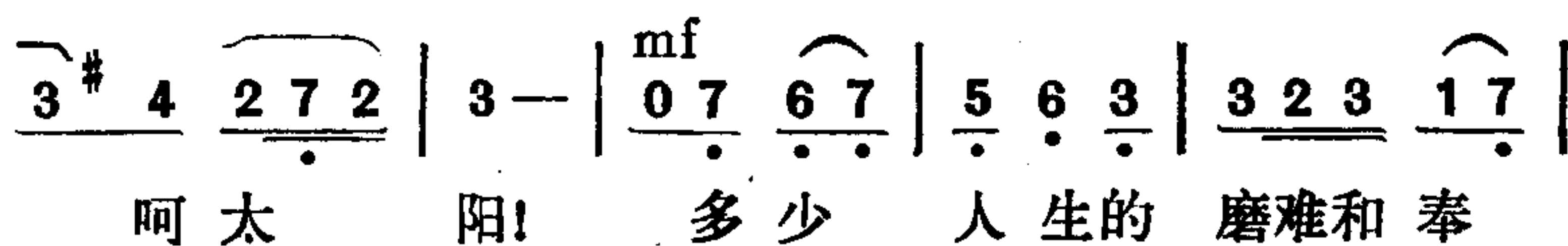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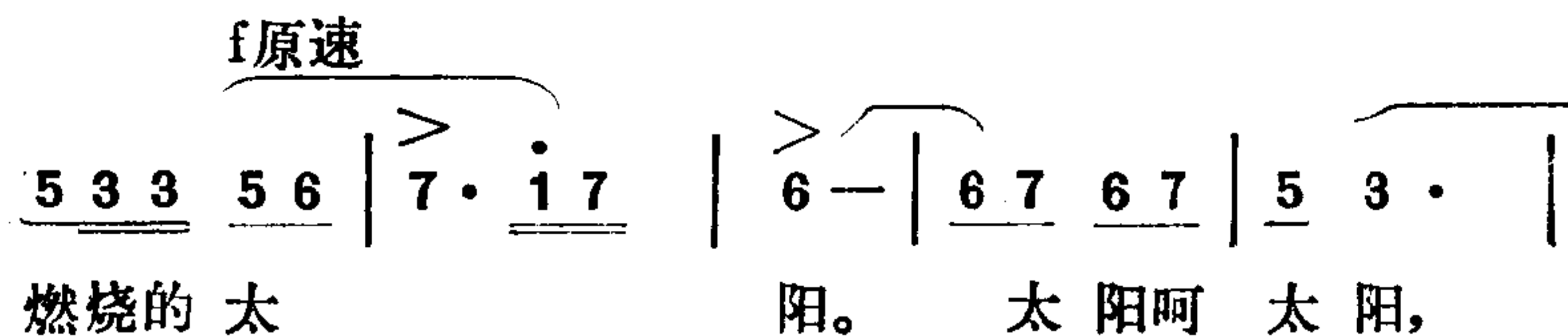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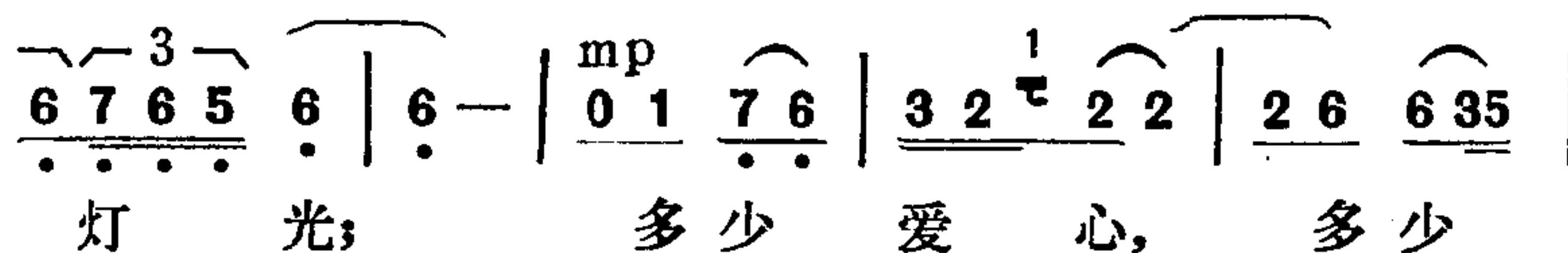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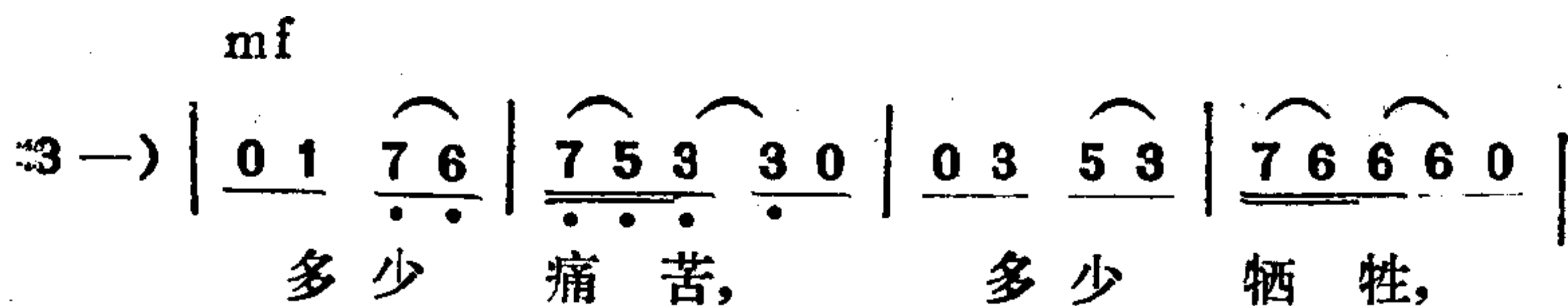
(男声独唱)

陈敦德 词

杨少毅 曲

稍慢、充满感情地







$\overline{6-} \mid \underline{\underline{6\ 6}}\ \underline{6\ 3} \mid \underline{\underline{5\ \sharp 4}}\ 3\cdot \mid \underline{\underline{3\ 6}}\ \underline{1\ 2} \mid \overset{\flat}{\underline{\underline{4\ 3}}}\ 2\cdot \mid$   
 献， 化 作 了 你 无 尽 的 光 芒，

$\text{rit.}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3}}\ \underline{5\ 3} \mid \overset{f}{>} \underline{\underline{7\cdot\ 6\ 5}} \mid \overset{f}{>}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6-} \mid 6\ 0 \mid$   
 无 尽 的 光 芒！

《中国有条红水河》演职员表

职 员 表

编剧：陈敦德、陈修龄  
导演：陈敦德  
艺术指导：胡炳榴  
摄像：杨玉铭、黄著诚  
作曲：李延林、杨少毅  
美工：龙小波  
剪辑：晓 珊  
录音：许伟祥、毛 政  
副导演：臧金生、黄焕峰、郑小宁  
文学编辑：陈海国  
副摄像：江伟民  
摄像助理：谢威宁  
录像：杨振军  
化妆：何 红、刘克勇  
服装：吕树萍、陈志明  
美工助理：王 维  
照明：肖锦华、吴家明、覃 斌  
道具：林青心、张建祥  
拟音：刘荃业、刘庆发  
制片主任：张本烈、陈修龄、龙裕山

制片：何丹、胡旺旗、谭 振

剧务：周百秋、李 玮

监制：潘 琦、张 洋、李锦文、肖久生、莫珍英、韦家  
玉、谈忠馥、张华富、杨少毅

制片人：邓生才、罗宏格

总监制：李振潜

顾问：甘 苦、陆佑楣

演 员 表

兰 青	——	张 英 饰	程 勇	——	刘 江 饰
兰杰民	——	奇梦石 饰	白 宁	——	黄玉萍 饰
李秋博	——	管寿义 饰	罗小静	——	韦春兰 饰
莫国凡	——	邵宏来 饰	曹鄂生	——	贾立珠 饰
龙老爹	——	刘仲元 饰	韦国清	——	杨少毅 饰
龙月明	——	佩 杰 饰	师公爷	——	张本烈 饰
龙老四	——	蔡郁葱 饰	莫 妻	——	黄 莎 饰
胡 子	——	郑小宁 饰	王贵香	——	覃 力 饰
覃大鼎	——	臧金生 饰	潘总工程师	——	刘建道 饰
小 宋	——	张 平 饰	英文翻译	——	黄宪玲 饰
李元甫	——	杨宝和 饰	横田秀树	——	黄志明 饰
张大颐	——	舒 适 饰	日文翻译	——	张英 饰
林莎莎	——	阎 青 饰	龙老八	——	龙裕山 饰
洪 波	——	谭伟民 饰	孕 妇	——	阮 桂 饰
黄木胜	——	马定强 饰	修车司机	——	严 海 饰
艾尔伯特	——	爱德华逊 饰			